

高峰先生文集 卷二



[해제]

목판본. 5권 5책. 1614년(광해군 6) 양선생왕복서(兩先生往復書)를 아들 효증(孝曾)이 간행하고, 1630년(인조 8) 조찬한(趙纘韓)이 그의 문집과 <논사록(論思錄)>을 합간(合刊)하였다. 내용은 시·표(表)·소(疏)·사(辭)·기(記)·문(文)·명(銘)·서(序)·행장(行狀)·발(跋) 등을 수록하고, 부록으로 논사록 상·하 2권을 실었다. 책머리에 판서 장유(張維)와 장현광(張顯光)의 서문이 있고, 부록 끝에 조찬한·기세훈(奇世勳)의 발문이 있다.

[목차]

高峯先生文集卷二

高峯先生文集卷第二

擬唐朔方行營將士謝賜冬衣表

擬唐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表

朝鮮國王賀新皇帝登極表

方物表

擬成均館請令儒生勿觀雜書箋

倭書契修答

文昭殿議

郎署上疏

大司諫辭狀以下辭狀皆刪俚吐故文多不屬處

周宣遇旱論

俛仰亭記

穆宗皇帝祭文

[원문]

高峯先生文集卷第二

高峯先生文集卷第二

擬唐朔方行營將士謝賜冬衣表

出車祗役方懷敵愾之憂頒衣念勞遽沐錫命之寵瞻天隕涕跼地縷肝伏念塞上微蹤行間餘息累朝陳加實備式壯之元戎歷世輸忠終見克清乎大勳粵自兵塵之一瀕仍值羽檄之交馳徵發累下於本軍經營敢豎於王事衝風走雨幾濡迹於河山卷甲揮戈任寄命於鋒刃未奏一月之三捷乃降九重之十行恩泱肌膚榮生耳目縫成密密若出慈母之手中着來襜褕穩稱戰士之身上何但挾纊之暖尤激結草之忱茲蓋視人如傷斂福無黨懼一夫不獲其所施厚仁滂制萬事咸得其宜澤漸化洽每軫遠戍之苦不啻一己之寒惠竝授醪德符檢骼敢不益殫愚慮更礪驚才摧陷廓清庶收地於南北偃息休養永涵恩於死生

擬唐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表

聖德丕冒道自通於邇遐獮俗悉庭化無間於內外宜憑盤礴用揭形容欽惟鍾靈應乾握符御極洪鑪盪滌哈革故而鼎新壽域煦濡儘同仁以一視聳四方之風動嘉六合之水超山可梯海可航競貢琛以稽首天所覆地所載咸執奠而歸心雕題編髮之偕來衺服靡食以自憇九重闔闔大開煥爛之威儀百辟衣冠兼綴詭怪之顏面茲蓋未聞於前古豈意親覩於斯今窮兵塞垣陋漢皇之黷武舞干階屺竝虞帝之敷文縱然賁光乎汗青盍亦垂美於繪素猗歟休明之運展矣泰亨之辰伏望夬命史僚勒成圖樣守成寓耳目奚獨可監於當時艱難示子孫尤覺永賴於後葉則敢不倍殫愚慮恭述盛規却旅獒以作書雖愧保奭之獻戒薦越雉而昭德敢晞公旦之凝休

朝鮮國王賀新皇帝登極表

首出庶物乘六龍以御天丕承聖謨撫萬方而建極慶衍廟社歡洽寰瀛欽惟粹質會元明智

緯略奉遺詔而思道動靜允當揚末命以制宜
賞刑咸得陽開陰闔之機轉雷厲風飛以威行
越漢跨唐接三代之統紀纂神嗣聖新一世之
文章至化無邊大平有象鴻恩霽霈眚災與姁
媮而竝生璽書雍容癯老願須臾之母死獷虜
禡魄而屏跡愚氓洗心而見休航海梯山重九
譯而來獻投戈放馬戢五兵而斯和屬豐亨之
膺期協隆慶之錫號伏念猥將庸質叨守弊封
跡阻鷓班空祝南山之壽心馳鳳闕長瞻此辰
之居

謝恩表

六龍御天誕敷新命萬物覩聖獲霑殊恩感戴
難容糜粉莫報伏念猥以菲質叨守外藩效微
涓埃徒切岡陵之祝榮涵膏澤遽蒙筐篚之頒
寵綏若斯往昔所罕伏遇包荒量偉字小仁深
遂令遐陬益漸至德謹當恪修侯度倍殫拱極
之誠心敬迓皇威永奉垂衣之神化

方物表

貺自天降祇荷洪私物以土宜敢表微悃右件
物等名般既少製造亦疏豈合享上之儀庸展
積中之懇

皇太后上尊號賀表

繼統正位帝運益熙發冊揚徽母儀彌顯凡在
瞻聽孰不慶欣欽惟憲天測靈體道司契克尊
兩宮之號禮義兼隆丕闡百行之源清感又至
乃申縟典遙觀頌聲伏念幸際昌辰猥守藩服
心懸紫極未詣駿奔之班迹縻青丘倍伸鰲抃
之禱

方物表

禮嚴顯親誕崇鴻號義存享上敢展葵心右件
物等製造不良名般無厚冀恢嶽海之大且容
埃滴之微

聖節表

龍德當陽方隆自天之祐虹光凝渚式符彌月
之祥慶衍宗枋歡均普率欽惟聰明時憲聖敬
日躋綱舉目張治道侔於三代邇安遠悅神化
覃於八荒伏念猥以微質幸際熙朝迹滯青丘
雖阻執玉之列心馳紫闥倍伸祝壽之誠

乾坤協氣聿開虹渚之祥普率騰歡咸仰龍墀
之慶照臨所暨蹈舞惟均欽惟剛健日新聰明
時憲柔遠能邇撫萬邦而懷諸侯敬天勤民斂
五福而凝庶績茲值誕彌之節益膺純嘏之臻
伏念猥以庸資端逢聖際釐東迹滯雖阻漢庭
之班拱北誠深倍殫華封之祝

又

飛龍在天載屆熙洽之運祥虹繞渚聿回震夙
之期凡屬瞻聆悉均蹈舞欽惟聰明睿智齊聖
廣淵近悅遠來置庶邦於大度樂和禮備守寶
位以至仁茲當令辰益延純祐伏念猥將庸質
幸遭盛際釐賜履於鯤岑迹阻鵝鷺想垂衣於
鳳殿祝效華嵩

擬成均館請令儒生勿觀雜書箋

大一統以凝道既建純粹之宏規眩多歧而迷
眞宜抑駁雜之流弊肆竭管見用干天容恭惟
順性允升典學時敏慕唐虞而陶化美哉禮樂
之洋洋式周孔而設教煥乎文章之郁郁藹多
士之興起偉休風之沖灑第緣厭常而喜新或
致務博以鬪靡論心識性頗戾程朱之遺書析
理談玄類染陸揚之緒語揆諸聖而無獲施于
事而有妨闢邪說以正人心世無鄒孟之辨侮
聖言而鼓衆口時見蒙莊之風是固識者之深
憂盍勅儒士于炯戒六經如日豈月難覩其光
明千聖有範模亦可尋其統緒伏望渙發大號
亟回迷塗不敢讀非聖之書可使知其超向毋
或立詭常之論足能全其心思則謹當飭躬于
謨率士以行用伊川看詳之制雖未變一代之
條效安定作新之誠庶可翊千齡之運

光州鄉校大成殿上樑文

伏以惟天理在人心雖斬伐銷鑠而未泯蓋教
化屬時運必薰蒸融液而有成茲一新乎學規
用重煥乎廟額設庠序學校之教三代所以明
人倫嚴俎豆羽籥之儀萬方用之尊聖祀粵我
大東之域矧是欲居之邦家孔孟而戶周程文
治炳蔚敦詩書而悅禮樂士習正淳恰值富庶
之辰允見熙洽之化眷海陽之舊甸迺湖南之
雄州桑麻禾穀之盈廛民多樂業名卿士夫之

接跡人知向方維儒宮久而傾湫實道脈與之
殄瘁棟樑椽桷之頽圯故老悽傷燈火簡編之
寂寥後生偷靡嗟葺完之未易幸改作之不難
茲蓋伏遇城主閣下仁浹春陽義凜秋嶽昭布
明時之德政鰥寡知恩厚培昌運之人才挑達
慕學肆就三時之隙肇興不日之功揭虔妥靈
巍乎廟殿之首闢育材講藝儼爾齋舍之仍修
八牕玲瓏數仞輝赫何但眼前乎突兀抑將堂
丁焉步趨日月照四時行佇倚丕闡乎儒道宗
廟美百官富孰疑難入於聖門輒同武城之歌
竊申闕宮之儀兒郎偉拋樑東天教道脈自今
隆絃歌奚獨化吳公民俗熙熙禮樂中兒郎偉
拋樑南魚躍鳶飛萬理涵須信明誠宜兩立也
知敬義更相參兒郎偉拋樑西舊制新規耿不
迷斯道大亨真有日富兒寧敢笑朝齏兒郎偉
拋樑北子弟于今有矜式莫遣謫言敗盛模後
賢須復加潤色兒郎偉拋樑上文焰應知高萬
丈輔佐吾君致大平井邑翩翩多將相兒郎偉
拋樑下從此窮閭流美化聖道光天白日明諸
生當識其大者伏願上樑之後佩衿濟濟絃頌
洋洋鞏固千百年毋俾雨凌而風震流傳億萬
世何啻山高而水長

擬廣寧都御史某請留摠兵官揚照以禦北
虜奏

廣寧都御史臣某謹奏爲留任防遏事臣照得
不廢楸功帝王之大度思屬舊將軍民之至願
謹稽史冊前漢時分匈奴暴橫作耗邊境孝武
皇帝俾令李廣守右北平彈壓胡兵未幾廣坐
罪遞職邊警滋深乃復收用還之故郡凶奴畏
懾號曰飛將避之數歲不敢入掠迨及建武年
間潁川盜起老武皇帝躬駕戎車執金吾寇恂
從九卿復出以憂國事賊平之日竟不拜郡百
姓遮道願借寇君乃留之長社懷輯新舊據此
看詳留任之事古有明例非徒吏民服其威信
號令易行亦越寇賊讐伏無敢輕生侵軼之心
良爲偉畫欽惟聖朝開運以來文武併修威
德兼著懷柔之恩覃及四夷際天所覆極地所
載靡不臣屬梯山航海納賓貢琛開闢之後所

未聞也獨此韃靼諸種熊狼虎豹心腸不念
聖朝卯育之恩恣行窺竄輕肆偷竊鳩集狐鼠
之醜慢侮天地之大拏襲城邑殺虜老弱搶奪
孳畜朝野共憤歲在庚申又敢驅率犬羊直抵
海州衛聲勢甚張堡壁驚擾適賴見今遼東摠
兵官揚照調兵策應奮揚威武一方黎庶獲保
家室數萬虜卒併蕩骸骨日後所據賊徒罔有
悛心吹噓寒燼陸續作耗以貽朝廷之憂臣忖
得百年之寇非可以歲月摧破正宜擇將委任
以鎮邊圉以殺虜勢而人材難得大功可錄雖
有小累理宜旋用昔魏尚爲雲中守坐繫尚方
文帝聞馮唐之言卽還其任況於斯人有功無
過雖復前日被劾散駐而留任責效不礙事體
兼察本衛軍民之情咸欲得此人爲帥以成鎖
鑰伏望渙發聖旨前項揚照留于本衛俾盪
凶鋒如此庶幾士有振發之氣民有蘇復之望
天下幸甚爲此謹具奏聞伏候勅旨謹奏

辨誣奏累朝申辨終未歸正因此奏改定會典而宗系始正國誣昭雪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爲乞恩辨誣事先該
嘉靖四十二年四月內臣父先臣恭憲王諱將
大明會典內以國祖先臣康獻王諱爲李仁任
之子及稱凡弑王氏四王等語俱係誣冤節蒙
列聖準令改正乞要通查前後辨明事意纂入
新典等情具本差陪臣金澍奏聞去後準禮部
咨該本部題節該合無行文內府取先年刊行
會典朝鮮國一冊付翰林院將本國奏詞略節
纂呈御覽欽定附錄本條之末仍降勅一道
明示聖意等因本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李
春芳等具題嘉靖四十二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行移翰林院纂錄去後續該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徐
階等題謹將會典原載朝鮮國事例纂入今奏
開具揭帖進呈&nbs;御覽伏乞&nbs;聖明裁訓奉
聖旨是禮部知道欽此欽&nbs;遵合咨前去并附錄
欽定會典頗爲查照施行其附錄欽定改正
會典內節該永樂元年國王奏辨&nbs;祖訓條章
所載宗系&nbs;詔許改正嘉靖八年使者具言其
國王始祖姓諱之父乃李子春非李仁人也

照以所上宗系進史館四十二年國王復以宗系陳乞改正禮部請以其奏附錄於本國事例之下&nbs:詔從之等因準此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內原差陪臣書狀官李陽原齋捧到 勅諭節該咨爾朝鮮國王姓諱世篤恭順作朕東藩屢以祖系陳乞釐正蓋恥蒙垢訾而急於昭雪情見于詞特允爾所奏宣附史館因會典之舊文載爾祖之眞派滌瑕傳信炳如日星朝廷與爾國皆知出於李子春而不出於李仁人也茲降勅以示爾知爾其欽承之欽此先臣諱與一國臣民歡欣感激奉表稱謝外竊詳 欽定改正尚有未盡情節只錄國祖之所自出而不敘四王終始使先臣諱蒙被惡名終不暴白於天下在後世臣子之情愈有所不能自己先臣諱抱痛拊心欲復陳聞而尋居母憂致毀成疾齋恨沒地此實臣與一國臣民之所深慟也臣欽蒙&nbs:聖恩嗣襲前緒每念先祖之冤未全雪先父之志未盡申憫憫遑遑亦有年矣臣竊伏惟臣事君猶子事父也臣子有冤鬱悶迫之懇不得不號訴於君父此天理人情之所必有臣若御垢蘊悶終不吐露於&nbs:聖聰之下是反自阻於天地並育之仁臣所不敢爲也臣竊照永樂元年十一月內先臣恭定王諱將宗系事備由具奏禮部尙書李至剛等欽奉 太宗文皇帝聖旨朝鮮國王奏既不係李仁人之後想是比先傳說差了准他改正欽此正德卜三年七月內先臣恭僖王諱將宗系惡名等情具奏該禮部尙書毛澄等題稱李舊諱得國改號皆出自太祖皇帝之命 聖恩所授決非苟然具其不係李仁任之後又已奉有 太宗皇帝詔旨許令改正而一統志又明著王淫昏迷李舊諱爲象所推等事與今所奏大略相符臣等欲望 皇上念其好文守禮之國鑑其爲祖辨誣之誠俯從所請降勅一道諭以 聖意等因具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朝鮮國王誠孝可念還寫 勅與王知道欽此正德十四年四月內原差陪臣南袞等齋捧到 勅諭爾相姓諱原不係李仁人之後我 太宗文皇帝已有旨准今改正今

爾又具奏陳情誠孝可念特允所請降 勅諭以朕意爾其欽承之欽此嘉靖八年八月內陪臣柳溥等前赴京師聽知重修 大明會典將乞查本國原奏及 太宗皇帝 武宗皇帝聖旨內事理從實改正等情呈蒙禮部備題前因欽奉 世宗皇帝 聖旨朝鮮國陪臣所呈本國宗系事情既有節奉 祖宗朝明旨備部裏便通查備細開載送付史館採擇施行欽此嘉靖十八年閏八月內先臣恭僖王諱又將乞查前後辨明奏呈及節奉 聖旨事意詳加考校備載首末等情具奏該禮部尚書嚴嵩等欽奉聖旨皇祖大訓不敢別議該國奏詞并奉 列聖明旨此後纂修宜附錄之仍寫 勅示王欽此嘉靖十九年二月內原差陪臣權機等齎捧到 勅諭爾國數以宗系明非孕仁人之後來奏我 成祖及 武宗朝具有明旨朕亦具悉矣但我 高皇帝祖訓萬世不刊會典所載他日續纂宜詳錄爾詞爾恪恭藩職朕方嘉爾忠孝可無遺慮也其欽承之欽此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內先臣恭憲王諱具奏前情當蒙禮部覆奏欽奉 聖旨移文翰林院該本院手本開稱隨於史館查得前項事情已經採擇附錄等因備咨前來准此臣竊念臣之先世原出本國全州遠祖翰仕新羅爲司空六代孫兢休入高麗卜三代孫安社仕於前原爲南京五千戶所達魯花赤生子行里行里生椿椿生子春祖孫三世世襲其職原季兵興子春避地東還是爲先臣諱之父也李仁任乃本國京山府吏長庚之裔其祖兆年官至政堂文學父褒同知密直及仁任之身兄弟六人竝列要劇勢傾中外而仁任積惡稔禍竟以竄死至於四上之事恭愍王無子陰將寵臣辛旽之子禍爲己子養于宮中及恭愍爲嬖臣洪倫等所弑仁任當國立禍爲嗣其子昌爲世子至禍十四年有武臣崔瑩勸禍興師欲犯遼東督遣諸將先臣諱時爲副將亦在遣中行至鴨綠江以爲與其得罪於上國無寧得罪僞姓以安一方乃與諸將合議回軍禍乃懼辭位以與子昌是時人心離散國

勢岌岌然其黨與象盛人無敢誦言廢之會陪
臣尹承順回自京師欽奉 太祖皇帝宣諭
聖旨節該自王氏被弑絕嗣後雖假王氏以異
姓爲之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欽此有恭愍王妃
安氏詢諸國論始黜僞辛立王氏之裔定昌君
瑤權署國事禍昌文子皆爲瑤所誅旣而瑤又
不君妄興弑戮國人憤怨相與推戴先臣舊諱請
王國事先臣迫於群情卽具奏聞欽蒙 太祖
高皇帝命爲國王賜國號爲朝鮮先臣舊諱始改
名諱將王瑤便養私邸使終天年先臣宗系源
流及四王事迹備載臣之先祖先父節次奏中
國天朝之所已察而其所以被誣之故蓋亦
有由先臣諱自與國政以來將仁任所爲不法
一皆正之大爲其黨所惡謀欲傾陷至有尹彝
李初之徒潛投 上國捏辭構語敢爲欺天之
計以仁任宗強權重罪惡著聞指爲其子則迹
涉疑似易眩難辨故誣之以此耳尙賴 太祖
高皇帝明見萬里二人俱伏其辜而祖訓所錄失
實如是者偶未及刪定耳厥後一統志之撰載
本國沿革而曰王瑤昏迷象推門下侍中李舊諱
主國事此豈非知祖訓之未經刪正而明著
其實乎至於會典之纂則直錄祖訓舊文初
不省太宗皇帝准令改正之旨又不勘一統
志刪訛傳信之意因仍附著不爲釐正其爲冤
痛極天難窮故臣先祖先父瀝懇陳訴至
爾至三幸蒙 武宗皇帝 世宗皇帝允請詳錄之
命恭蒞續纂頒布日夜引領而近該 欽定改
正之條只是宗系一事而惡名之誣更不敘入
且其所改者乃會典舊本非續纂新書也若異
時新書頒布而舊典不行則深恐所謂改正者
終歸於虛而先臣被誣之冤旣無伸雪之日
列聖准改之旨亦無徵信之地也此臣之所以
冒瀆天聽而不自知止者也臣又念世宗
皇帝聖旨有曰送付史館又曰宣付史館其改
正一節正係史館之任況今方修 世宗皇帝
實錄編摩微闡綽有成法如蒙 聖恩許將臣
奏通查臣父臣祖前後奏本內事意綴載實錄
不以外國而略之則先臣被誣之冤眞得以昭

雪於萬世矣伏望 聖慈念列聖改正之命憐
微臣累代之冤思宗系惡名之不可不辨特降
聖旨令於新典實錄內明白開載則 皇恩流
浹不啻天地生成之德而微臣所以告于先祖
先父者亦將有辭而無憾矣臣不勝祈懇屏營
之至爲此謹具奏聞

倭書契修答

孤以寡昧叨承 先王丕緒夙夜祇懼不敢違
寧乃蒙大王專使過海來致賀幣感戴不能勝
邇來信使踵至深寄委曲修好之意可謂無間
慰幸實多但所示事皆我先王已定之制在
皇考所不敢輕改矧予小子安敢不遵而改之
乎大抵二十二人之給圖書固爲無名而我
先王重違大王之請或因其舊有圖書或取其
名付簿籍改給圖書竝許接待弊邦之所待於
大王者不可謂不盡而大王之所施於彼輩亦
已勤矣今茲八人則我國書籍不見有接待之
名雖大王之不我欺而弊邦之典故又豈可盡
棄乎且彼皆大王之臣其命係於大王大王苟
能綏之以德震之以威豈不能革其奸心而防
其爲變乎苟或不然雖弊邦之有恩命庸足恃
乎前既給二十二人圖書亦皆盡心於我國矣
豈不足以禁八人之爲非乎如曰二十二人不
足以禁八人則雖盡許之亦豈無海面難制之
賊乎弊邦大小之議則亦有在矣爲國以禮交
隣以義禮義之不愆則雖有意外之患君子不
以爲患也固不可牀於利害而棄禮義之大防
又不可安於一時之姑息而枉施無名之章符
也以此之故貴使之來非止一再而竟不得從
之也若齊浦開路事弊邦患海賊之竊發軫藩
籬之不固創寘重鎮防邊境上以圖萬世之安
近日兩國之間猜嫌不起邊圉永清夫豈少補
哉若使漁採之民舟交島嶼而或有纖芥違言
則非兩境安全久遠之策也貴國常以來船風
浪之害爲言此不思之甚也經涉大洋其遭風
浪也多矣苟人謀之先審而有以處之則亦可
以利涉矣豈有彼此之可擇乎況風浪之害固
不常有而設鎮保境乃萬世之策豈可以不常

有之患而壞萬世之策乎對馬島歲遣船事
先王特以貴國之故盪滌其往咎而獎勸其善
意既爲之加五隻復令自定其大中小弊邦之
待馬島亦無以加矣所當感戴之不暇而每憑
大王之使冀遂一己之利曾不自知其當止此
豈敦信締好之義而弊邦已定之規亦不可頻
改也船隻非造於庚午之後乃造於&nbs;大明正
統十三年字樣刻在尺面非可誣也&nbs;先王所
制之尺今不可裁損第念船制大妨於利涉貴
國之懇亦不可每違故自今勿用尺量只令對
馬島主任其騎坐之大中小明錄於文引給付
出來則當考其文引而待之此則寡人敬重大
王表以異數之報也望大王之更礪諸臣益篤
前好萬世無替兩國之幸也交鄰之道在於信
義不可以利動不可以威迫利動則傷義而興
怨威迫則虧信而邀禍大王必不爲恐喝講張
輕棄信義寡人亦安敢以利誘威壓而愆永世
之好哉凡此云云皆肝鬲之要也惟大王察焉
古人論兵以直爲壯假有漂洋送死之賊寡人
之邊吏已聞命矣豈敢貽憂於大王乎大王不
忘先王之遺言累書累使所以勤勤懇懇於弊
邦者至矣寡人寧不知感只以所請數事不過
爲臣子求便之計恐非貴國先王所以通好之
本意也至欲以陳情之從違而決通好之去就
則非所望於大王之高義也通好不絕萬世求
保非專爲弊井之計而墜先訓失鄰和亦非大
王之利也惟大王察之不腆土宜具在別幅并
惟照領

文昭殿議

古者天子事七世諸侯事五世世各爲廟外爲
都宮太祖廟在北昭廟在太廟之東穆廟在太
廟之西以次而南廟皆南向主必東向各祭於
其廟則群廟之主皆東向以伸其尊合食于太
祖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群昭之列于北牖下
而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群穆之列于南
牖下而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此其見於
禮經反諸儒之說者然也秦漢以下廟制浸失
乃爲同堂異室之制以西爲上而太祖居第一

室子孫以次入祔無復左昭右穆之列然其合食于堂上則太祖東向而子孫以昭穆南北相向焉此亦班班雜出於歷代史志者也原廟起於後世雖非正禮而歷代沿襲皆莫則固當依倣禮文以爲規模亦不可率意苟且自處以非禮而不復求合於禮也今之文昭殿卽漢之原廟是固出於世宗孝思之無窮而其間享祀諸儀率多循俗以盡事亡如存之誠矣然旣爲昭穆合食之規則亦當依古禮太祖東向昭穆以次南北相向而目今見行位次太祖南向二昭一穆東西相向與古禮不同一時演定之意雖不敢測亦恐與前所謂昭取向明穆取深遠之意有未合也臣伏見大明會典內太廟圖始祖南向而昭東穆西相向以坐竊疑此必高皇帝取其朝踐一節太祖南向之義立爲一正之制者文昭見行位次亦無乃習聞中朝之事而模倣爲之耶祭從先祖雖古有言禮有未盡在所當改今者仁宗明宗理合同祔而殿內似狹位設無所議者遂欲於前楹之下增葺一架是亦不得已之舉也然若更援據古禮以正未失定太祖東向之位豈不益爲宜當乎但或者謂殿內南北廣只三十尺若昭穆南北相向則陳設之外餘地迫隘難於周旋云其言亦似可疑然此小小節目豈無變通之術大統旣正其餘特措置中一事耳伏願聖明留神省察斷以行之不勝幸甚抑臣又有說焉若議者以爲太祖南向自先正以來永久之規不宜輕變則臣意以爲拆動殿宇事體極重率然輕舉恐貽後悔不若拓展北壁通後退于殿內如今之宗廟之制則太祖神御正在兩楹之內而昭穆位次可以近北挨排明宗祔位將不患於無地之可容矣如此則無改作之擾有仍舊之安理勢至順更無可疑此一說也亦願聖明之留意焉伏惟上裁

祥後冠服議

司馬溫公參酌古今之禮定爲書儀而朱子又因書儀折以古禮參以當時之法名曰家禮其意深且遠矣祥後冠服定之以黪色黪者淺青

黑色則非其白色甚明矣丘濬家禮儀節雖有白布裹帽之云然無經據固不可從而五禮儀有白笠白衣者亦非先聖之制而或出於一時循俗苟且之意恐不可行也若必欲用白笠白衣則非但大違古禮其於時俗亦恐多有妨碍而終不合人情也前賢有言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臣之鄙意黦者是淺青黑色與今俗黑笠不大相遠則祥後着黑色麤笠而服玉色團領亦未害於古禮也伏惟上裁

二主說

按家禮四時祭章前一日設位陳器條輯註未子曰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云云嘗觀此註未解二主之義如何意是考妣二主而無所質問恒以爲疑也今年夏金晦叔訪余語及二主之說曰尋常看得二主如何余曰意以爲考妣一主然亦未知果何如也晦叔曰有以二主爲祀版及影者謂其說出於退溪云觀家禮既以置影爲非禮則恐其說不然也余亦以晦叔之言爲然而心竊疑之卽檢家禮再詳其註則更疑退溪之說爲當余謂晦叔此註見朱子大全徐當考之以承誨晦叔既去仍檢大全集得答劉平甫書則乃其註元本也書曰承詢及影堂按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爲祖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祀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云云又曰泥古則闕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爲宜云云而自註曰二主常相依則精神不分矣又曰所喻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云云詳此曲折則二主之爲祠版及影審矣蓋宋時士大夫不曾立廟故溫公書儀只以影堂言之而祠版是依神之物影是生時所寫之眞二者皆當時所奉故書儀註既稱祠版又稱影也伊川先生謂祭時不可用影故家禮改稱祠堂而神主乃伊川義起之制當時亦不曾通行故朱子大全問答書中亦皆只稱祠版焉夫既有祠版又有影是爲二主雖非古禮而俗禮如此亦不敢廢之則必當爲酌中之制以適古

今之宜故謂宜奉二主以從之又謂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則不可也但此註引此書不全故使讀者不及致察而有所疑也乃臆其書元本將以遺晦叔適閱中庸或問論昭穆章通考註臨川吳徵曰朱子所謂二主者此言繼禰之宗子載其考妣之精神常與神主相依不別立祠版立類也云云其說偶與鄙見相符而謬誤實深不知古人亦何以有如此見解也其以二主爲考妣之誤與鄙見不異而其下云云者尤有所不可通夫考妣之精神既散故立主以依之者欲爲萃聚於此也若朱子所謂二主常相依則精神不分云者謂祠版與影常相依則精神不分也今日載其考妣之精神常與神主相依則考妣之精神又如何其可載而與神主相依耶且祠版與神主名雖異而實一物但其制有不同耳今日與神主相依不別立祠版則其考之亦不詳矣吳氏元之大儒世有尊信嘗著禮記纂言尤以禮學名家其所見有如此之失信乎理之未易窮而學之未易明也而況世之學者不能深究聖賢立言之旨偶取後來傳註之說以爲不可易而強肆臆辨者其可不監于此而戒之哉因併識其說遺晦叔

移心法說

心可移乎曰可何以移之曰敬心果何物而敬果何事乎曰心也者主於身也命於物也蘊爲性而發爲情也圓外竅中者心之體也神明不測者心之用也其出入也乘氣機而動或天而飛或淵而淪集於火而寒於冰其變有不一焉敬也者主乎一也一者何無適也無適則定定則靜靜則安安則慮慮則心之動也不囿於物而循乎性也循性而動則有以宰乎變有以宰乎變則其不一者自能一焉心猶舟也敬猶柁也舟之在波濤柁以運之心之在物欲敬以移之也曰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今日移之無乃爽于實而戾于辭乎心豈如一物可移者乎曰心固非知一物有形者似不可移也然心是箇活物光明洞徹萬理咸備轉移之機在我而已有何不可書曰惟聖罔

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可移之謂也
 豈終不可移乎曰然則子之言於張公詠教李
 暉之法何如曰張公所言有近禪學處而其言
 太略其理有未盡吾得以申吾意作移心法說
 郎署上疏

天下之事蓋有衆人所共知人主獨不之知者
 此莫大之患也然衆人所知而無敢言之者則
 人主固無自而知之其勢亦末如之何矣若夫
 以衆人之所共知又有敢言之者而人主聽之
 若不知雖或知之而不爲快斷則其爲禍可勝
 言哉臣等伏見尹元衡以陰狡禍賊之資濟之
 以貪饕凶暴之行顛制魁柄豪植自恣其犯分
 壞禮戕國毒民之狀擬諸前古極其所無舉國
 之人絆舌腐心莫敢相語殿下深居九重之
 上豈得以盡知之哉惡積罪貫天人交譴一朝
 公論上徹睿鑑蓋欲救數十年深痼之禍而
 盪摩之其機關亦已大矣自朝廷之士以及閭
 巷之民咸謂殿下必赫然嚴斷以正其罪竚
 竚踰旬尙闕兪音輿情益鬱道路顛隕臣等未
 知宗社之終至於何如也元衡罪惡之實兩
 司及侍從已盡論列其小者不敢毛舉以懇
 聖聽其大者則亦不敢不重陳而極言之以冀
 殿下之一悟也元衡地屬肺腑任居台府威勢
 張王臣僚疊懼首亂綱常以妾爲妻此實人倫
 之大變而在廷之臣無敢言之則其威福所由
 來者漸矣焰焰之欲上燎不已至於圖婚王孫
 則包藏之術何可測也賤妾擅入宮禁私門
 躬設膳夫而連姻逆類爲之收斂則無君慢上
 之罪至此而無以加矣宮掖之間媵御之流無
 不交通厚施結爲耳目殿下之一動一靜一
 語一默無不伺察則其爲心亦慘矣闔帥邑宰
 盡出其門競爲豺狼噬食小民苞苴輦載餽遺
 不絕伴倘遍於八道田庄列於海濱軍民之攸
 耗逋逃之所萃監司不能糾其奸奴隸無不肆
 其毒標掠子女荐掘冢墓甚者殺人無忌莫敢
 誰何廣起第宅窮極宏侈奪人臧獲以實其中
 而籠權市肆責督驛官日以漁利爲事計其所
 積之厚不啻國帑太僕寺路馬之閑而喂其私

馬文憲堂養士之所而奪其典隸甚至 山陵
事棘之際勒要公家之車軸以爲私役其蔑公
干紀者爲如何而費制君父陵徇殘忍之事則
尤不忍道也臣等歷稽載籍爲人臣而有如此
罪惡未有得脫於王者伏覩聖批或以爲
元衡自己之事或諉以元衡所不知律設大法
以制兇頑五刑之屬至於三千皆其自己之惡
也惡在於心則宣於言見於事而凶于國此
聖王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漢誅梁冀收其貲
財以充王府之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面
以業貧民而郭解之客爲解殺人而解實不知
當時以爲其情甚於解知之遂族解人皆曰不
知猶且不赦況縱奴以害無辜之民乎罪惡如
此而只以遞職之罰當之此人情之所以恟恟
而致疑於殿下之未燭其奸狀者也且殿
下之不忍施法於元衡者以其先后之同氣
也以其有衛社之功也是則殿下之盛德亦
可謂至矣雖然罪大惡極之人不可以親故而
私之亦不可以功故而容之未減其律擬之以
投畀尚有餘憾況以杜門謹慎之命戒其未
然抑塞其禍心而杜他日朝廷之禍乎漢文帝
之於薄昭也親則太后之同氣而亦嘗有代來之
功及其有罪不以此而撓法焉我先王之時
優待勳臣不爲不至而李叔蕃柳子光得罪流
竄沒齒不返至於申澣則成廟不貸而加刑
是豈非殿下之所當監乎元衡當國二十年
剽猾刻薄百官懷懼常如兵在其頸國家厲
階皆由此生臣等竊以爲不去元衡則宗社
之存亡未可知也三司抗章論啓而殿下
尙循私情不能斷以大義臣等忝在卽署目覩
群情怫鬱愈久愈激竊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敢
陳公論於殿陛之下伏願殿下深思快斷
焉
又
伏以王者奉天無私以行其道故人心服而國
家安苟或循私拂天以失人心則國家之危可
立而待也人心所在卽天命所在其離合去留
間不容髮可不畏哉臣等伏見尹元衡窮凶極

惡之狀發於公論者彌久彌彰按律無法而
 殿下特以優功宥親之心尚靳禦魅之命使人
 心日以鬱公論日以激竊恐國家之禍自此而
 難救也殿下方在京疚之中玉體愆和聖
 慮勞煩丁寧之教屢形於睿批臣等不勝憂
 悶而猶欲冒瀆紆聰覬回天心者誠以循
 私拂天之禍終有所不可言者也殿下若能
 廓然大公奉天滅私以順人心使上下相安則
 其於節適順頤之術亦未必無補也元衡罪惡
 殿下亦已洞照而難於快斷者至於此極無乃
 傷無私之德而累不吝之明耶罪惡之實難徧
 以疏舉而至於擇嬪之時作慝之事則其陰譎
 慘毒之心爲如何哉盤締姻家知其有疾而強
 欲配之元良是徒欲終竊國柄而勤絕統嗣亦
 不恤之此則得罪於祖宗殿下安得復諉
 以勳戚而不正其罪乎元衡濁亂殿下之朝
 廷割剝殿下之民庶以蠹祖宗所貽之基
 業而猶爲不足益肆奸術將無所不至其爲罪
 又何如哉漢之田蚡欲請考工地益宅武帝謂
 之曰遂取武庫蚡迺退元衡侵奪軍資監地而
 不以請於殿下放縱無忌甚於田蚡其不奪
 不壓之欲此足以見之也一國之人爲其所侵
 奪者何可勝紀訴冤之牒駢集於臺憲逋隸之
 訟競歸於秋官而積怨之餘輿情憤痛噉罵
 辱者百十爲群甚者或發剝剔之言噫元衡之
 爲國人所共棄者亦可知也殿下雖欲曲存
 恩貸其如國人所共棄何元衡自東郊潛乘有
 屋轎夜入城內蹤跡詭秘莫知所適此乃程元
 振衣婦人之服之計其狡猾不亦極乎昔在
 中廟朝斥逐金安老之際猶以安老姦譎莫測
 卽命義禁府執出門外況以元衡之凶險徘徊
 近畿乘夜出沒其所包藏實爲難測殿下何
 不致念於此耶以國人之所共憤則無不欲食
 其肉而寢處其皮殿下縱以勳戚之故而不
 能明正其罪亦宜亟施竄謫之命以洩國人之
 憤可也牢拒公論至近一月而不之斷焉
 臣等深恐人心離而天意絕禍亂斯作而終不
 可救也臣等忝在卽署目覩禍機不敢含默更

瀆天聽伏願殿下留神快斷焉

辭赴京使疏

伏以臣受氣甚薄疾病易生自少恒苦疲倦勞
頓之證呻痛鬱湮稍無寧日筮仕以來病根愈
錮乍作乍止醫治無術雖復貪戀恩榮黽勉
從仕而筋骸驚緩終不能自強焉前年十二月
日臣見任大司成奮疾彌劇決是不堪從宦遂
以病辭遞爲上護軍臣以繫官調病公私交有
所妨乃於今年正月更以病辭蒙恩解官臣
卽扶曳南歸獲抵田里思欲休養精神蠲除憂
惱庶幾其終得不廢而比數於聖世之一氓
也四月二十日間成均館丘史下來曉臣以復
爲大司成臣以病未得安勢難前往而身在遠
外非如在京之例其於呈辭亦有所難敢將私
懇通于僚案欲望將臣病未赴上之故入啓
改差因以謝遣丘史厥後寂然一無所聞臣妄
謂必已見遞而近者始聞尙未得遞臣見事踈
謬不卽引病陳疏自乞不肖之身而使國學長
官久虛其位臣之罪大矣恐懼踧踖無以爲計
方竊屏伏以竢彈劾之至今者又伏聞以臣差
赴京使臣當賀聖節者臣聞命震駭
罔知攸措臣以積病尙未瘳勢不克祇赴臨事
窺避邦有常刑臣之罪固不容於竄極矣雖然
臣之私義亦有難立於百官之後者非獨疾病
爲然也其事之猥瑣本不足塵瀆大聽而亦
不敢有隱於聖明之下也臣天賦樸愚輕肆
言語觸忤相臣招尤速怨猜阻之跡已著排狼
之機亦露人言藉藉道路流聞臣雖無狀心竊
恥之故謹已引咎省愆奉身退避以爲自此之
後或不爲當路之所狠怒焉今若冒昧寵命更
爲彈冠結綬之計則深恐有害於義而重貽異
日之禍也臣是以彷徨怵迫無地自處敢以疾
病之實仰煩聖聽伏願殿下賜臣罷免仍
命放歸田里使微臣獲安愚分於畎畝之中以
保螻蟻之餘生則臣不勝千萬幸甚臣往妄僭
率死有餘罪伏惟殿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慄俟命之至臣大升
昧死謹言

又

伏以臣於本月二十日祇受同副承旨書狀節
 該豈可輕退調理上來事有旨臣昨以疾病
 侵凌蹤跡孤危冒貢封章乞賜放黜情迫意切
 忘其僭率既而省循震懼實深方且計日以竅
 竄殛不謂殿下天度含容聖恩溥博雖未
 開允亦免譴訶臣聞命感激涕泗交頤臣固
 當昇疾登途以膺寵命第自頃日以來羸悴
 摧殘比前尤苦傷暑患瘡鬱熱爛肌新痼舊(疒+恙)
 無所不有忖臣氣力恐不堪畫日而起發而國學
 長官曠闕已久聖節使臣行期轉逼此在朝
 議必有處之之事然於臣心豈遑安處臣俯揆
 私義仰存國體須至剝肝瀝膽再觸天威
 瞻顧彷徨不知所措伏念臣之危懇已具前疏
 不敢重有塵瀆以懇聖聰而區區私義亦有
 不容苟止者臣嘗伏讀朱子之言曰仕所以行
 若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
 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
 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程叔
 子之言曰臣家傳忠孝世受國恩擢自草葉久
 侍經閣豈無愛君報國之心義迫當去無路自
 效惟今日冒死爲陛下陳爲臣去就之義覬望
 有補乃區區上報之心也臣妄竊以爲前賢垂
 訓炳如日星後之儒者所當勉慕企及而不能
 已者固不可以已之不肖而不自盡也臣之無
 狀雖不敢自附於儒者然亦嘗與聞長者之餘
 論究觀聖賢之遺則矣何忍棄義忘道以自媚
 於世乎世不我容而乃欲拘攣跼促以爲持祿
 榮身之計則不亦可羞之甚乎是以爲臣今日
 之計惟有乞身就閑以保餘生庶足以下全素
 守上裨聖明過此之外更無可爲者伏願
 殿下諒臣情惻恕臣狂妄亟賜罷免仍命
 放歸田里則臣雖老死林壑亦有榮矣臣跡涉
 遞慢死有餘罪伏惟殿下天地父母矜而赦
 之不勝幸甚聖恩隆厚報效無階瞻望軒
 墀臣無任犬馬戀慕激切之至臣大升昧死謹
 言

大司諫辭狀以下辭狀皆刪狸吐故文多不屬處

臣曾忝史官日月頗多家藏史草所當劃卽修納而怠惰因循迄未修納方俟譴罰之來而遽有本職之除言責之官上匡一人下糾百僚其任極重豈可負罪冒處乎頃者史草定限之後或有未及修納而爲臺諫者引嫌而退輒請出仕事甚苟且公論不以爲善也況臣緩慢如此無狀極矣勢不可在職請速命遞

都司迎慰使辭免

臣稟氣虛弱素多疾病從仕不得下鄉調護前年五月左脚攣痛顛仆不起累月將息稍得差歇秋冬間時或發作調治無策今年四月蒙恩上來問諸醫官再度針破後舊證頓除更無他虞日漸寒冷脚痛復發騎馬出入一脚徧虛常恐墜落勢難從仕至爲悶慮而以都司迎慰使差下當往義州遠途驅馳決所不能解官調理庶免廢疾臣職本差

大司成辭狀

素多疾病退家調理數年之間荐蒙天恩累授職任蟻蝨微臣感激難容而併緣病未差復不得上去謝恩日夜憂悶今大司成除授自冬及春疾病憂患相續不斷形骸委頓心氣耗散其勢決不可從仕國學長官久曠未安尤爲殞越本職遞差詮次狀啓

副提學辭狀以

臣於四月二十八日祇受承政院書狀爾爲弘文館副提學斯速上來事有旨聞命震駭罔知攸措臣以積病難瘳退伏田里庶幾優游將息少見完復忽蒙聖恩特與收錄處以講官之重非臣愚分所能堪任固當奔走赴闕陳謝覬免臣本以疾病纏身難保朝夕適於去月二十六日猝得嘔吐喘痰交激連夕痛若氣力漸敗加以攝養失宜輾轉益深自聞恩命以來感激惶惑心熱熾發精神眩瞶如醉如癡不自覺知調治差復似無期度而論思長官不可久曠非但臣之私義極有未安其於國家事體亦爲不便臣今授副提學職名伏願亟命遞差

再辭狀

臣於去四月二十八日祇受承政院書狀以臣爲弘文館副提學斯速乘駟上來事有旨臣適會有病不任起發已具狀啓乞遞本職去後臣又於本月十四日祇受書狀節該經幄之長未可輕遞斯速調理上來事有旨臣以草野孤蹤蒙被寵渥至於此極感激殞越罔知所措固當奔走上道以謝恩命而臣前日所患稍幸調息臣素有攀急之證時時發作今五月初左腿連腹皮骨之間忽若拽繩隱隱切痛或一日而頻發或間日而乍發當其發時筋脉卷蹙骨肉飛動至於一身偃仆委頓有如中風久而後定則神氣痿繭手足解弛不能自持唯思臥睡證候異常莫能測識療治之術無所措手或差或劇或死或生只待天命徒自悶迫運身登道前赴闕下固無期日經幄長官責任非輕不可一日而虛以臣之故累朔虛位尤爲憫迫臣曾授副提學職名伏願從速命遞庶令微臣獲保餘生

大司諫辭免

古之人主設諫諍之官者非直爲觀美將以廣聰明補弗逮也必擇其人而授之重其禮以待之雖或有狂直逆耳之言亦未嘗不虛受之也是以爲臣而居是職者亦必有平素之行見孚於主忠實之心能格其君故言發而道協謀陳而事從上下相得臣主并休豈不美乎今也不然諫爭之官殆爲虛設擇之既不慎待之又不重事多不言言又不盡如是而欲望繩愆糾謬以成治化豈不難哉謂宜慎擇其人責其盡言然後可以下無隱情上無過舉也臣性稟虛薄蒙習偏宕雖薄有技藝而實之行檢已既寡得不取信濫躋通顯常懼不稱忝冒本職尤極兢惕揣分量才決是難堪若或貪戀寵榮苟然冒居必將貽辱朝廷伏願命遞臣職以授可堪之人

擬下政院批

藐予冲人越枉閭閻無所聞知惟我皇考明宗大王深惟宗廟社稷之計實有托付之眷天之不弔降割斯亟惟我聖母王大妃克遵

遺旨以予入纂大統俾守祖宗艱大之業予以寡昧慄慄危懼春冰虎尾如涉如蹈幸賴慈聖淑慎之資徽懿之德權同聽斷丕釐庶政以順人心以答天意至於先王之所欲罷斥行之者次第紹述將見生民安業邦國無虞予小子永荷厥成庶免于戾乃於今年二月二十四日伏蒙慈教以變異非常警揚引咎遽發撤簾之命軍國機務委予獨斷予小子惶駭憂迫若無容措懇辭固請未見察允此雖慈聖謙恭冲挹度越前古之美而予之彷徨無依之懷何可云喻矧予涼薄既無所承一日萬幾寧無不逮茲欲益虔益礪修身任賢庶不替祖宗無疆之休大小臣僚其亦體予至懷各勤乃職同底子理惟爾政府曉諭中外

論文昭殿筭

先王制禮循天理酌人情以爲之節文語其常則衆人皆可與知語其變則非詳究制禮之本意不能識也我世宗大王創立文昭殿其教有曰太祖太宗原廟各異非惟不合古制慮後世子孫各立其廟百世之後神宇不勝其繁可繼可述不亦難肆肆命禮官參酌古今宮城之內改建寢殿仍號文昭殿後代奉祀無過五室所謂五室者指太祖及四親此禮之常也若後有難處之事自當變而通之豈可拘哉朱子謂兄弟傳國以其嘗爲君臣便同父子各爲一世此爲禮之正法而又謂熹之所擬一準先儒之說也固知未必可用云云蓋以古今異宜容或有難處故也今我國家宗廟之制兄弟同昭穆共一位此雖禮之未失而漢唐以降循用此法未之能改今豈可率爾輕改乎若於宗廟不能行兄弟各爲一世之法獨欲變之於原廟則一國典禮豈有若是之相戾乎此固不可也繼統之君初當合食於太祖若爲別廟以奉之是欲降殺於至尊在臣子所不忍爲也且兄弟相繼雖共爲一世而其便同父子之義則固自若也此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豈可以私意小智有所親疏於其間耶今者文昭殿之議紛紜不定迄未得至

當之歸爲國以禮安有若是之舛乎大臣當初增修之議乃據禮通變不可易之說也第以拆動前殿事體非輕功費之廣力役之繁亦不可不慮故物情咸謂若修舊殿而處置得宜則其規制雖或稍異於前日而禮之大體自無所妨則可以不改作不因循而交得其宜也不意或者無經遠之識昧禮文之本托於世宗寶訓欲守五室之制而不知終不可行不亦誤乎大臣禮官自合堅守正法其間處實稍加變通可也眩於雜議流於俗論乃爲分半作隔之規國家奉先之禮詎有若是之苟乎商度禮文濟以時宜不可不變而從正也後寢必當增建一間前殿則寶座床榻揆宜改排而器皿之侈大饌品之猥褻者亦須稽合先王之規務循前聖之說則庶幾不戾於古而自宜於今也如是而勢或有難通者則前後退亦可通排而處之也苟或不採衆說之長而只執一偏之說則是舉古今之禮而盡棄之也烏乎可也請文昭殿後寢增建一間前殿奉安之規更令大臣議定

周宣遇旱論

論曰災與祥天乎曰非也人乎曰非也非天非人孰與之曰天與人交與之人不感則天不應也曰人之感也乃何曰善與惡也天之應也乃何曰災與祥也災祥之應善惡之感也曰人有善而天降之災人有惡而天降之祥是理乎曰非然也天無心氣之運也有醇醜人有爲事之著也有吉凶無心者本於自然故可有以感之有爲者求其當然故可致其應焉有以感之則氣之醜者復其醇致其應焉則事之凶者轉爲吉復其醇而災可消轉爲吉而善以積善積而惡祛災消而祥至斯固天人相與之理乎臣嘗讀雲漢之詩而有感焉若宣王者其知天人之際乎天茫茫然寒暑焉雨暘焉若無與於人也人藐藐然動靜焉生死焉若不接乎天也而人之所爲未始不感于天焉天之所爲亦未始不應乎人焉盡其心有以感之者人也監其事無不應之者天也夫天之氣有陰陽氣之運有五

行五行異性四時異序相擘相盪相兼相取如輪如機有翕有闢萬變不窮無端無倪故其氣也或有所不齊陽亢而陰愆則曠陰縱而陽滯則澇曠之極也八年而七旱澇之甚也十年而九水以堯湯之聖而有不能免焉以堯湯之聖焉而不能免人或以爲天不應也以爲天不應而怠且肆焉嗚呼其果然乎其果不然乎氣有變而理無闕氣有變者或然之數理無闕者一定之妙執或然之數而誣一定之理不可也人之生也稟天之氣以爲形受天之理以爲性形吾同氣也性吾同理也氣同故善惡之感無不應理同故災祥之應無不定此理之常也氣雖無不同而或有順逆制合之異故天與人或爽焉然而其卒也亦未嘗不復乎常也則理無不同而氣亦無不同焉理無不同而氣亦無不同則人可以感焉而天固無不應也感而能通應而不差則人固妙乎天而天亦協乎人矣若宣王者亦可謂明乎此也當其嗣服之初也王室卑也諸侯釋位也天下若綴旒也烈未盪而亂未撥也天降喪亂飢饉荐臻則爲宣王者當如之何身不欲安而側焉是事行不欲惰而修焉是急其遇災而懼欲消去之者至矣觀其詩曰何辜今之人曰寧丁我躬曰先祖于摧曰胡寧忍予至於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其所以畏懼之甚者可見也不以堯湯之不免而自怠不以氣數之或然而自肆盡其在我之誠而期有以感之不求必於上天之應而天果應焉宣王其賢矣乎蓋天也人也一理也一氣也人之有心理氣具也理乘氣以動而七情出也動於一心之微而參乎天地之間善惡以類應也人戒則懼懼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善心生則積以充之可以感乎天也可以化乎人也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太戊以桑穀而興武丁以雉雒而隆皆是物也忘善則惡心生惡心生而逆於天也悖於人也身之危也國之喪也桀紂幽厲之不能免其殃者亦是物也使宣王而懵於是理以爲陽亢而曠適然也天曷故焉側身而懼無益也我有命焉云爾惡

日積而天益降災災之極而殃禍逮之矣其能有中興之盛而終爲周室之令主乎然則遇災而懼則天之降災也祥也非災也遇祥而逸則天之降祥也災也非祥也災祥之降在乎人之應也爲如何而災與祥非天也非人也乃天與人交興之也先儒有言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其可謂不然乎後之人君不知此理其於災祥之米邈然不以爲恤焉國家喪也無日也實乃宣王之罪人也可不戒哉可不懼哉臣謹論

論困知記

羅整菴困知記世多尊尙余嘗觀其書閱博精邃頓挫變化殆不可測其涯涘試提大概則推尊孔孟程朱爲之宗主援据易詩書禮以張其說而又能躬探禪學而深斥之其馳騁上下抑揚予奪之際可謂不遺餘力矣世俗悅其新奇而不究其實宜乎尊尙之也然愚之淺見竊嘗以爲羅氏之學實出於禪學而改頭換面文以聖賢之語乃詖淫邪遁之尤者使孟子而復生必當聲罪致討以正人心固不悠悠而已也記凡四卷益以附錄無慮數萬言其間豈無一二之幾乎道而其大綱領大根本與聖賢相肯不啻百千萬里之遠則其學之邪正爲如何哉其書所稱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及理氣爲一物及良知非天理云云者皆與聖賢本旨舛錯謬戾此不須更辨而其出於禪學之實則不可以不辨也整菴自言官京師逢一老僧聞庭前柏樹之話精思達朝攬衣將起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云云此則悟禪之證也後官南雍潛忼聖賢之書研磨體認口復一日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眞云云此則改頭換面文以聖賢之語之實也此之分明招認固不可掩而又有其論道理處尤顯然而不可掩者焉記上第五章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用也精微純一性之眞也釋氏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

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
 卽虛也既則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覺
 卽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
 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
 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使其據
 所見之及復能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
 可識矣顧乃自以爲無上妙道曾不知其終身
 尚有尋不到處乃敢駕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
 人云云以此一章觀之其學之出於禪學者益
 無所遁矣夫心之虛靈知覺乃理氣妙合自然
 之妙而其或有不能然者特以氣稟物欲之蔽
 而失其正耳人苟能操而存之不爲氣稟物欲
 之所累則其虛靈知覺之妙固自若也非如釋
 氏之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然後心始虛也
 又非如釋子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然後心
 有知覺也又非如釋子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然
 後心可謂之神也此與聖賢所論虛靈知覺者
 同耶異耶其亦不待辨而可知其非也且旣曰
 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而繼之
 曰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然則聖
 賢之論心亦與釋子無異致耶離諸相契虛覺
 而洞徹無方者乃釋子之作弄精神滅絕天理
 者也今乃欲與聖賢之論心者比而同之其可
 乎其不可乎又曰據所見之及復能向上尋之
 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識夫欲適越而北其轅終
 莫能幸而至焉今乃欲據釋子所見之及而向
 上尋之以識夫帝降之衷吾恐其如北轅而適
 越終身佹佹竟無可至之日也整菴之學初旣
 悞禪而後觀聖賢之書以文之故其言如此殊
 不知儒釋道旣不同而立心亦異有如陰陽晝
 夜之相反烏可據彼之見而能爲此之道乎佛
 氏作用是性之說固認氣爲理而以心論性也
 整菴實見之差實由於此故理氣一物之說道
 心人心性情之云亦皆因此而誤焉蓋旣以理
 氣爲一物則人心道心固不可分屬理氣故其
 爲說必至於如是而整菴之所自以爲向上尋
 到者亦不過於佛氏所見之外知有理字而其
 所謂理字者亦不過於氣上認其有節度處耳

整菴所謂理只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者正是此病也雖其爲說張皇焜耀開闔萬端而要其指歸終亦不出於此矣且整菴每自謂至當歸一而其言自相矛盾者亦多夫既以理氣爲一物矣而又以體用爲二物焉併引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以證體用之爲二物若曰道是體神是用而道與神爲二物則理氣果一物乎理氣果一物則道與神又何以爲二物乎整菴又以心與性爲體用之二物心與性既是二物則與理氣爲一物之說不亦承盾之甚乎整菴又論良知非天理而云知能是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然則天理在妙用之外而妙用者無與於天理乎夫天理之在人心未發則謂之性已發則謂之情此心之所以統性情而其未發者寂也體也其已發者感也用也然則愛敬者爲未發耶已發耶知能雖皆心之用而有真妄邪正之分固不可皆指以爲天理矣若加一良字則乃本然之善豈非天理之發乎今以愛敬爲天理而以良知爲非天理愛敬與良知果若是其不同耶且以知能爲心之妙用而不察乎真妄邪正之實則尤不可佛氏之神通妙用運永般柴之說正坐不分其真妄而皆以爲妙用之失也昔有問於胡文定公曰禪者以枯槁豎拂爲妙用如何公曰以此爲用用而不妙須是動容周旋中禮方始是妙用處以此而揆諸整菴之言其是非得失亦可見矣整菴嘗論宗果以爲直是會說左來右去神出鬼沒所以能聳動一世余以爲整菴之狀宗杲者乃所以自狀也噫道喪學絕世俗何嘗知此意思見余之論必以爲笑不謂之狂則謂之妄也然余亦豈欲必信於世俗而與嘵嘵者相競將以俟後來之君子爾同志之士幸相與諒之

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論

論曰道何在乎曰在乎天地道何著乎曰著乎聖人道何寓乎曰寓乎六經天地道之所在也聖人道之所著也六經道之所寓也吾欲求道又烏乎求之曰求之天地天地吾不得而知之

也曰求之聖人聖人吾不得而見之也曰求之六經求之六經而道可得乎曰可然則以何爲始曰昌黎韓子有言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此其準的也夫道之在天地也隱於未象未形之先而行於既象既形之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推其妙則沖漠之無朕也究其至則聲臭之無物也混淪磅礴於窿然頽然之間迎之而不見其首也隨之而不見其後也道之在天地者吾固不得而知之也吾既不得而知之而以爲道在乎天地者不亦罔象之甚乎唯聖人者肖天地之貌合陰陽之德其一動一靜有以全乎太極之體用則聖人考大地之心也一團天理具於形骸之內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口道之著於聖人者不其然乎雖然聖人不世出自有生民以來能有幾聖人哉聖人之在斯世其形骸之滋息於氣化之中者亦將隨化而游散則聖人與不可傳者亡矣喪矣又何從以見道之著而求之耶聖人之心通乎天地聖人之言垂之六經聖人既沒而其精神之不死者固昭晰於六經之中則求道者以聖人之不可見而求諸六經者其亦不得已焉耳矣而韓子之說又如是何哉曰聖人之道如天馬天有日月星辰皆舉之矣聖人之道如地焉地有山川草木皆舉之矣指天之一星一辰而謂之天可乎曰不可指地之一草一木而謂之地可乎曰不可然則指聖人之一端而謂之聖人其亦可乎曰不可人之觀聖人而不能盡識者猶其觀天地而不能全覩也其求之六經者亦奚以異於是聖人之能該於萬事聖人之蘊布于六經求其道者豈能全覩而盡識乎求其道而失其要於是乎有異端之學焉學聖人之仁而流爲兼愛者墨翟是也學聖人之義而偏於爲我者揚朱是也老子之學是揚朱之所自出而莊子之學又合揚朱墨翟而一之者也道術之爲天下裂久矣各自以其學爲學而畔於聖人之道兼愛之禍至於無父爲我之弊至於無君無父無君禽獸之歸而不自知焉孟子以命世亞聖之才上接曾思之統而得其宗其

學以知言養氣爲主其道以性善仁義爲極距揚墨之說閑先聖之道以放淫辭正人心爲己任使世之學者知宗孔氏而崇仁義貴正賤霸則其功比諸抑洪水驅猛獸而與之同豈不偉哉一篇之中千變萬化皆從心上說出無非所以發明聖人之道而左右乎六經則聖人之有孟子猶身之有目也六經之有孟子猶網之有綱也夫如是則韓子之說豈無所見而然耶況乎韓子之時則老佛之害非但揚墨而已也植根之固而流波之漫所宗而師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天下之人貿貿焉溺於其中而不自覺正路之榛蕪而聖門之蔽塞又有甚於孟子之世也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道德仁義不求於聖人不卽於人心而徒以是煦煦子子者擬之於影象聲似之間將使生民之類胥爲夷狄禽獸而莫之救也此韓子之所以爲憂而常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者也故其言有曰道揚墨先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而且戒學者之必慎其道也以此而求之韓子之意不亦善乎曰然則韓子之道亦可以繼孟子之道而能有發於聖人之意耶曰謂韓子爲能繼孟子則不可而謂韓子不知孟子則亦不可也韓子爲能知孟子故嘗曰孟氏醇乎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也而韓子之學擇之而不精也語之而未詳也雖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不能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則其可謂能繼孟子而有發於聖人之意乎抑韓子之此言意固善也臣則竊以爲未也臣請繼之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四子始而求觀四子之書者必自程朱始臣謹論

俛仰亭記

地之凝形於太虛空者特一塊之物耳其播之而爲水其隆之而爲山者又自流且峙於一塊之中也人也命于天質于地而游處於山水之間其目之而可愛耳之而可悅者又似造物者獻助而供奉之也然而求其游之適而不詘於吾之耳目則必凌峻阻出眇莽然後有以得其

全焉若曠然數百里山也水也爭效奇呈異而吾乃坐乎一丘之上撫而有之則其爲游之適也而樂之全也果如何哉今完山府尹宋公作亭於其居之後斷麓之顛名之以俛仰向所謂遊之適樂之全者固無以他求爲也始公之先祖有諱某者年老退仕居于錡谷之里子孫因而爲家有老松堂舊基自錡谷北行不能二三里得小洞負山而抱陽土肥而泉甘有一區之宅公之所新築也名企村企村之山盤紆蒼鬱其峯之秀麗者曰霽月自企村穿霽月之腰轉以北出則山支稍迤向乾維而蹙勢如龍垂龜昂蜿蜒然跂跂然看卽亭之所在也亭凡爲屋三間駕長樑樑倍於楹故視其中端豁平正而其靡隅翼如也虛其四面而欄檻之檻外形皆微隕而西北隅尤陡絕屏以密竹蕭穆蒨蔚其下有村曰巖界以其麓多石而巉削故名之東階下因稍迤之勢廓之構溫室四間繚以周垣植以佳卉而充之以書史循山脊以延于左右谷長松茂樹蔥蘢以交加亭之處地既亢爽而竹木又回擁之與人煙不相接迥然若異境憑虛以望則見其清泠之狀突兀之勢纒纒乎其宛轉踴躍而出若有鬼神異物陰來以相之也山之自東而來者至霽月而峙其偏支按衍蜷屈西臨大野窮於三數里間者凡六曲而亭之麓左控右挹最夭矯而軼出自東北而馳迤邐於西南數白里者巍峨騰踔巖崿週遭豁呀嶮崎攢蹙奔迸而巖危石醜偃蹇雄踞者龍龜山也趾蟠頂尖端重疏立者夢仙山也若瓮巖也若金城也龍泉也秋月也白巖也佛臺也修緣也湧珍也魚登也錦城也象山或如困倉或如城郭如屏如防如臥牛如馬耳排青掃黛浮眉露髻參差隱見縹緲明滅煙雲之開闔草木之榮落朝昏異態冬夏殊候而畸人之所騁術烈婦之所成節尤使人遐思而求想也水之源於玉泉者爲餘溪正帶亭麓之前漣漪澄滢不渴不溢洋洋悠悠去而若留跳魚撥刺於夕陽宿鷺聯奉於秋月而源於龍泉者至府治爲白灘屈折橫流汨瀟滄洄與餘溪竝行過牛鳴地

合流西去其發於瑞石者則從亭左第三曲之外始效其色而下灌於前二川直抵龍山以趨于穴浦而蒼茫大野首起於秋月山下尾撇乎魚登之外壇曼陀靡注然煥然丘陵林藪之相蔽虧者錯如圖畫溝塍之刻鏤聚落之雜襲而人之趨事於其間者春而耕夏而耘秋而獲無一時之息也而四時之景亦與之無窮焉幅巾短褐徒倚乎欄檻之上則山之高水之遠雲之浮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來供吾興而扶藜躡屐從容於階除之下則翠煙自留清風時至松檜蔌蔌有聲而紛紅駭綠香氣檢苒施施乎與形骸相忘于于乎與造物者遊而未始有極美哉亭乎據其內環合幽窅足以專覲謐之觀達其外寥廓悠長可以開浩蕩之襟柳子曰游之適大率有二者其不在茲歟余嘗拜公於亭上公爲余言曰昔亭之未有也有郭姓者居之嘗得異夢見金魚玉帶學士聯翩盍簪於其上意其家之將有興而謂其子之膺是夢也託之僧以學書及其無成而且窮也乃伐其樹而遷其居僕於甲申年間以財貨之里人競來相賀曰以茲地之奇勝而公乃得之豈郭之夢有所兆歟僕亦愛其溪山之勝而繫官在朝不敢引身癸巳歲遞職還鄉始縛草亭以蔽風日優遊五載旋復棄去則亭不免爲風雨所揭獨樹陰婆娑而草萊蕪沒矣庚戌謫關西揣慄窘束百念不掛猶以未克葺亭以終老爲恨也辛亥蒙恩放歸宿昔之抱可以少償而財力短乏又無以爲計一日府使吳公謙適來同登勸僕成之且許相助遂於壬子春起其役不幾月而功訖棟宇粗完而林薄益茂逍遙俛仰以遣餘生僕之素願於是乎畢矣嗚呼僕之占此于今三十餘年人事之得喪固有難言而亭之廢而起者亦若有數存焉者撫事興懷不可不托于斯文子其爲我記之余以文拙辭不獲則又以言于公曰蒼蒼者孰不仰而戴之茫茫者孰不俛而履之然而知其所以然而能反之於身者蓋寡矣今公旣以得之於心而寓之於名其浩然之興固有人所不敢知者然物變無窮而人

生有涯以有涯之生御無窮之變則於其俛仰之間而天地之盈虛人物之榮悴者亦不可不經于心而以之自勵也夫豈專於山水之樂而已哉噫微吾公孰能稱是名也哉

藏春亭記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而來者無窮其磅礴萬物流行今古者必有所以然乎若以一歲而言之則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又春也氣序之流易而寒暑之相推其生物之榮悴消息勢若有所迫而不能自己者亦必有所以然乎斯理也君子玩之以盡其心小人昧之以役其生焉其有不安於昧之而蘄至乎玩之不憚於役生而求聞乎盡心者亦足尚乎前訓鍊院僉正柳君仲翰起亭於竹浦之曲枕譽而俯漪挹以危巖映以茂林列植嘉卉其中揭其榜曰藏春而又拓亭之西隙構小堂扁以梅橘皆延以欄檻賁以冊牘玲瓏宛轉窅窳蕭爽若異區焉乃刻諸名勝之什懸之楣間併欲揭余文以張之余謂君曰一歲之春止放三月而已矣今日藏春庸有說乎君曰然四時八節二十四氣十二候周於一歲之中而朕於六合之外者人不得而測也第以耳目之所覩記則自東風解凍蟄虫始振而小陽之氣畢達於地上以至於桃始華倉庚鳴則網緼奮盈百卉含葩粧林蓋地倚嬌吐秀山若縵而麗水若澹而遠白日增輝而青天彌廣此正一時之盛際古之人所以忘懷晤賞者良有以也然而螻蟻一鳴而祝融御辰則向之所以春者轉而爲夏矣春固不得而藏也獨吾亭爲不然聚奇花異木無慮數十種種各數十本盤根而接葉竝葉而交柯催紅駐白鞞縹酣黃雖時移節去而花事不衰亦有冬青之樹排簷闌碧傲雪胚英而往往點綴以孤芳冷萼媚日漏春由是入吾亭者常若有春意存乎其間此所以名吾亭也昔刀景純作藏春塢東坡蘇子賦以實之曰年拋造化陶甄外春在先生杖屨中其言之無乃近於是者乎此吾所以徵諸古人也子以爲如何余曰君之言可謂善哉抑猶未也大化推移有形者所不得遁

春自建已而後則固索然而盡矣何獨於君之亭而能藏之乎譬如人年齒既暮雖復顏韶髮鬢筋力無乏而其菁華久已遷矣乃欲強以爲留少年豈不謬哉莊生有言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然矣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君之所謂藏者得無類於是乎夫春造化迹也造化無心付與萬物而不爲私焉然猶不可得而藏也況乎功名富貴之隆珠金穀帛之饒物之所易壞而人之所可爭者乎其焜耀堆積曾幾何日而化爲浮塵蕩爲冷風者乃悠焉忽焉不足以控且搏也向來所爲勞心苦骨急營而務攫者一朝而至於此不亦可悲也哉而又奚以藏爲君曰然則奈何余對曰聞之晦庵先生嘗論人性之四德而引天之四時以證之其說曰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蓋天之性情雖有元亨利貞生長收藏之異名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人之性情雖有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殊稱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人苟能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反求之則春之不可藏者固未始不在於我矣於此玩之以盡其心焉則亦庶乎其可也否乎君曰唯唯因次之爲藏春記

光州鄉校重修記

嗚呼道之喪也久矣自三季以還尙有聖遠言湮之歎況乎數千百載之下乎惟我國家內設成均四學外暨州府郡縣咸建鄉校其於設教牖民之意至矣爰自祖宗朝以來菁莪長育之盛濟濟乎洋洋乎軼漢而駕唐道之興也其亦庶乎而熙洽百年之餘儒風士氣不無沿習頽靡之漸而俗吏鄙夫之論又不數數於學校此有志之士所爲長慮却顧深歎永惻而不能已者也夫學校不興則人倫不明人倫不明則國家無所賴而維持國家無所維持則生民之類幾何而不至於糜爛泯滅也斯乃較默明著非有難知者而世之君子漫不肯軫念豈非不思之甚乎光爲州於湖南爲鉅邑土沃而物繁俗樸而習媮頗有難治之稱弘治戊申年間斯文

權公守平以兵部侍郎出守于茲治民御史皆得其當綜事經務舉無不宜焉舊校在城中湫阨傾圯殆不可居乃賃田卜地遷而新之在州治之西三里而近殿堂齋廡咸底如法書籍財穀竝有其條逮今七十餘年耄倪稱頌而雅俗涵濡者無非權公之澤也自是厥後亦有名公勝流之莅于州者雖或加意於斯而其能整頓更張之者蓋鮮矣嘉靖庚申歲柳公景深來而作牧則其條教施設非有甚異於人而其才之所至志之所向出於尋常調度之外物之繁者整而理習之媮者振而植闔境之內未期歲而舉欣欣焉於是掄士子之俊秀者咸籍于校激而揚之俾克有立既而環視廟宇之間則將有侈剝之憂遂慨然有修葺之意而舊規稍迫隘於周旋奠獻之際難以中度乃拓而廓之渠渠廈屋輪焉奐焉於嗟咄之餘觀者咸以爲神繼以完飾齋舍創建傍屋而又爲之寘田給役該列科條使夫諸生不患於飲食起居之不得其所故諸生之有志者亦蹶蹶然動其心皆欲勅厲而入於善嗚呼茲不亦可尚也乎初權公之在也州之人懷其德而美其功遂摹其象藏之校中時其釋菜之日而致祀焉然而寘之非所奉之不嚴識者憐焉今諸生承柳公之教以興起其好善之心則其於欽想權公之風有不能已者乃相與合謀構屋于東廡之外以安其象而又感柳公之化尤有不能已者而校之興廢補弊之實亦係於斯道之污隆則固不可而無傳故又相與伐石勒碑立于校門之側刻之顯末以示來者於無窮而仍寓思慕柳公之意其用心亦勤且美矣愚竊惟道之不行不明皆由於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者聖人亦固已言之矣而以今驗之世之所謂賢而知者多不屑於興學誨人之術而其愚不肖者又欲舉而廢之見人之或有留意於學校之事者則以爲詭激不靖而肆其喙焉愚實未知其何以爲也嗚呼道其終不行而終不明乎大升光人也暑學校之鼎新懼後來之廢墜而又蒙諸生屬輩之懇遂不敢辭而爲之記其梗概如此後之君子或

肯留意於斯則豈非斯道之大幸也歟

南薰殿記

開元二年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制許之於是始作興慶之宮謂之南內距京城之東直東之南有夾城複道以通往來別起一殿於其中賜額曰南薰蓋取虞帝之歌以寓願治之意因命臣記之臣不敢以文拙爲辭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言曰夫通古今之遠舉天下之廣人事之不同者多矣治亂興亡之異其跡聖愚善惡之異其心不惟其事之不同而向背取舍之際其得失之效亦不同矣今欲向善而背惡取治而舍亂固不可徒慕其名必當踐其實然後足以追蹤三五也伏覩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兼文武之勇撥亂反正使天地重新以受內禪以登宸極誅放姦邪拔擢耆俊庶績凝而萬物熙此堯舜之治也仁孝友愛出於天性處變而克底于豫因心而不失其歡此堯舜之心也然且慊然自以爲未有至也嗚呼何其盛哉斯殿之建也其亦欲踐其事之所爲也昔者舜作五絃之琴而歌南風其盛德氣象可想見也而太史論之曰南風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歡心故天下治也然則陛下之德既與舜同符而陛下之心於此尤有所眷眷者可知也已重門洞闢崖牙高褭自南之風悠然而至徘徊牖闥之間泛于黼辰之前當此之時陛下之心卽舜之心而與天地同意矣雖然又有說焉聖人之心虛靈洞徹無少私蔽故能與天地上下同流而無不合其彈五絃而歌南風也豈獨一時邂逅感觸之所能致哉想亦必有其本也此則乃陛下之所當勉勉而不已者也臣又竊觀殿之西南有二樓曰勤政務本曰花萼相輝其命名之義實與南薰相表裏焉則陛下之於治亂聖愚向肯取舍之際可謂審矣伏願陛下終始此心焉臣謹記

景賢堂記

人常賢於好而不肖於惡是乃發於人心之所同然而有不能已者然其能得好惡之正而不謬於賢不肖之實者蓋寡矣夫賢不肖無定名

而人之好惡難齊故一時之好惡不足以定人之賢不肖而必待於後世之好惡然後其是非乃定嗚呼士有見惡於一時流離困窮終不能保其身而後世以爲賢者此豈勉强苟且之爲哉亦發於所同然而已矣大升自少時竊聞金先生之事未嘗不慨然而歎今幸獲覩斯堂之作於世之好惡者尤有所戚戚焉若先生者眞所謂見惡於一時而後世以爲賢者乎先生諱宏弼字大猷瑞興人也自號寒暄堂先生始學于佔畢齋讀小學書有所覺悟治身御家動遵禮法精積力久猶遑遑如不及成廟甲寅薦遺逸授部參奉又用薦者擢主簿轉至都官郎燕山戊午之獄譴先生遊佔畢門謫熙川未幾移配昇平竟罹甲子之禍彼其惡之者極矣中宗受命萬事重新普雪一時被罪之人例贈承旨後十餘年大臣因公論獻議以先生世所罕出沒齒之後志於道學者尙多慕之例贈未足表異遂贈右議政許於講道之鄉立廟以俎豆之此其好之者亦極矣好之惡之時各不同而世道升降之機人心耶正之分於是乎係焉然而今之人未必眞知先生之爲可好也先生之沒迄今僅六十年其言論風旨日就埋滅而昇平之人往往能道其一二先生之孫今宗親府典簿立嘗宰谷城縣縣距昇平不遠沿檄累道其府有言先生於就刑之際陽陽不亂徐理其鬚以伏鎖者又有以臨清臺記文一篇見遺者以爲子之先祖所著典簿以家乘散逸無以考證其是否謹收而藏之思欲表而出之以見先生流寓之實而不得有所屬常竊轉語于交游之間者久矣癸亥冬李侯楨爲便養分左符于是府人皆知侯之必能眷眷於是而侯亦聞而喜之自以爲事而不爲嫌焉到官之初卽命駕往而尋之臺旣埋沒無可考者徒見溪清石瘦籬落蕭條而已於是得老人指視之旣又徵其遺事於民間則記文非出於先生乃梅溪曹公之筆也蓋梅溪亦以佔畢門下士初謫龍灣後與先生同遷其儼舍相近兼有宿昔之好往來甚相適先一年以疾卒先生爲文以祭

之有招邀笑語之語而先生亦時時獨往徘徊於臺上云然則先生雖不與眞率之會而亦非無意於臨清者也遂規舊址拓而築之高文餘臺之北岸帖石成階作堂其上凡三間繚以垣墻揭其額曰景賢以寓夫思慕先生之意而臨清之名則實出於梅溪梅溪亦賢人不可使無傳故堂階下別立屋一間將豎小石碑以勒堂扁而併刻記文于其陰庶幾不泯其迹焉侯仍以書來曰堂且完矣子實與知斯事之首末子其記之大升以不敏辭而侯意益堅遂不敢辭嗚呼先生所遇者亂世而所事者暴君其得禍甚酷雖曰不車而後世之人亦皆知其賢而好之矣得先生之學遇聖明之主欲有爲於一世而卒被讒以死者其爲不幸與先生無異而世之所好惡或不同何也抑猶有待於後世之好惡耶嘗觀今世之士或有好賢惡不肖之心而未嘗無不同其好惡者參錯倚伏於其間以爲他日無窮之禍故人皆畏其禍憂其弊而不敢有所爲焉侯獨不顧流俗之毀譽而爲此落落之舉其事固可尚也然侯之心豈特在於葺臺構堂之間哉實乃好其道焉耳好其道而俛焉日有孳孳則亦可以不愧乎景賢之名矣大升於先生之道雖不得窺其涯涘而竊有志焉第以文獻無徵故不敢妄爲之說只以世所好惡者反覆言之以告後之來者其尙有以識之也嘉靖甲子十有二月日後學高峯奇大升謹記玉川書院記

嘉靖癸亥龜巖李公出宰昇平以寒暄金先生謫是土以沒慨然追慕適得臨清臺記文一篇意其出於先生也既下車訪所謂臨清臺故址詢于府之人乃知記文爲梅奚曹公筆也遂就其址爲堂三間名以景賢以大升與聞其事俾記之而拜書退溪李先生通其稟裁竝請寫額事在景賢錄及記語中明年乙丑士子輩謁李公若更立精舍使有以守之庶幾堂亦有賴久而不墜李公諾焉卜地於堂之右傍地屬民家給官田以易之於是量工命事樂趨者衆凡五閱月而告成其制中爲堂兩翼爲序左右有齋

而廚庫在其後堂扁曰玉川精舍齋曰志道曰依仁皆退溪先生所名而書之也落之之日李公率士子設先聖位于景賢之堂且設寒暄先生梅溪曹公位醮以告之告訖徹位仍安寒暄先生位于堂之左一間以堂爲祠定爲俎豆之儀令於春秋仲月次丁行之又爲之聚弟子員于精舍而儲待供億書籍臧獲無所不用其力至於倡道希賢之意尤眷眷焉又明年李公丁內艱以去而扶寧金侯啓寔來尸之周視規制以神位在一邊爲未愜侔質李公更安神位于堂中儀式旣飭條貫亦備隆慶戊辰夏士子輩以精舍之立未有以上聞故國家恩典不與他書院竝遂陳疏以請得蒙明降賜玉川書院之額併頒四書諸生無不競勸而後來爲守者亦無不留心指畫院中諸事益完而無憾矣初李公錄寒暄先生遺事及構堂事始末爲景賢錄而精舍之役則不及錄焉今府使李候選以書來曰景賢之事子旣書之而其間有所沿革書院之故不可無述而尙未有所屬願吾子之終賜之也而院生許上舍思曾不憚跋涉之勞再抵弊廬請之愈堅且曰此非獨使君之意亦龜巖意也大升固不敢辭而疾病支離重以人事之冗久不能把筆恒自愧也抑候及諸生欲求鄙文屢請而不置者意其有謂而顧以所見之昧陋恐無以應之也吾東方素稱文獻之邦自三國以來非無豪傑之士而求其道德之光照於後世者蓋寡矣寒暄先生生於數千載之下挺然特立力爲古人之學其遺風餘韻足以淑人心而扶世道今之學者頗知聖賢之爲可學而自礪於禮義之教者烏可不知其所自乎天相國家道術寢明書院之建比比有之是固爲賁飾太平之具矣但未知諸生所以爲學者亦能有得於聖賢之遺法而無負於國家教育之美意乎竊聞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夫學以爲己聖賢可至學以爲人則不過爲科名利祿計而已豈不戾哉茲者斯文不幸哲人其萎退溪先生旣棄後學而龜巖公又復奄忽爲吾徒者寧不深痛而龍亡虎逝事又有

不可知者諸生其亦有感於吾道興喪之際乎
 犬人心天理不容泯滅者無時而不發見於日
 用之間諸生苟能不挫不變勉焉從事於爲己
 之學則雖前修日遠而道未嘗不在是也豈不
 足以盡其心乎幸諸生之相與勉之也噫隆慶
 辛未九月日後學高峯奇大升謹記

俛仰亭記

俛仰亭在潭陽府之西錡谷之里今四宰宋公
 之所營也余嘗從公遊於亭之上公爲余道亭
 之故徵余文爲記余觀亭之勝最宜於曠而又
 宜於奧柳子所謂遊之適大率有二者亭可兼
 而有也亭東山曰霽月峯峯支向乾方稍迤而
 遽隆勢如龍首之矯亭正直其上爲屋三間四
 虛其西北隅極陟絕屏以密竹蕭穆悄蒨東階
 下廓之構溫室數楹植花卉繚以短垣循峯脊
 延于左右谷長松茂樹葱瓏以交加與人煙不
 相接迥然若異境焉憑虛以望則曠然數百里
 間有山焉可以對而挹也有水焉可以臨而玩
 也山自東北而馳迤遷於西南者曰瓮巖曰金
 城曰龍泉曰秋月曰龍龜曰夢仙曰白巖曰佛
 臺曰修緣曰湧珍曰魚登曰錦城其巖崖之詭
 麗煙雲之縹緲可愕而可嘉水之出於龍泉者
 過府治爲白灘屈折橫流汨瀝渟洄發於王川
 者名曰餘溪漣漪澄澹迴帶亭麓下合於白灘
 蒼茫大野首起於秋月山下尾撇於魚登之外
 間以丘陵林藪錯如圖畫聚落之雜襲丘求之
 刻鏤而四時之景與之無窮焉亭之環合幽窅
 足以專靜謐之觀其寥廓悠長可以開浩蕩之
 襟向所謂宜於曠宜於奧者其不信矣乎始公
 之先祖解官而居于錡子孫因家焉亭之舊址
 則郭姓者居之得異夢見衣纓之七頻來蓋簪
 謂其家之將有慶托子於山僧以學書及其無
 成而且窮乃伐其樹而遷其居公以財貲而獲
 之里之人皆來賀以郭之夢爲有驗云斯無乃
 造物者蓄靈闕社以遺於公耶公又葉新居于
 霽月之陽取其與亭近也亭之地得於甲申亭
 之起始於奏已後仍類廢至壬子重營而後曠
 如奧如之適無不盡也公嘗揭其名亭之意以

示客其意若曰俛焉而有地也仰焉而有天也
亭于茲之丘其興之浩然也招風月而挹山川
亦足以終吾之餘年也味斯語也公之所以自
得於俛仰者蓋可想也噫自甲申迄于今四十
有餘年其間悲歡得喪固有不勝言者而公之
俛仰逍遙者終不失正豈不尙哉余之以托名
爲幸而不敢辭者意亦有以也於是乎書

穆宗皇帝祭文

吳穹篤祐纘聖紹神道高執中德懋止仁光文
招武政舉化隆群生就日八表隨風顧惟小邦
世荷燾覆逮臣嗣緒寵錫偏湊感戴圖報夙夜
無違每切華祝既壽且康何期厭世末命遽揚
聞訃號慕痛結心腸緘辭薦悰昊天罔極於昭
在上庶幾降陟

明宗魂殿祭文

於乎皇考禮陟在天筵依几儼昭假於焉嬾嬾
小子心實思昧恭膺艱大惕厲靡逮執奠難恒
瓊灌多違誠歎克盡顧禮自非歲邁日流氣序
迭更冬孟維望霜露彌盈忱惕摧恨惘然知失
僂僂妥侑有饌芬苾微情未孚右享曷保感痛
忡忡罔極于昊預備敬修蠲饗粢醴既備
庶此躬祀適貽伊阻痛慕靡已

祭奇判尹文

維嘉靖四十三年歲次甲子九月庚子朔三十
日乙巳從弟宣務郎弘文館副修撰知製教
兼經筵檢討官奇大升謹以酒果之奠敢昭
告于亡兄判尹之靈曰嗚呼吾兄乎而遽至於
斯耶人事之不可恃而天道之不可知也耶士
林將誰使之扶而國脈將誰使之肥耶奸人
徂伺以潛驕兮善類摧沮而俱腓道開消長兮
運係盛衰撫一世以驚呼兮寧獨哭吾之私也
嗚呼痛哉兄之生世四十六歲長途未騁大運
俄替兄之美質天賦之專蕩蕩休休象莫能甄
人但見其表之凝重而不知其中之明決人但
愛其有愉愉之色而不知其有矯矯之節也雖
群趨庶僚未有以大其設施而功利之在乎國
家者亦已博也天胡厚其德而嗇其壽使斯民
不克蒙其澤也嗚呼哀哉兄之弱冠聲譽已鬱

暨乎釋褐文彩愈蔚漸達鴻羽鳴陽鳳儀薇垣
 柏府匡拂無欺日權臣之擅朝敢潛移乎威福
 機已密於打網禍將慘於指鹿但在庭之懍懍
 就不狼顧而脅息倡玉堂以抗劄奮孤忠之棘
 棘誠深自牖之納兮道符于巷之遇邪黨散落
 兮宗社益固迹不暴而智不詘兮人皆翕然而
 心服方膺柱石之寄兮佇見廊廟之卜顧欲然
 不自假兮畏盛滿以祗栗每念安危之攸繫兮
 增隱憂而御恤夫何一疾而不起兮紛慶愚而
 吊智痛九原之難作歎吾道之墜地嗚呼哀哉
 惟今茲之仲夏親遘疾以在堂極辛勤而奉藥
 蒸拂熱以致傷元氣耗而漸痺腫流毒而易染
 忽浸淫以內食奈鬼神之文僭嗟親病之未復
 罹薄祐之酷烈獨撫心以長號僅踰月而隕絕
 噫凶變之稠疊慘不忍乎復言矧家業之零落
 竟誰護而誰援嗚呼哀哉兄務大德兮不拘細
 行目理似閻兮綱維甚正譬如白玉兮瑕豈掩
 瑜琅琅炳炳兮終古不渝人今有言兮寔多異
 同厚誣醜詆兮職爲飄風亂萋斐之損眞兮設
 淫辭而助之攻是所謂以鴟鴞而笑鳳凰兮亦
 何異乎蠅蚋之嘲龍嗚呼哀哉我性剛拙兮與
 物寡合繫兄之賴兮砥礪自攝低顏逐隊兮庶
 有猷爲僂勉相濟兮歲暮爲期今其亡矣何辜
 于天摧肝裂腸淚落如泉覩靈車之載駕悵吉
 辰之不留矢寸心以冰辭視吾生之若浮嗚呼
 哀哉尚饗

祭退溪先生文

維隆慶五年歲次辛未正月甲子朔初四日丁
 卯後學高峯奇大升遠具酒果之奠再拜哭迸
 敢告于退溪先生靈座之前曰嗚呼痛哉樛
 木之摧而泰山之頽乎吾復何以爲懷也上悼
 斯文之墜地下憐晚學之失依曷爲不使我骨
 驚而魂飛也嗚呼痛哉粵在去歲仲冬之初委
 拜一書以問起居矣俄於便中獲奉患書蓋十
 月十五日所裁而託鄰邑子弟轉寄以來也既
 警我以稜角之太露又申之以時事之可虞矧
 乎物格無極之訓釋繳紛往返而不克合者竟
 同歸而并趨感幸之忱慰滿之衷言固不可以

喻而心亦不能以容也以爲如此雖未得陪杖履而親警欬亦足以滌離愁而發愚蒙也繼於是月之望因李生咸亨之倅仰修一狀以達區區之下情焉逮夫賤倅之言旋乃眷手翰以還答始言憂患之前迫益致憊倦於應接又言胸痰之暴起挾以他證而呻伏卒嘆請老之不遂勉我久閑而靜學私竊怪字畫之異昔而未始覺神氣之愆瘁妄謂舊痼之偶動當見勿藥而有喜夫豈知其爲永訣之筆而不復更承於教指也耶嗚呼痛哉臘月二十日適在錦城之西朴忽得李生之報伏聞先生易簣於初八之昏驚呼失聲痛徹心膂不自知此身之生而存也併得令孫上舍之書乃知先生寢疾之詳又知後來仰修之一狀以先生疾而不遑披達於几案之傍也茫茫天地會晤無從惟有畢餘生以遊地下庶或有以接儀刑而躡遺蹤也嗚呼痛哉竊念頑鄙之資實蒙誘掖之至恩旣深而義重每因嚮往而不敢置思欲乞郡嶺外僮得躬造於門墻慨日月之愈邁恒祝道體之鬱康何人事之不可期遽承音於不祥怛摧慕以填傷緘辭千里以寓一酌悲不能悉我之情也伏惟先生英靈之如在尙冀以鑒此微誠也嗚呼痛哉尙饗

又

維隆慶六年歲次壬申二月戊子朔十七日甲辰後學高峯奇大升謹以酒果倅奠退溪先生几筵之前曰嗚呼先生之棄後學今旣十有五月矣後學追慕之痛與日而俱積蓋愈遠而難忘也況又重之以人事世道之感乎痛哉痛哉比年以來屏伏田間雖不克盡力於研索亦時有一二之見解顧無所於訂質每念昔時往復論辨之樂尤不勝其悲也曩於初暮之際意欲遠寓一奠而路脩僕單竟不得遂恒抱悵悵之懷今敢略具薄物仰申微忱庶幾先生之昭鑒有以相我後學之志也嗚呼痛哉

祭柳景深文

維隆慶六年歲次壬申二月戊子朔十七日甲辰高峯奇大升謹以酒果告于故平安道觀察

使柳公靈几之前日嗚呼哀哉父之生世五十有六年不究其用忽焉而沒孰非天乎嗚呼哀哉公有絕人之才高世之見可以興衰而起廢可以活國而醫民也世之知公者固多而能知公之深者蓋寡矣猥以菲薄辱知辱愛從遊之久益知公之取我常望公以經世寄物之任而公亦許我以相知也意欲與公上下其議論亦足以揀一時之弊而有補於國家之萬一今其已矣長慟難窮憶在庚午孟夏公方有脩墓之行而我亦將欲解官歸鄉與一二友生造公之別相與飲酒歌呼握手起舞而散嗚呼此豈知其爲永訣者乎追思陳迹益用悲深前年之夏聞公之病深以爲憂旋聞公訃痛不可言而湖嶺阻脩一問莫致幽明愧負情掃義缺今維緘辭寓奠以效六忱尚冀英靈之俯格有以知我之悲也嗚呼哀哉

祭鄭校理文

嗚呼哀哉惟公之生質厚材良學于古訓日月就將斂其英華發之文章恢恢游刃餘巧之嘗有而不施雲水爲鄉擧衡綴杜歲暮彷徨棲神遐曠葆茲康強孰云斯人而壽不長嗚呼哀哉昔我幼歲固陋而蒙學未知方俛俛倥倥家君有命歸依于公公不我鄙講論不窮羅列小大剖析異同叢雜紛紜約之以中教我之恩生我之功今其已矣瞻仰昊穹嗚呼哀哉公之平生爲我言之其所未及我亦聞知公生之歲乙干卯支迄其少長習書誦詩潛心精究得髓去皮父母所期立揚于時屈意程度試于有司一夫目決失得推移屢舉于鄉乃始有成歲在己卯載歌鹿鳴高擢司馬象人所驚大圍方開內憂俄丁奔歸萬里痛毒熒熒苦塊靡愆三載餘生既克終禮舊業彌精名稱篤行望孚蜚英釋褐登朝乙酉之春仕不爲利與時屈伸婆娑林丘聊以奉親竟致中考在家食貧銀臺屬郎侃侃閭閻庶爲親榮不顧其身何圖酷罰遽泣大椿再自遠奔摧失精神暨更兩朝禮無違者除官一起貞操愈雅國耳公耳小心匪假薇垣柏府有言無捨經幄論思敢廢夙夜清文敏識襲蘭

懷竊上眷特紆詎倚姻婭植志揚庭懷道縱靶
 適當斯時艱艱不安巨猾據權威福暗干託義
 造事御下售姦公爲姻戚地密情寒退避難容
 僂勉朝端一朝議罪聖恩尙寬或殛或竄典刑
 不刊惟公連累只褫其官永歸田里獲守墳塋
 罪疑從輕天鑒之明謂應收用以就國成如何
 不然抑塞交并竟俾窮死孰云天行當時巨猾
 煽毒何弘陰謀秘迹鬼神莫偵人懷憤冤王誅
 乃攫物情尙慊怒移無辜譬如讐虎反逐騶虞
 以公名閥兼籍鴻儒群隨百僚豈不滿隅偃蹇
 五品一紀已徂亦足以明不附以趨矧在當時
 象皆睚眦升沈榮辱造次與俱諂諛之徒競取
 膺仕逮于罪積論以大理深淺原情輕重示軌
 誰能詭免時議所指公獲微譴蓋曰有以才高
 一世怪怒頗起陷茲釁孽推擠皆是舉彼爲詬
 昭洗難倚毀譽是非身後宜定一時之晦萬世
 之瑩公應自知我辭難罄日月之行有朝有暝
 人之於世脩短難并悠悠一夢如醉而醒慨公
 難起此意誰訂憶公眉宇尙若炯炯嗚呼哀哉
 公之罷歸道出于南故園渺渺桑梓梗楠載行
 載止稅我征驂垣廬粗完幽事可探樂而忘憂
 匪余有慙龍山插淵噴雲吐嵐雅俗相將或笑
 或談公年四十未有子男箕裘世業付之誰何
 晚而得育蘭茁其芽萬金之產古人所哦禍福
 乘除安用戚嗟高官厚祿孰與此多學語囀鳥
 塗窓棲鴉漸免于懷可言其才爺孃顧復喜莫
 能裁我常出入提携無猜嶷嶷而成心源孔開
 以公年高擬延嘉媒奄遭凶變可堪痛摧嗚呼
 哀哉我趨門下十年于茲辱知辱愛終始無疵
 期我遠大情若渴飢我未有知惟公我師寓棲
 齋庵朝暮不離顧我頑鈍常勤提撕呻吟答問
 臚臚相稽韓子遺文典謨與齊入于其中悅然
 以迷公能解剝豁其端倪我於爲文始識根祇
 次受書傳茅塞徑蹊隨文說義若鈞植泥怠惰
 守窠學而不思曾不留意以質所疑且未卒業
 悔焉可追一室歸臥每懷良規惟是迂疏不諧
 於時屢前屢却孤負吹噓一既有成喜而稱譽
 我窘貧賤東西靡居趨拜門下歲一再且笑語

怡怡傾倒無餘去歲仲夏亦曾投謁蒼顏白髮
 對我咄咄謂公已老誰斲株檝是月下浣我興
 晨發適彼縣館路揚空埽野外蒼茫有丘突兀
 肆筵列席幄幕高揭不知誰設敢自擔探邂逅
 我公袂聳眉軒萬古幽意一笑相溫我困杯勺
 醉眼昏昏不辭而出銷我別魂秋行倏盡冬候
 聿暮我在沙村縻于世故勢乖趨造空勞仰慕
 新正歸覲擬陪杖屨訃音忽至茲冤曷訴我走
 龍山喬木依然有闌其戶音容莫傳退議殯厝
 淚落濺濺日暮而歸偶經丘前寒樹號風宿草
 鎖煙悲涼之懷與哀交纏憫默嘆息何辜于天
 惟公純德世莫能加理宜保佑以衛國家半途
 而躓奄忽登霞天之施報一何偏耶仲春初吉
 我向淳昌歷訪彥老葬事商量卜地得吉龍山
 之陽我隨相視理應無殃群峯環列江水泱泱
 厥位高亢厥土燥剛可奉衣冠斯地于藏我欲
 來護銘在心腸適牽他事我憾何長謹製挽歌
 至于五章明公之義致我之志反覆曲折足以
 垂示託人遠寄未委能至日月云邁朔五而四
 阻拜几筵茹恨興喟秋園近止試于秋城屑屑
 就舉叵耐零丁路出墓下憶公心痛蔬果維旅
 清酌潑盃敬炷一辦聊表我忱惟公精爽尚祈
 昭臨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朴致道文

維隆慶六年歲次壬申二月戊子朔二十一日
 戊申高峯奇大升謹以酒果之奠告于亡友致
 道朴君之靈曰嗚呼哀哉君生癸巳少我六歲
 僭贅閑族顏熟情綴惟君資美既端既慧不驕
 不怠所學而詣逮我居憂屈首相從問我質我
 事我敬恭我亦愛君不憚劬躬神孚志協琢磨
 以忠我官于朝君在鄉園追隨稍間信義彌敦
 自我退伏君每來尋切僣見誠晤語披襟嗟我
 道孤倚君不踰擬託歲寒永荷攸攝如何一疾
 遽至斯極殞心如擣涕流橫臆粵在孟冬繫君
 訪我君適有事卒卒返駕俄聞君痛謂可勿藥
 旋知寢劇慮熬心灼畏寒難出一未就問善人
 應壽妄委天運幽明忽隔慟怛難窮裁而不培
 誰訴玄穹我來哭君音容莫通酒淚同傾視天

蒼蒼半生幽契已矣誰說君其不昧鑿我憂惓
嗚呼哀哉

明宗大王祔文昭殿樂章&nbs;&nbs;初獻

懿哉明宗纂緒弘業克孝克友純德祗協賢

庸奸迸蕩垢延康胎謀啓慶丕顯烈光

亞獻

天佑民眷有德撫盈成嗣徽趾美允蹈周行鴻

基永固躋休明祗承文母聿凝玄默匪怠匪

荒恒兢惕攘兇攬紀髦俊興赫赫隆隆治道

升深仁厚澤洽于烝黎燕翼胎謀堯禹齊於昭

在天降格洋洋祀事孔嚴臻嘉祥

竹樹書院祝文

惟公天賦之純躬履之篤逢時不遂脫輓沈璜餘光

在人流澤靡泯肇此明薦庶激懦頑

祭趙文正公文

年月日縣令某敢昭告于先正趙文正公惟公天資

茂異學履純篤逢時施設欲將措世雍熙而不幸齋

志以沒至今有志之士莫不欽慕而感慨人心秉彝

之終不泯者亦可知矣茲建祠宇用寓神棲惟公之

靈尙克臨鑒謹告

高峯先生文集卷第二

[현대역]

고봉선생문집권2

고봉선생문집 제2권 당(唐) 나라 삭방 행영(朔方行營)의 장병들이 겨울 옷을 하사한 것에 감사하는 표문(表文)을 의작(擬作)한 전차(戰車)를 출동하여 군역에 종사하니, 적개심이 복받치고 있었는데, 옷을 내려주어 수고로움을 생각하시니 은혜로운 명령에 감사하옵니다. 하늘을 우러러 보고 눈물을 흘리며 땅을 밟고 가슴속 깊이 되새기웁니다. 앞드려 생각하옵건대, 저희들은 먼 변방의 하찮은 종적이요, 향오(行伍)에 있는 쇠잔한 목숨이옵니다. 누대의 조정에서 힘을 펴니 실로 장엄한 원용(元戎)을 갖추었고, 여러 대에 충성을 바치니 끝내 큰 원수들을 평정하는 것을 볼 것입니다. 병진(兵塵)이 한번 일어남으로부터 격서(檄書)가 이리저리 왕래했습니다. 징발령이 여러 번 본군(本軍)에 내려졌으니, 경영함에 국가의 일을 감히 견고히 하지 않겠습니까. 바람을 무릅쓰고 비 속에 달리니 거의 발자취가 강산에 두루 미쳤고, 갑옷을 벗고 창을 휘두르니 칼날에 목숨을 맡겼습니다. 한당에 세 번 승첩을 올리는 공을 세우지 못했는데, 마침내 구중궁궐(九重宮闕)의 은혜로운 열 줄 글월을 내려주셨습니다. 은혜는 살속에 무뎠었고 영광은 사람들의 귀와 눈에 빛나옵니다. 촘촘히 옷을 껴맸으니, 마치 자모(慈母)의 수중(手中)에서 나온 듯하옵고,

입어서 따뜻하오니 전사들의 몸에 알맞습니다. 어찌 다만 솜을 끼고 있는 따뜻함뿐이겠습니까. 더욱 결초보은(結草報恩)하려는 정성이 격동되옵니다. 이것은 성상께서 사람을 보실 때에 혹시 상하지 않으려나 염려하시고, 복을 내림에 치우침이 없으시기 때문이옵니다. 한 사람이라도 제 살 곳을 얻지 못할까 염려하시어 두터운 은혜를 내리셨고, 만사가 모두 그 마땅함을 얻도록 조처하여 은혜가 두루 미쳤습니다. 매양 멀리 수자리사는 군사들의 고생을 생각하시어 일신의 추위보다도 더 염려하셨으니 그 은혜는 막걸리를 물에 타서 함께 마신 것과 같고, 덕은 백골(白骨)을 묻어 준 것과 같습니다. 감히 어리석은 생각을 다하고 노둔한 재주를 더 힘쓰지 않겠습니까. 그리하여 적을 무찌르고 깨끗이 소탕하여 남쪽과 북쪽의 잃은 땅을 다시 수복하고, 편안히 쉬면서 백성들을 길러서 죽으나 사나 영원히 은혜에 젖어 있으려 하옵니다. 당 나라 중서시랑(中書侍郎) 안사고(顏師古)가 왕회도(王會圖)를 지을 것을 요청하는 표문을 의작한 성덕(聖德)이 크게 미치니 도는 가까운 곳이나 먼 곳에 모두 통하고, 풍속이 나쁜 지방의 사람도 다 와서 조회하니 교화는 안과 바깥에 간격이 없습니다. 마땅히 반박(般礪)의 손을 빌려 모습을 그려 걸어놓아야 할 것이옵니다. 신은 앞드려 생각하옵건대 성상께서는 영기(靈氣)를 모으고 건운(乾運)에 응하여 적부(赤符)를 잡고 등극하셨습니다. 큰 화로에 탕척(盪滌)하니 옛것을 개혁하고 새로운 것을 만듦에 합당하옵고, 수역(壽域)이 은혜에 흠뻑 젖었으니,

참으로 똑같이 인자하게 여겨 한결 같이 사랑하셨습니다. 사방이 풍동(風動)되오니, 육합(六合)이 물처럼 달려옵니다. 이역(異域)에서는 산을 사다리로 올라오고 바다를 배로 항해하여 다투어 폐백을 바치며 머리를 조아리옵니다. 그리하여 하늘 아래 땅 위에서 모두 예물(禮物)을 갖고 진심으로 돌아오고 있습니다. 이마에 문신(文身)한 남만족(南蠻族)과 편발(編髮)한 오랑캐들이 함께 와서 성복(盛服)을 입고 아름다운 음식을 먹으면서 기뻐하고 있습니다. 구중궁궐에서는 찬란한 위의(威儀)를 크게 열었고, 여러 제후왕들의 의관(衣冠)에는 겸하여 기괴한 얼굴도 끼어 있습니다. 이것은 전고(前古)에도 듣지 못한 것이니, 어찌 지금에 직접 보리라고 생각했겠습니까. 먼 변방에 끝까지 병력을 동원한 한 무제(漢武帝)의 지나친 무력행사를 누추하게 여기고, 뜰에서 한가로이 춤을 춤은 순(舜) 임금의 문치(文治)를 베푸는 것과 같습니다. 비록 이러한 사실이 역사책에 찬란히 빛난다 하더라도 또한 이것을 그림으로 그려서 아름다움을 남기는 것이 좋지 않겠습니까. 아, 훌륭합니다. 문명한 시운이요, 크게 형통할 때입니다. 앞

드러 바라옵건데, 성상께서는 급히 사관(史官)들을 명하여 이들의 모양을 그려서 지금의 이 수성(守成) f1h을 사람들이 듣고 보게 한다면 어찌 당시에만 거울이 될 뿐이겠습니까. 어려움을 자손들에게 보여 주어 거울로 삼게 한다면 더욱 후손들이 길이 힘입을 것입니다. 신이 감히 어리석은 생각을 다하여 성 대한 규모를 기술하지 않겠습니다.

비록 여오(旅獒)를 물리치고 책을 지은 보석(保奭)의 경계에 부끄러우나, f1h 월상(越裳)에서 꿩을 올려 덕을 밝힌 공단(公旦)의 아름다운 일을 바라보겠습니다. f2h 조선국왕이 신황제(新皇帝)가 등극한 것을 하례한 표문(表文) 서물(庶物)에 으뜸으로 나와 육룡(六龍)을 타고 천하를 다스리며 f3h 성인의 교훈을 받들어 만방을 어루만지고 법을 세웠습니다. 경사는 종묘 사직에 뻗치고 즐거움은 온 해내(海內)에 무뻗었습니다. 신을 옹드려 생각하옵건대, 황제 폐하는 아름다운 자질이 원(元)에 맞고 밝은 지혜가 도락을 겸하셨습니다. 유조(遺詔)를 받들어 도를 생각하니 일동(一動) 일정(一靜)이 진실로 마땅하옵고, 유명(遺命)을 받들어 일을 처리하니 상(賞)과 벌(罰)이 모두 합당하옵니다. 양(陽)이 열리고 음(陰)이 달하듯 하여 기회를 전이(轉移)시키고, 우레가 치듯 바람이 날으듯 하여 위엄을 행하십니다. 한(漢), 당(唐)을 멀리 뛰어넘어 삼대(三代)의 전통을 잇고, 성자(聖子), 신손(神孫)이 계승하여 한 시대의 문장을 새롭게 하였습니다. 지극한 교화는 가이 없으니 태평의 상징이 분명하옵니다. 큰 은혜가 넉넉하게 넘실대니 나쁜 것과 아름다운 것이 모두 살고, 옥새 [璽] 로 온화한 글을 내리시니, 늙은이들은 잠시라도 죽지 않고 더 살기를 원하옵니다.

사나운 오랑캐들은 낮이 달아나 멀리 숨고, 어리석은 백성들은 마음을 고치고 아름다운 일을 행하고 있습니다. 바다를 항해(航海)하고 산을 넘어와 아홉 번 통역을 거쳐 공물(貢物)을 바치고, 창을 던지며 전마(戰馬)를 풀어 놓으니, 다섯 병기(兵器)를 거두어 평화롭습니다. 풍성하고 형통할 시기에 응하였으니, 융경(隆慶)이라는 연호(年號)가 진실로 맞습니다. 신은 옹드려 생각하옵건대, 외람되이 용렬한 자질로 폐봉(弊封)을 지키고 있습니다. 원반(鵷班) f1h에 참례할 수 없으니 남산(南山)의 축수(祝壽) f2h를 헛되이 올리우고, 봉궐(鳳闕) f3h에 마음이 달려가니 북극성(北極星) f4h의 계신곳을 길이 우러러볼 뿐입니다. 사은표(謝恩表) 육룡(六龍)이 하늘을 다스리니 크게 새로운 명을 내리고, 만민(萬民)이 성인을 우러러보니 특별한 은혜에 흠뻑 젖어 있습니다. 감사함을 형용하기 어려우니, 분골쇄신하여도 이 은혜 갚기 어렵습니다. 신은 옹드려 생각하옵건대, 외람되이 부족한 자질로 외번(外藩)을 지키고 있습니다. 조그마한 보답도 올리지 못하오니, 한갓 산(山)처럼 장수하시기를 빌 뿐이옵고, 은택의 영화를 내리시니 광주리에 가득한 선물을 받았습시다. 은총이 이와 같으니, 이것은 지난 옛날에도 드문 것이었습니다. 신은 옹드려 큰 도량으로 널리 포용해 주시고 작은 나라를 사랑하시는 깊은 인(仁)을 만나서 마침내 먼 지방이 더욱 지극한 덕에 젖게 되었습니다. 삼가 제후왕의 도리를 지키오니 북극성을 향하는 성심이 배나 더하옵고, 황제의 위엄을 공경히 맞이하오니 의상(衣裳)을 드리우는 신화(神化) f1h를 길이 받들겠습니다. 방물표(方物表) 은총이 하늘로부터 내리니, 공경히 큰 은혜를 받았습시다. 이에 지방의 방물을 올려 감히 작은 정성을 표하나이다. 이상의 물건들은 가지수가 적고 제조(製造)도 또한 영성하오니, 어찌 윗사람을 받드는 예의에 합당하겠습니까마는, 이것으로써 가슴 속에 쌓인 정성을 표시할 뿐이옵니다. 황태후(皇太后)에게 존호(尊號)를 높였을 때에 하례한 표문 대통(大統)을 이어 지위를 바로 하니 황제의 운행이 더욱 밝으며, 책을 펴서 아름다운 덕을 드날리니 모의(母儀)가 더욱 드러나옵니다. 이것을 보고 듣는 자들이 누구인들 경하하고 기뻐하지 않겠습니까. 신은 옹드려 생각하옵건대, 황제 폐하는 하늘을 법받고 영특함을 지니셨으며, 도를 체행(體行)하여 부합되었습니다. 두 궁 [兩宮] 의 존호를 높이니 예의가 겸하여 높고, 백행(百行)의 근원인 효행을 크게 드러내오니 정감(情感)이 또한 지

극하옵니다.

이에 옥전(縟典)을 펴니 칭송하는 소리를 보겠습니다. 신은 엮드려 생각하옵건대, 다행히 좋은 시절을 만나 외람되이 변방을 지키고 있습니다. 마음은 늘 자극(紫極)f1h에 가 있으나 바빠 명을 받드는 반열에 끼지 못하오며, 몸은 청구(靑丘)에 묶여 있으나 손뼉 치며 축수하옵기를 배(倍)로 하옵니다. 방물표(方物表) 어버이를 현양(顯揚)하는 예(禮)가 엄하여 큰 칭호를 올리셨으니, 윗사람을 받드는 의(義)가 있어 감히 하찮은 정성을 펴옵니다. 이상의 물건들은 제조가 좋지 못하옵고 가지수도 많지 않으나 산과 바다 같은 큰 도량으로 작은 정성을 용납해 주시기 바라옵니다. 성절표(聖節表) 용덕(龍德)이 양(陽)을 당하니f2h 하늘로부터 내린 복이 크고 무지개 빛이 물가에 영기니 열달 만에 태자(太子)를 낳는 상서(祥瑞)가 있었습니다. 경사는 종묘에 뻗치고 즐거움은 온 천하에 고르옵니다. 신은 엮드려 생각하옵건대, 황제 폐하께서는 총명이 밝으시고 성(誠),경(敬)의 공부가 날로 진전되옵니다

큰 강령(綱領)과 작은 조목(條目)이 제대로 시행되니 치도(治道)는 삼대(三代)에 비길 만하옵고, 가까운 지방이 편안하고 먼 지방 사람들이 기뻐하니 신화(神化)는 온 팔황(八荒)에 미치옵니다. 신은 엮드려 생각하옵건대, 외람되이 부족한 자질로 다행히 좋은 시대를 만났습니다. 몸은 청구(靑丘)에 매여 있어 옥홀(玉笏)을 잡은 반열에는 참여하지 못하오나, 마음은 자달(紫闈)에 달리오니 축수하는 정성이 배나 더하옵니다. 건곤(乾坤)의 기운이 합하여 무지개 빛이 물가에 가득한 상서f1h를 열었으니, 온 천하가 기뻐하며 모두 용지(龍墀)f2h의 경사를 우러러보고 있습니다. 덕화가 미치는 곳에 모두들 기뻐하여 춤을 추고 있습니다. 신은 엮드려 생각하옵건대, 폐하의 강건(剛健)한 덕이 날로 새로워지고 총명이 크게 밝습니다. 먼 곳을 회유하고 가까운 곳을 교화하니 만방을 어루만져 제후들을 위로하며, 하늘을 공경하고 백성들을 위하여 부지런히 힘쓰시니 오복(五福)을 거두어 여러 공적이 잘 이루어지고 있습니다. 이에 탄생한 절후를 만나니 더욱 큰 복이 이르게 되었습니다. 신은 엮드려 생각하옵건대, 외람되이 용렬한 자질로 성스런 때를 만났습니다. 동쪽 지방에 몸이 묶여 있어서 비록 조정의 축하하는 반열에는 참여하지 못하오나, 복극성을 향하는 정성은 깊사오니, 화봉(華封)의 축원f3h은 배나 더하옵니다. 또

[又]

날은 용(龍)이 하늘에 있으니, 문명(文明)하고 덕화(德化)가 흠족한 시운이 이르렀고, 상서로운 무지개가 물가에 돌고 있으니 마침내 탄생하신 시기가 돌아왔습니다. 이에 모든 보고 듣는 자들이 기뻐하고 춤추고 있습니다. 신은 엮드려 생각하옵건대, 황제 폐하는 총명예지(聰明睿智)하고 성스런우며 넓고 깊사옵니다. 가까이 있는 사람들이 기뻐하고 멀리 있는 사람들이 오니 여러 나라들을 큰 법도 안에 두시고, 악(樂)이 화하고 예(禮)가 구비되니 보위(寶位)를 지극한 인(仁)으로 지키시옵니다. 이에 좋은 때를 맞이하여 더욱 큰 복을 받으십니다. 신은 엮드려 생각하옵건대, 외람되이 용렬한 자질로 다행히 기록한 때를 만났습니다. 저 제장(鯤峯)에서 신 [履] 을 받았사오나f1h 몸은 경대부의 반열에 참여하지 못하고 대궐에서 태평정치를 하시는 것을 생각하여 화산(華山) 숭산(嵩山)의 축수를 올리옵니다. 성균관(成均館)에서 유생들로 하여금 잡서(雜書)를 보지 못하게 할 것을 청하는 전문(箋文)을 의작함 일통(一統)을 크게 하여 도(道)를 응집하니 이미 순수한 큰 규모를 세웠고, 여러 길에 현혹되면 참된 진리를 잃으니 마땅히 박잡(駁雜)한 유폐(流弊)를 억제하여야 합니다. 이에 관견(管見)을 다하여 천용(天容)f2h에 요구하옵니다. 신은 엮드려 생각하옵건대, 전하께서는 본성을 순히 하여 도리가 진실로 맞사옵고, 학문을 주장하여 나날이 진전되고 있습니다. 요순을 사모하여 도야(陶冶)하니, 양양(洋洋)한 예약이 아름답사옵고, 주공(周公),공자(孔子)를 본받아 가르침을 베푸니 옥옥(郁郁)한 문장이 찬란하옵니다. 많은 선비들이 흥기(興起)하옵고 아름다운 풍속이 변화되었습니다. 다만 사람들은

뒤틀린 것을 싫어하고 새로운 것을 좋아하여, 혹 박학(博學)을 힘쓰고 화려함을 다투고 있습니다. 심성(心性)을 논함에 있어서 는 자못 정(程), 주(朱)의 유서(遺書)와 배치되고, 이치를 분석함에 있어서는 육(陸), 양(揚)의 말에 물들고 있습니다. 이것은 여러 성인의 법으로 해아려봄에 소득이 없사옵고, 일에 시행하자니 방해가 있습니다. 부정(不正)한 학설을 막아서 인심을 바로잡아야 하옵는데, 세상에는 맹자(孟子) 같은 분의 변론이 없사옵고, 성인의 말씀을 업신여기며 여러 입을 놀리고 있으니 때로는 몽자(蒙莊)의 기풍을 볼 수 있습니다. 이것은 실로 유식한 자들의 깊은 걱정이니, 어찌 선비들을 밝은 경계로 신칙하지 않을 수 있겠습니까. 육경(六經)은 일월(日月)과 같으니 어찌 그 광명함을 보기 어렵겠으며, 천성(千聖)들은 뒤틀린 법도가 있으니 또한 그 실마리를 찾을 수 있습니다. 신은 엮드려 바라옵건대, 전하께서는 큰 호령(號令)을 내리시어 빨리 혼미한 길을 돌리소서. 성인을 비난하는 책을 읽지 못하게 하면 올바른 추향(趨向)을 알게 할 수 있을 것이며, 괴상한 의논을 세우지 못하게 하면 마음을 온전히 보전할 것입니다. 이렇게 되면 마땅히 자신을 법도로 단속하고 선비들을 행동으로 지도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이천(伊川)의 간상학제(看詳學制)를 써서 비록 한 세대의 법도를 다 변화시키지는 못하더라도 호안정(胡安定)이 작신(作新)한 정성을 본받는다면 거의 천년의 국운을 기대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광주향교(光州鄉校) 대성전(大成殿) 상량문(上樑文) 삼가 생각하건대, 천리(天理)는 사람의 마음에 있어 비록 베어버리고 녹여버리려 해도 없어지지 않고, 교화는 시운에 달려 있어 반드시 훈증(薰蒸)하고 융액(融液)하여야 이루어진다. 이에 학규(學規)를 일신(一新)하고 문묘(文廟)의 모양을 거듭 빛내었다. 상(庠), 서(序), 학(學), 교(校)의 교육을 시설함은 삼대(三代)가 인륜을 밝힌 것이었고, 제기와 우악(羽籥)의 위의(威儀)를 엄격히 함은 만방(萬方)이 선성(先聖)의 제사를 높이 받드는 것이었다. 이 동방(東方)은 공자(孔子)께서도 거주하고 싶어하신 지방이다. 집집마다 공맹(孔孟)을 외고 있으며 가호마다 주정(周程)을 높이고 있으니 문치(文治)가 크게 빛나고, 시서(詩書)를 열심히 읽고 예악(禮樂)을 좋아하니 선비의 습관이 바르고 순박하다. 백성들이 부유하고 많은 때를 만났으니 참으로 문명하고 덕화가 흠족한 교화를 보게 되었다. 해양(海陽)의 옛 지역은 호남(湖南)의

큰 고을인데 뽕나무와 삼, 버와 곡식이 가득하니 백성들은 농업을 즐기는 이가 많고, 명경(名卿)과 사대부(士大夫)들이 자취를 이었으니 사람들은 나아갈 방향을 알고 있다. 다만 유궁(儒宮)이 오래되어 기울고 비가 새니, 실로 도맥(道脈)이 따라 영체(零替)하게 되었다. 기동과 들보, 서까래가 퇴락하니 고로(故老)들은 서글퍼하고 있으며, 등잔불을 켜고 책을 보는 일이 적막해지니 후생들은 나태해져 있다. 아, 완전히 보수하기가 쉽지 않았으나 고쳐 만드는 것은 다행히 어렵지 않았다. 이것은 성주 함하(城主閣下)께서 인(仁)은 봄의 햇볕처럼 따뜻하고 의(義)는 가을의 산악처럼 높아 문명한 시대의 덕스러운 정사를 펴니 불우(不遇)한 자들이 은혜를 알았고, 창성한 시운의 인재들을 배양하니 적막한 자들도 학문을 사모하게 되었다. 이에 삼시(三時)의 틈을 이용하여 단시일에 역사를 끝냈다. f1h 공경히 영령(英靈)을 모시는 묘전(廟殿)을 맨처음 이룩하였고, 인재를 육성하고 육예(六藝)를 강(講)하는 재사(齋舍)를 수리하였다. 여덟 창문이 영롱하니, 몇 길의 담장이 빛난다. 어찌 눈앞에 우뚝 서 있을 뿐이겠는가. 장차 당하(堂下)에서 걸음을 걸으며 학문을 익힐 것이다. 일월이 비치고 사시가 운행되니 유도(儒道)가 크게 밝아짐을 기다리겠고,

종묘(宗廟)가 아름답고 백관(百官)이 풍부하니 누가 성인의 문에 들어가기 어렵다 의심할 것인가. f1h 이는 곧 무성(武城)의 현가(絃歌)와 같으니 삼가 비궁(闕宮)의 의식을 편다. 어영차 떡을 대들보 동쪽에 던지노니 하늘이 도맥(道脈)을 지금으로부터 높이 하시네 현가(絃歌)는 어찌 다만 오공(吳公)뿐

이것는가 백성의 풍속은 예약에 따라 아름다우리 어영차 떡을 들보 남쪽에 던지노니 고기 뛰놀고 술개 나는 속에 온갖 이치 담겨 있네 모름지기 명(明),성(誠)의 공부4h 두 가지 세워야 하고] 또 경(敬),의(義)의 공부5h 서로 참여해야 함을 알아야 하네 어영차 떡을 들보 서쪽에 던지노니 옛 제도와 새로운 규모 밝아 흥미하지 않네 이 도가 크게 형통할 날이 있으리니 부자집 아이들 어찌 감히 초라한 반찬 비웃으랴 어영차 떡을 들보 북쪽에 던지노니 제자들이 지금까지 존경하고 본받는다오 훌륭한 규모가 없다고 말하지 마오 후현들이 모름지기 다시 윤색을 가하리 어영차 떡을 들보 위에 던지노니 문학의 기염(氣焰)이 만장이나 높으리 우리 임금 보좌하여 태평성대를 이룩하니 고을마다 장수와 정승이 많이 배출되리 어영차 떡을 들보 아래에 던지노니 이로부터 궁한 마을에도 아름다운 교화가 흐르리라 성인의 도가 하늘에 빛나고 백일처럼 밝으니

제생들은 마땅히 그 큰 것을 알아야 하리 삼가 원컨대 상량한 위에 패옥(佩玉)을 차고 청금(靑衿)을 입은 선비들이 많고 많아 거문고 타고 글 읽는 소리 양양(洋洋)하게 하고 천백 년 동안공고(鞏固)해서 비가 침노하거나 바람이 흔들지 말게 하며 억만세에 유전하여 산처럼 높고 물처럼 길 뿐만이 아니게 하소서. 광녕도어사(廣寧都御史) 아무 [某] 가 총병관(摠兵官) 양조(楊照)를 유임시켜서 북쪽 오랑캐를 막을 것을 요청하는 주문(奏文)을 의적함 광녕도어사 신 아무는 유임하여 오랑캐를 막는 일을 삼가 아뢰옵니다. 신이 보오니 훌륭한 공을 폐하지 않음은 제왕들의 큰 도량이옴고, 옛장수에게 소속되기를 그리워함은 군민(軍民)들의 지극한 소원이옵니다. 역사책을 상고하오니, 전한(前漢) 시대에 흉노(匈奴)가 횡포를 부려 변경을 소요시키자, 효무황제(孝武皇帝)는 이광(李廣)으로 하여금 우북평(右北平)을 지켜서 오랑캐 군사들을 진압하게 하였습니다. 이에 다시 그를 수용(收用)하여 고군(故郡)으로 돌아가게 하자, 흉노들은 두려워하고

이광을 비장군(飛將軍)이라고 이름하여 수년 동안 피하고 감히 들어와서 노략질하지 못했습니다. 건무(建武) 연간에 영천(潁川)에 도둑이 일어나자, 광무황제(光武皇帝)는 몸소 용거(戎車전차)를 타고 영천으로 갔으며 집금오(執金吾)로 있던 구순(寇恂)이 구경(九卿)으로 있다가 다시 나가서 국사를 위해 노력했습니다. 적(賊)이 평정되자, 광무황제는 끝내 그를 군수로 임명하지 않으니, 백성들은 길을 막고 구군(寇君)을 더 유임시켜 줄 것을 소원하였습니다. 이에 마침내 그를 장사(長社)에 머물러 하여 새로 소속된 사람과 옛백성들을 보살피게 하였습니다. 이것을 근거하여 자세히 살펴보면 유임하는 일은 옛날에도 분명한 준례가 있었습니다. 이것은 비단 관리와 백성들이 그 위엄과 신의에 복종하여 호령이 행해지기 쉬울 뿐만 아니라, 또한 오랑캐와 적들이 두려워하여 감히 침략하려는 마음을 함부로 내지 못하여서 참으로 좋은 계책이 되기 때문입니다. 신은 엿드려 생각하옵건대, 성조(聖朝)께서는 개운(開運)한 이래로 문,무를 함께 닦고 위엄과 덕이 겸하여 드러나서 회유하는 은혜가 멀리 사방오랑캐에 미쳐서 하늘 끝과 땅 끝까지 신하로 소속되지 않은 이가 없습니다. 그리하여 산을 넘어오고 바다를 향해하여 폐백을 드리고 공물을 바치고 있으니, 천지가 개벽된 이후에 일찍이 들어보지 못한 바이옵니다. 다만 이 달단(韃靼)의 여러 종족들은 호랑이와 이리떼 같은 심장(心腸)으로

성조(聖朝)에서 잘 길러주신 은혜를 생각하지 않고, 멋대로 함부로 엿보아 가볍게 도둑질과 노략질을 자행하고 있습니다. 여우와 쥐새끼 같은 무리들을 모아 천지 같이 큰 나라를 업신여기면서 성읍(城邑)을 습격하고 노약자들을 죽이고 사로잡으며 가축들을 빼앗아 가니, 조야(朝野)가 함께 분해하고 있습니다. 지난 경신년에 도 감히 개와 양떼 같은 무리들을 거느리고 와서 곧바로 해주위(海州衛)로 쳐들어오니, 성세(聲勢)가 매우 성하여 보루(堡壘)들이 놀라고 소요되었습니다. 이때 마침 현재 요동총병관으로 있는 양조(楊照)가 군대를 조발(調發)하고 대응하여 위엄과 무력을 드날림으로 말미암아 한 지방

의 백성들은 집안 식구들을 잘 보호하게 되었고, 수만 명의 오랑캐 군사들은 죽어서 해골이 드러나고 말았습니다. 그후 이곳을 점령하고 있던 오랑캐들은 개전(改愼)할 마음을 품지 않고, 쇠잔한 무리들을 불러 모아 계속 소요를 일으켜서 조정의 걱정거리가 되고 있습니다. 신은 헤아리옵건대, 백년 동안의 이 적들을 짧은 기간에 무찌를 수는 없사오니, 훌륭한 장수를 가려 책임을 맡겨서 변방을 진압하고 오랑캐의 기세를 꺾어야 할 것입니다. 그런데 이러한 인재는 구하기 어렵고 큰 공로가 있으면 기록할 만하오니, 비록 조그만 잘못이 있을지라도 당연히 그를 곧바로 등용하여야 할 것입니다. 옛날 위상(魏尙)이 운중 태수(雲中太守)가 되었다가 죄에 걸려 상방(尙方)에 갇히어 있었는데, 문제(文帝)는 풍당(馮唐)의 말을 듣고는 즉시 그를 석방하여 그 임무를 다시 맡게 하였습니다. 하물며 이 사람에게 있어서는 공(功)만 있고 죄가 없지 않습니까. 비록 지난날에 탄핵을 받고 흩어져 머물고 있사오니 유임하여 훌륭한 성과를 거두게 하는 것은 사체(事體)에 장애되지 않습니다. 더구나 본위(本衛)에 있는 군민(軍民)들의 심정을 살펴보면 모두 이 사람이 장수가 되어서 철옹성(鐵甕城)을 이루기를 바라고 있습니다. 신은 엎드려 바라옵건대, 크게 성지(聖旨)를 내리사 앞에 거론한 양조를 본위에 유임시켜 그로 하여금 적의 흉한 예봉(銳鋒)을 소탕하도록 하소서. 이와 같이 하면 행여 전사들은 분발하는 기운이 있을 것이요, 백성들은 다시 소생할 가망이 있을 것이니, 천하가 매우 다행일 것입니다. 이 때문에 삼가 주문을 올리옵고, 엎드려 칙지(勅旨)를 내리시기를 기다리옵니다. 삼가 아뢰옵니다. 변무주(辨誣奏) 여러 조정에서 신변(申辨)하였으나, 끝내 올바로 되지 못했었는데, 이 변무주로 인하여 「회전(會典)」을 개정해서 종계(宗系)가 비로소 올바로 되었고, 국가의 무함이 밝게 씻어졌다. 조선국왕(朝鮮國王) 신(臣) 성휘(姓諱)는 은혜를 받아 무함을 변명하는 일을 삼가 아뢰옵니다. 지난 가정(嘉靖) 42년(명종 18, 1563) 4월에 신의 아버지인 선신(先臣) 공헌왕(恭憲王) 휘(諱)가, 「대명회전(大明會典)」에 국조(國祖)의 선신인 강헌왕(康獻王) 휘를 이인임(李仁任)의 아들이라 한 것과 모두 왕씨(王氏)의 네왕을 시해(弒害)했다는 등의 말은 모두 억울한 무함에 해당되는바 근래 여러 열성조(列聖朝)에서 개정하도록 명령하셨으니 이에 전후에 변명한 사정을 통찰하시고 조사해서 새로 편찬하는 「회전」에 넣을 것을 바란다는 사의로써 주문(奏文)을 갖추어서 차임(差任)한 배신(陪臣) 김주(金澍)에게 아뢰게 하였습니다. 그후 예부(禮部)의 자문(咨文)을 받았는데, 그 대략에 "내부(內部)에 공문을 보내어 전년에 간행한 「회전」 중 조선국에 대한 한 책을 한림원(翰林院)에 보내어서 본국에서 이런 내용을 요약하여 찬정해서 황제께서 흥정(欽定)하신 후 본조(本條)의 끝에 부록(付錄)하고, 인하여 황제께서 칙서(勅書) 하나를 내리시어 성상의 뜻을 밝게 보이라는 등의 내용으로 본부(本部예부)상서 겸 한림원학사(兼翰林院學士) 이춘방(李春芳) 등이 제(題)를 갖추어 올렸던바, 가정 42년 9월 8일에 성지(聖旨)에 시(是)라 함을 받았으므로, 이것을 준행하기 위하여 한림원에 공문을 보내어서 기록하게 하였다. 그후 이어서 소사 겸 태자태사 이부상서 무영전태학사(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武英殿太學士) 서계(徐堦) 등이 「회전」에 원래 기록된 조선국의 일을 금주(今奏조선국주문)에 찬입하여 게첩(揭帖)을 갖추어서 어람(御覽)에 올리오니, 엎드려 원하옵건대 성명(聖明)께서는 채택하소서.'라고 제(題)하였던바, 성지에 시(是)라 하였고, 예부에 알리라 하셨으므로, 이것을 공경히 받들어 행한다. 이에 자문을 보내며 아울러 「흥정회전(欽定會典)」에 부록하여 자못 조사해서 시행하려 하는바,

그 부록인 「흥정개정회전(欽定改正會典)」에 영락(永樂)원년(태종 3 1403)에 국왕이 조훈 조장(祖訓條章)에 실린 종계를 변명해 줄 것을 아뢴바 황제께서는 개정하도록 허락하였으며, 가정(嘉靖) 8년(중종 24 1529)에 조선국 사자(使者)가 자세히 말하기를 「국왕의 시조(始祖) 성 휘(姓諱)의 아버지는 바

로 이자춘(李子春)이요, 이인임(李仁任)이 아니다。」 하였으므로 우리는 종계를 대조하여 사관(史館)에 보내었고, 42년에는 조선 국왕이 다시 종계를 개정할 것을 요청하였으므로 예부에서 변무주를 본국 사실의 아래에 기록할 것을 요청하였던바, 황제께서는 이를 따르셨다.’고 하는 내용이다."하였습니다. 가정 42년 12월에는

원차배신(原差陪臣)인 서장관(書壯官) 이양원(李陽元)이 칙유(勅諭)를 받들어 왔는데, 그 내용에"아, 그대 조선국왕 성(姓) 아무는 대대로 공손하고 순종하여 나의 동쪽 번병(藩屏)이 되었다. 여러번 선조(先祖)의 종계를 가지고 개정할 것을 요청하였으니, 이는 선조가 무함을 받은 것을 부끄러워하여 밝게 씻으려고 급급해 하는 것이다. 그 정성이 말에 나타나므로 나는 특별히 그대가 아뢴 것을 윤택한다. 그리하여 사관(史館)에 선부(宣付)하여 「회전」의 옛 글 밑에다가 그대 조상의 진짜 파(派)를 기재하여 잘못된 것을 바로잡고 사실을 기록하여 해와 별처럼 밝게 하려고 한다. 중국 조정과 그대의 나라에서는 조선 국왕의 시조가 이자춘에게서 나왔고 이인인에게서 나오지 않았음을 모두 알고 있다. 이에 칙서를 내려서 그대에게 보여주노니, 그대는 공경히 받들라."하였습니다. 이것을 받자옵고 선신인 휘와 온 나라의 신하와 백성들은 기뻐하고 감격하여서 표문을 올려 사례하였습니다. 그러나 그후 「흥정개정」을 살펴보니, 아직도 미진한 부분이 있습니다. 다만 국조의 내력만을 기록하였고, 네 왕을 시해했다는 무함의 본말(本末)은 서술하지 않아서, 선신인 휘로 하여금 악명을 입게 하여 끝내 천하에 이것을 드러내어 밝히지 못하게 하였으니,

후세 신자(臣子)의 정리에 더욱 그대로 있을 수가 없었습니다. 선신인 휘는 애통한 마음을 안고 다시 아뢰고자 하였으나, 그후 모친상을 당하여 몸이 수척해져 병을 이루어서 한을 품고 죽었습니다. 이것은 실로 신하와 온 나라 신민들이 깊이 애통해 하는 바입니다. 신은 성은을 입어 옛 전통을 이었사온데, 마양 선조의 원통함이 완전히 신설(伸雪)되지 못하옵고, 선부(先父)의 뜻이 다 퍼지지 못함을 생각하여 걱정스러고 민망해 한 지가 여러 해이옵니다. 신은 엎드려 생각하옵건대, 신하가 임금을 섬기는 자식이 아버지를 섬기는 것과 같으니, 신하가 억울하고 민망한 뜻이 있으면 군부(君父)에게 하소연하지 않을 수 없다고 여기옵니다. 이것은 천리(天理)와 인정(人情)에 필연적인 것입니다. 신이 만일 치욕을 참고 민망함을 가슴 속에 품고 있으면서도 끝내 성상 폐하에게 피력하지 않는다면 이것은 도리어 천지(天地)가 함께 만물을 길러주는 인(仁)을 스스로 막는 행위이니, 신은 감히 이런 짓을 할 수가 없습니다. 신은 엎드려 살펴보니, 영락 원년 11월에 선신인 공정왕 휘가 종계에 관한 일을 가지고 사유를 갖추어 주문을 올렸던바,

예부 상서 이지강(李至剛) 등은"태종문황제(太宗文皇帝)의 성지에'조선 국왕이 아뢴 것을 보니, 이미 이인인의 후손이 아니다. 생각건대 이것은 전에 잘못 전해진 말을 들어서 잘못 기록한 듯하니, 이를 개정하도록 허락한다.'하시는 황제의 분부를 공경히 받았다."하였습니다. 그후 정덕(正德) 13년(중종 13 1518) 7월에는 선신 공희왕(恭僖王) 휘가 종계와 악명 등의 내용을 가지고 주문을 갖추어 올렸던바, 예부 상서(禮部尙書) 모징(毛澄) 등이"이 아무개 [李某] 가 나라를 얻고 국호를 고친것은 모두 태조황제(太祖皇帝)의 명에서 나왔습니다. 성은으로 내려 주신것을 보면 결코 우연한 일이 아니요, 또 이인임의 후손이 아니라는 것은 이미 태조황제의 조지(詔旨)가 계시오니, 개정하도록 허락하소서. 「일통지(一統志)」에는 또 분명히'왕요(王瑤 공양왕(恭讓王)의 성명은 혼미하여 이 아무개가 여러 대중에게 추대된 바가 되었다.'고 기재되어 있어서 조선에서 지금 아뢴 것과 대략 서로 부합합니다. 신들은 바라옵건대, 황상(皇上)께서는 문(文)을 좋아하고 예(禮)를 지키는 나라(조선)를 생각하시고, 조상을 위하여 변무하는 정성을 굽어 살피사,

저들의 요청을 들어주시고 칙서 하나를 내려서 성상의 뜻을 효유하도록 하소서."라는 내용의 제문을 올렸던바, 무종황제(武宗皇帝)의 성지에"조선국왕의 정성과 효성은 생각할 만하니, 다시 칙문을 써서 왕에게 주어 알리도록 하라."하였습니다. 정덕 14년 4월에 원차배신인 남곤(南袞) 등의 칙유(勅諭)를 받들어 왔는데"그대 선조인 성 휘는 원래 이인임의 후손이 아님을 우리 태종문황제(太宗文皇帝)께서 이미 명령을 내리시어 개정하도록 준허(准許)하셨으며, 이제 또 그대가 주문을 갖추어 진정(陳情)하니, 그대의 효성을 생각할 만하다. 특별히 요청함을 윤택하여 주고 칙문을 내리어 나의 뜻을 효유하노니, 그대는 공경히 받들라."하였습니다. 가정 8년 8월에 배신인 유보(柳溥) 등이 경사(京師)로 달려가 「대명회전」을 중수(重修)함을 알고는, 본국의 원래 주문 및 태종황제, 무종황제의 성지에 있는 사리를 사실대로 기록해서 개정해 줄 것을 예부에 올렸던바,

예부에서는 "세종황제(世宗皇帝)의 성지에 '조선국 대신이 올린 본국 종계의 일은 이미 조종조의 분명한 말씀이 계셨으니, 너희 예부에서 자세히 조사하여 바른 대로 기재하여 사관(史館)에 송부(送付)하여 채택해서 시행하도록 하라.' 는 명령을 받았다." 하였습니다. 가정 18년 윤 8월에 선신인 공희왕 휘가 다시 전후에 변명한 주문 및 성지를 받은 사실을 가지고 상세히 교정하여 전말을 기록해 주십사 하는 내용으로 주문을 만들어 예부에 올렸던바, 예부상서 엄송(嚴嵩) 등은 "성지를 받자오니 ' 황조(皇祖)의 큰 훈조(訓條)는 감히 별도로 의논할 수가 없다. 조선국에서 아뢴 말과 아울러 열성조(列聖祖)의 분명한 뜻을 이 뒤에 새로 찬수할 때에 마땅히 부록하고, 인하여 칙문을 써서 왕에게 보여주라.' 하셨다." 하였습니다. 가정 19년 2월에 원차대신 권벌(權撥) 등이 칙문을 받아왔는데 "그대의 나라에서는 여러 번 종계가 이인임의 후손이 아니라는 내용을 가지고 와서 우리 성조 및 무종에게 아뢰어 모두 분명한 말씀이 계셨고, 나 역시 내용을 자세히 알고 있다. 단 우리 고황제의 조훈(祖訓)은 만세에 변할 수 없는 것이니, 「회전」에 기재된 것은 후일 수찬(修撰)할 때에 마땅히 너희들이 아뢴 말을 자세히 부록할 것이다.

그대는 번병의 직무를 공손히 수행하라. 짐(朕)은 그대의 충성과 효성을 가상히 여기고 있으니, 다시 염려할 것이 없다. 공경히 받들라." 하였습니다. 가정 36년(명종 12 1557) 4월에는 선신인 공헌왕 휘가 전에 아뢴 내용을 주문으로 올렸던바, "예부에서 복주(覆奏)하여 성지를 받아 한림원(翰林院)에 이문(移文)하였는데, 본원(本院)의 수본(手本)에 '사관에서 전항의 사정을 조사하여 이미 채택해서 부록하도록 했다.' 하였다. 이에 자문을 보낸다." 하였습니다. 신은 엿드려 생각하오니, 신의 선대는 원래 본국의 전주(全州)에서 나왔는바, 먼 시조인 한(翰)은 신라 때에 사공(司空)이 되었으며, 6 대손 공휴(兢休)가 고려에 들어왔습니다. 13대손 안사(安社)는 전원(前元)에 벼슬하여 남경 오천호(南京五千戶)의 다루가치 [達魯花赤] 가 되었는데 아들 행리(行里)를 낳았고, 행리는 춘(椿)을 낳았고 춘은 자춘(子春)을 낳았습니다. 조(祖),자(子),손(孫) 3대가 대대로 그 직무를 세습하였는데, 원 나라 말기에 전란이 일어나자, 자춘은 땅을 피하여 동쪽으로 돌아오니, 이가 선신 휘의 아버지입니다. 이인임(李仁任)은 바로 본국 경산부(京山府) 아전인 장경(長庚)의 후손입니다. 그 할아버지 조년(兆年)은 벼슬이 정당문학(政堂文學)에 이르렀고, 아버지 포(褒)는 동지밀직(同知密直)이었습니다. 그리고 이인임의 대에 와서는 형제 여섯 사람이 모두 중요한 지위에 올라서 세력이 중외(中外)를 휩쓸었습니다. 그런데 이인임은 악을 쌓고 화를 불러 끝내 귀양가죽었습니다. 고려의 네 왕에 대한 일로 말하면 공민왕(恭愍王)은 아들이 없자, 총애하는 신하인 신돈(辛旽)의 아들 우(禡)를 은밀히 자기 아들로 삼아 몰래 궁중에서 길렀습니다. 그러다가 공민왕이 총애하는 간신인 홍륜(洪倫) 등에게 시해(弑害)되자 이인임이 국정을 담당하고는 신우(辛禡)를 세워 후사(後嗣)로 삼았으며, 그의 아들 신창(辛昌)을 세자로 삼았습니다. 우왕(禡王)

14년에 이르러 무신인 최영(崔瑩)이 신우에게 권하여 군대를 일으켜서 요동을 침범하려고 여러 장수를 감독하여 보냈습니다. 이때 선신인 후도 부장(副將)이 되어서

또한 그 중에 있었는데, 행군하여 압록강에 이르러서는 상국(上國)에 죄를 얻기보다는 차라리 거짓 조정한 신우에게 죄를 얻어 한 지방을 편안히 하느니만 못하다고 생각하고는 마침내 여러장수들과 회군(回軍)하기로 합의하였습니다. 이에 신우는 놀라고 두려워하여 지위를 사양하고 아들 창(昌)에게 전위(傳位)하였습니다. 이때에 인심이 이반되고 국세가 위급하였으나, 그의 당여(黨與)들이 많아서 사람들은 감히 그를 폐위할 것을 말하는 자가 없었습니다. 이때 마침 대신 윤승순(尹承順)이 경사(京師)로부터 돌아와 태조황제의 선유(宣諭)를 전달하기를"왕씨가 시해를 당하여 후손이 끊겼으니, 비록 왕씨의 성을 빌고 있으나 다른 성씨로 군주를 삼는 것은 삼한(三韓)의 대대로 지켜오는 좋은 법이 아니다."하였습니다. 고려 조정에서는 선유문을 받고는 공민왕의 비(妃)인 안씨(安氏)가 여러 재상들과 상의하여 비로소 거짓 왕씨라고 칭하던 신가(辛哥)를 축출하고 왕씨의 후예를 세워서 정창군(定昌君) 요(瑤)가 임시로 국사를 맡았습니다. 그리고 우와 창 부자는 모두 왕요에게 죽임을 당했습니다. 그후 왕요 역시 임금 노릇을 제대로 하지 못하고 살육을 함부로 자행하자, 국민들이 분해 하고 원망하여 서로 선신(先臣)인 휘(諱태조)를 추대하여 국사를 주관해 줄 것을 요청하였습니다

선신은 여러 사람들의 요청에 만부득이하여 즉시 주문을 갖추어 아뢰었던바, 태조고황제로부터 그대를 명하여 국왕으로 삼고 국호를 조선(朝鮮)으로 하사한다는 명령을 받았습니다. 이에 선신인 휘는 비로소 휘를 고치고 왕요를 사저(私邸)에서 편히 봉양하여 천명을 마치도록 하였습니다. 선신의 종계에 대한 원류(源流)와 네 왕에 대한 사적은 신의 선조(先祖)와 선부(先父)들이 차례로 아뢴 내용에 자세히 기재되어 있사오니, 진실로 천조(天朝)에서 이미 살피고 계실 것입니다, 그러나 이러한 무함을 입게 된 데에는 까닭이 있습니다. 선신 휘가 국정에 참여한 이래로 이인임의 불법한 소행을 모두 개정하여 그 당여들의 미움을 샀기 때문에 그들은 선신을 무함하려고 도모하였습니다. 이에 삼지어는 윤이(尹彝)와 이초(李初)의 무리들은 몰래 상국(上國)에 가서 거짓말을 날조하여 감히 천조(天朝)를 속이려는 계획을 하였으며, 이인임은 종족(種族)이 강하고 권력이 막중하여 최악이 평소 드러났으므로, 그의 자식이라고 지적하면 자취가 의심스러워 현혹시키기 쉽고 분간하기 어렵다고 여겼으므로, 이렇게 무함했던 것입니다.

다행히 태조고황제께서 만리(萬里)를 밝게 보시어 이들 두 사람이 모두 죄를 받아 죽었는데, 조훈의 기록이 이와 같이 사실과 다르게 잘못 기록된 것은 우연히 미처 산정(刪定)하지 못해서인 듯합니다. 그후 「일통지」를 편찬할 때에 본구의 연혁(沿革)을 기재하면서 말하기를"왕요가 혼미하여 여러 사람들이 문하시중(門下侍中)이 아무를 추대해서 국사를 주관했다."하였으니, 이 어찌 조훈이 미처 산정되지 못함을 알고서 그 사실을 분명히 기재한 것이 아니겠습니까. 「회전」의 편찬으로 말하면, 다만 조훈의 옛 글을 그대로 기록했을 뿐이요, 애당초 태조황제가 개정하도록 준허(准許)한 뜻을 살피지 못한 것이며, 또 잘못된 기록을 개정하여 사실대로 밝힌 「일통지」의 뜻을 조사하지 못하고 옛 글을 그대로 기록하여 개정하지 않은 것이니, 그 원통함이 하늘에 달아도 끝이 없습니다. 그러므로 신의 선조와 선부들은 혈성(血誠)을 다한 진정을 두 번 세 번 올렸던 것입니다.

그후 다행히 무종황제와 세종황제께서 요청을 윤택하여 상세히 기록해주겠다는 명령을 받자웁고, 공손히 속찬(續纂)을 반포할 날을 밤낮으로 목을 늘이고 기다렸사운데, 근래에 흥정개정된 조항을 보니, 종계 한 가지 일만을 바로잡았고, 악명에 대한 무함은 다시 서술해 넣지 않았으며, 또 개정한 것은 「회전」의 옛 책이요, 속찬한 새 책이 아닙니다. 만일 후일 새책이 반포되고 옛 「회전」이 폐지되면 이른

바 개정했다는 것은 끝내 허사로 돌아가고 말 것입니다. 이렇게 되면 선신이 무함을 받은 원통함은 이미 씻을 날이 없게 되고, 열성조들이 개정하도록 준허하신 명령 또한 증거할 만한 곳이 없게 될까 두렵습니다. 이 때문에 신은 폐하에게 번독(煩瀆)하게 아뢰면서 스스로 그칠 줄 모르는 것이옵니다. 신은 또 생각하건대, 세종황제의 성지에 "사관에 송부(送付)한다." 하였고, 또 "사관에 선부(宣付)한다." 하였으니, 그 개정하는 일은 바로 사관의 임무에 관계됩니다.

더구나 지금은 세종황제의 「실록(實錄)」을 편수하고 있어서 은미한 것과 밝은 것을 편집하여 완성된 법이 있사오니, 만일 성은을 입어 신의 주문과 신의 선부와 선조가 전후에 주문한 내용을 「실록」에 자세히 기재하고 외국이라 하여 소략히 하지 않으신다면, 선신이 무함을 받은 원통함이 참으로 만대에 밝게 씻기게 될 것입니다. 옳드려 바라건대, 인자하신 성상께서는 열성조의 개정하라는 명령을 생각하시고 소신의 누대의 원통함을 가엾게 여기어 종계 악명을 분명히 밝히지 않으면 안 된다는 것을 깊이 생각하사, 특별히 성지를 내리시어 새로 편찬하는 「회전」과 「실록」에 명백히 기재하도록 하소서. 이렇게 하신다면 흠족한 황제의 은택은 천지가 생성(生成)해 주신 은덕보다도 클 것이오며, 소신(小臣)이 후일 지하에서 선조와 선부에게 아뢰는 것 또한 장차 할 말이 있어서 유감이 없게 될 것입니다. 신은 간곡히 기도하며 이에 주문을 갖추어 삼가 아립니다. 왜국(倭國)의 서계(書契)에 대한 답서 고(孤)는 덕이 부족하고 어리석은 사람으로서 외람되어 선왕(先王)의 큰 계통을 이었으니, 자나깨나 두려워서 감히 편안히 있을 수가 없습니다. 그런데 마침 대왕(大王)께서 사절(使節)을 보내어 바다 건너 축하하는 폐백을 보내주시니, 감사함을 이루 말할 수 없습니다.

그동안 통신사(通信使)가 계속하여 와서 간곡히 수호(修好)하려는 뜻을 말하니, 두 나라 사이에는 가위 간격이 없다고 할 것입니다. 위안되고 다행함이 실로 많습니다. 단 말씀하신 일은 다 우리 선왕들께서 이미 정해 놓으신 제도라서 황고(皇考)께서도 감히 함부로 고치지 못했으니, 하물며 나 소자(小子)가 어찌 감히 이것을 준수하지 않고 마음대로 고칠 수 있겠습니까. 대저 22명에게 도서(圖書인장)를 준 것은 진실로 명분이 없었는데, 우리선왕께서는 대왕의 요청을 어기기 어려워, 혹은 옛날에 도서가 있던 자에게 그대로 주기도 하고, 혹은 명부(名簿)에 올라 있는 자들에게 바꾸어 주기도 하여 모두 접대하도록 허락하였으니, 폐방(弊邦)이 대왕을 대한것이 극진하지 않다고 말할 수 없으며, 대왕이 저들에게 은혜를 베푸는 것도 이미 지극하다고 할 것입니다. 그런데 지금 이 여덟 명으로 말하면 우리 나라 기록에는 이들을 접대할 명분이 보이지 않으니, 비록 대왕이 우리를 속이지 않는다 한들 폐방의 전고(典故)를 또 어찌 다 버릴 수 있겠습니까. 또 저들은 다 대왕의 신하이니, 그들의 목숨이 대왕에게 달려 있습니다. 대왕이 만일 이들을 덕으로 유화하고 위엄으로 다스린다면,

어찌 그 간사한 마음을 고쳐 변란을 일으키는 것을 방지하지 못하겠습니까. 만일 그렇지 못한다면, 폐방에서 이들에게 은혜로운 명령을 내린다 한들 어찌 믿을 수 있겠습니까. 지난번에 이미 22명에게 도서를 주어서 이들이 모두 우리 나라에 마음을 다하고 있으니, 그렇다면 이들이 어찌 여덟 명의 나쁜 짓을 금지할 수 없겠습니까. 만일 22명이 이 여덟 명의 나쁜 짓을 금지할 수 없다고 한다면, 비록 이들의 요구를 모두 허락해 준다 하더라도 어찌 해상(海上)을 침범하는 적(賊)이 없겠습니까. 폐방의 크고 작은 관원들의 의논은 또한 이유가 있습니다. 예(禮)로써 나라를 다스리고 의(義)로써 이웃 나라와 교제하는 것이니, 예의가 틀리지 않았다면 비록 의외(意外)의 환난(患難)이 있을지라도 군자(君子)는 이것을 걱정하지 않습니다. 진실로 이해(利害)를 두려워하여 예의의 큰 한계를 버릴 수 없으며, 또 일시적인 고식지계(姑息之計)에 안일하여 명분없는 장부(章符)를 많이 줄 수도 없는 것입니다. 이 때문에 귀국의 사신이 온 것이 한두 번이 아닌데도 끝내 따를 수가 없는 것입니다.

제포(濟浦)를 통래하도록 하는 일로 말하면, 폐방에서는 해적(海賊)들이 몰래 나타나는 것을 걱정하고, 변경이 견고하지 못함을 염려하여, 중요한 지역에 진보(鎭堡)를 설치하여 국경에 배치해서 적을 막아 만세(萬世)의 편안함을 도모하고 있습니다. 근래에 두 나라 사이에는 아무런 혐의가 일어나지 않고 변방이 오랫동안 조용하니, 어찌 조그마한 도움이 있을뿐이겠습니까. 만일 제포를 통래하게 하였다가 고기를 잡고 해초(海草)를 채취하는 백성들의 배가 도서(島嶼)에 왕래하다가 혹시라도 조그마한 물의가 생긴다면 이것은 두 나라 국경이 안전하고 오래갈 수 있는 계책이 아닙니다. 귀국에서는 항상 뚝길로 배가 올 경우 풍랑을 만나기 쉽다는 것을 말하는데, 이것은 깊이 생각하지 않은 말입니다. 큰 바다를 건너려면 풍랑을 만나는 경우는 많을 것입니다. 그러나 사람들이 만일 계책을 미리 세워서 여기에 대처함이 있다면 또한 편리하게 건널 수 있을 것이니, 어찌 저 곳과 이 곳을 풍랑의 차이로서 선택한단 말입니까. 더구나 풍랑의 피해는 항상 있는 것이 아니며, 진보를 설치하여 국경을 보축함은 바로 만세의 장구한 계책이니, 어찌 항상 있지 않은 풍랑의 피해 때문에 만세의 장구한 계책을 파괴할 수 있겠습니까. 대마도(對馬島)의 세견선(歲遣船)에 대한 일은,

선왕께서 특별히 귀국의 청으로 인해서 지난날의 잘못을 깨끗이 씻어버리고 좋은 뜻을 장려하느라 이미 다섯 척을 추가해 주었고, 다시 스스로 대선(大船), 중선(中船), 소선(小船)을 결정하도록 하였으니, 폐방에서 대마도를 대함에 있어서 이보다 더 할 수가 없는 것입니다. 대마도에서는 마땅히 감사하기에 겨를이 없어야 할텐데도 매양 대왕의 사신을 통하여 자기의 이욕을 이루려고만 도모하고, 일찍이 그칠 줄을 모르고 있으니, 이 어찌 신의(信義)를 도타이 하고 우호(友好)를 체결한 의리이겠습니까. 그리고 폐방에서 이미 정해진 규정도 자주 고칠 수는 없는 것입니다. 세견선은 경오년(庚午年 중종 5 1510) 이후에 만든 것이 아니요, 바로 명(明) 나라 정통(正統) 13년(세종 30 1448)에 건조한 것으로서 글자가 척면(尺面)에 새겨져 있으니, 속일 수 없는 것입니다. 선왕께서 제정한 척수를 직금 줄일 수가 없습니다. 다만 세견선의 제도가 바다를 건너오는 데에 장애가 될 듯하고, 귀국의 요청 또한 매번 어길 수가 없으므로, "지금부터는 양척(量尺)을 쓰지 말고 다만 대마도주(對馬島主)로 하여금 그들이 타고 오는 대선, 중선, 소선을 문인(文引)에 분명히 기록하여 주게 하고,

그들이 이것을 받고 오면 마땅히 그 문인을 대조하여 대접하겠다." 하였으니, 이것은 과인(寡人)이 대왕을 존경하여 특별한 대우를 보여준 것입니다. 대왕께서는 다시 여러 신하들을 격려하여 더욱 지난날의 우호를 닦아서 만세가 지나도록 변치 않게 하는 것이 두 나라의 다행일 것입니다. 이웃 나라와 사귀는 도리는 신의에 달려 있는 것이니, 이익에 따라 동요할 수도 없는 것이요, 위엄으로 협박할 수도 없는 것입니다. 이익에 따라 동요되면 의(義)를 손상하여 원망을 불러일으키고, 위엄으로 협박하면 신의를 저버려 화(禍)를 부르기 마련입니다. 대왕은 반드시 공갈(恐喝)을 치거나 과장하여 신의를 가벼이 버리지 않을 것이니, 과인도 어찌 감히 이익에 유인되거나 위엄에 억압되어서 영원한 우호를 버릴 수 있겠습니까. 무릇 이러한 말들은 다 심중에서 나온 진담이니, 대왕께서는 살피소서. 옛사람은 병법(兵法)을 논할 때에 명분이 정당한 것을 힘찬 군대라 하였으니, 가령 바다를 건너 죽으러 오는 적이 있다면 과인의 변방을 지키는 관리들이 이미 이들을 조처할 명을 받고 있습니다. 어찌 감히 대왕에게 걱정을 끼치겠습니까. 대왕께서는 선왕의 유언(遺言)을 잊지 않고 여러 번 편지와 사신을 보내오니 폐방을 대하심이 지극합니다

과인이 어찌 감사할 줄을 모르겠습니까. 다만 대왕이 요청한 몇 가지 일은 신하로서 자신의 편리함을 구하는 계책에 불과할 뿐이요, 귀국의 선왕들이 통호(通好)하려는 본의가 아닙니다. 그리고 심지어는 자기들의 진정을 들어주고 들어주지 않음에 따라 우호를 지키거나 버리려고 하니, 이것은 의리가 높은

대왕에게 평소 기대한 바가 아닙니다. 우호를 끊지 않고 만세토록 길이 보존함은 폐방만을 위한 계책이 아니며, 선훈(先訓)을 실추하고 이웃 나라의 우호를 잃음은 또한 대왕의 이익이 아닙니다. 대왕은 이것을 살피소서. 변변치 못한 토산물(土産物)은 별폭(別幅)에 자세히 기재되어 있으니, 함께 보고 수령하시기 바랍니다. 문소전(文昭殿)에 대한 의(義) 옛날에 천자(天子)는 7대(代)의 선조(先祖)를 모시고, 제후는 5대를 모셔서 대(代)마다 각기 사당을 만들고 밖에는 도궁(都宮)을 만들었습니다. 그리하여 태조(太祖)의 사당은 북쪽에 있고, 소묘(昭廟)는 태조묘(太祖廟)의 동쪽에, 목묘(穆廟)는 태조묘의 서쪽에 있으며, 차례로 남쪽으로 나오는데 사당은 남향을 하고 신주(神主)는 반드시 동향을 하고 있습니다. 해당 사당에서 각기 제사지낼 때에는 군묘(羣廟)의 해당 신주(神主)는 동쪽을 향하게 해서 그 높이는 예를 합니다. 태조묘에서 합하여 제사를 드릴 때에는 태조는 그대로 동향을 하되, 소(昭)들을 북쪽 창문 아래에 배열되어서 남향을 하는데, 밝은 [昭] 곳을 향해 있기 때문에 소(昭)라 이르고, 목(穆)들은 남쪽 창문 아래에 배열되어서 북향을 하는데, 심원(深遠)한 뜻을 취하기 때문에 목(穆)이라고 합니다. 이것은 예경(禮經)과 여러 학자들의 말씀에서 나온 것입니다. 진(秦), 한(漢) 이래로는 사당의 제도가 점점 잘못되어서 마침내는 동당이실(同堂異室)의 제도를 만들어 서쪽을 상(上)으로 삼아 태조가 제 1실에 있고, 자손들이 차례로 들어가 부모(祔廟)해서 다시는 좌소우목(左昭右穆)의 향열이 없게 되었습니다. 그러나 당(堂)에서 합식(合食)하게 될 경우에는 태조가 동향을 하고 자손들은 소목을 따라 남북으로 서로 향하게 하니, 이 또한 역대(歷代)의 사책(史冊)에 분명히 나온 것들입니다.

원묘(原廟)는 후세에 나온 것으로 비록 정례(正禮)는 아니으나, 역대에 그대로 인습하여 모두들 감히 폐지하지 못하였으니, 진실로 예문(禮文)에 따라 규모를 만들어야 할 것이요, 또한 마음대로 구차하게 해서 스스로 예(禮)가 아닌 것으로 자처하고 예문에 부합하기를 구하지 않아서는 안될 것입니다. 문소전(文昭殿)은 바로 한대(漢代)의 원묘이니, 이것은 진실로 세종(世宗)의 무궁한 효심(孝心)에서 나온 것이오나, 그 사이 향사(享祀)하는 여러 절차들은 대부분 세속을 따라서 죽은 이를 섬기기를 생존한 이를 섬기는 것과 같이 하는 정성을 다한 것이 많습니다. 그러나 이미 소목을 합식(合食)하는 규칙을 만들었으니, 또한 마땅히 고례(古禮)에 태조가 동향을 하고 소목은 차례로 남향, 북향을 하여야 하는 것을 따라야 할 것입니다. 그런데 현재 행해지고 있는 위차(位次)를 보면, 태조는 남향을 하였고, 2소(昭)와 1목(穆)은 동서로 향하여 고례와 같지 않습니다. 당시 이것을 정한 뜻을 감히 헤아릴 수는 없으나 또한 앞에서 말한바, 소는 밝음을 향함을 취하고, 목은 심원한 뜻을 취했다는 것과는 맞지 않습니다. 신은 「대명회전(大明會典)」의

태묘도(太廟圖)를 보니, 시조(始祖)는 남향을 하였고, 소는 동쪽에 있고 목은 서쪽에 있어서 서로 마주 보고 앉아있었습니다. 신은 의심컨대, 이것은 필시 고황제(高皇帝)가 조회하는 일에 태조가 남향하는 뜻을 취하여 하나의 왕자(王者)의 제도로 만들어 놓은 것인 듯합니다. 우리 나라의 문소전에 현재 행해지고 있는 위차 역시 이러한 중국의 사례를 듣고서 모방한 것이 아닌지 모르겠습니다. 제례(祭禮)는 선조를 따르라는 옛말이 있사오나, 예(禮)에 미진한 부분이 있으면 마땅히 고쳐야 할 것입니다. 이제 인종(仁宗)과 명종(明宗)은 의리상 함께 부모하여야 할 터인데, 전(殿) 안이 너무 좁아서 위치를 진설(陳設)할 곳이 없습니다. 의논하는 자들은 마침내 앞문 아래에다가 한 칸을 더 만들려고 하오니, 이것도 또한 부득이한 조처입니다. 그러나 만일 다시 고례를 근거하여 말류(末流)에 잘못된 것을 바로잡아 태조가 동향하도록 정한다면 어찌 더욱 마땅한 일이 아니겠습니까. 다만 흑자들은 이르기를 "전 안이 남쪽과 북쪽의 넓이가 30척(尺) 뿐이니, 만일 소목을 서로 마주보게 한다면 진설한 외에 남은 공간이 너무

도 좁아서 몸을 주선하기 어렵다."고 합니다.

그 말도 또한 의심스러울 만합니다. 그러나 이것은 작은 절목(節目)이니, 어찌 변통할 방법이 없겠습니까. 큰 강령(綱領)이 이미 바꾸어지면 그 나머지는 다만 조치함에 달려있는 한 가지 일일 뿐입니다. 삼가 원하옵건대, 성명(聖明)께서는 유념하시고 살피시어 이것을 결단코 행하신다면 매우 다행이겠습니다. 또 신은 이 일에 대하여 올릴 말씀이 있습니다. 의논하는 자들이 만일 "태조의 남향은 선왕 이래로 오래 지켜온 규칙이니, 가벼이 바꿀 수 없다."고 주장한다면, 신의 뜻에는 전우(殿宇)를 트는 것도 사체가 지극히 중하옵고, 경솔하게 가벼이 움직이는 것도 뒤에 후회가 있을까 두려우니, 북쪽 벽을 트고 퇴(退)를 전 안에 통하게 해서 현재 종묘(宗廟)의 제도와 같이 한다면, 태조의 신어(神御)가 바로 두 기둥 안에 있게 되고, 소목의 위치도 북쪽에 가까이 배열할 수가 있어서 명종의 부위도 장차 용납할 공간이 없음을 염려하지 않게 될 것입니다. 이와 같이 된다면 고쳐 만드는 시끄러움이 없고, 옛것을 그대로 따르는 편안함이 있어서 이치와 형편에 지극히 마땅하오니, 다시 의심스러울 만한 것이 없습니다.

이것이 한 말씀이오니, 이 역시 성명(聖明)께서 유념하시기 바랍니다. 상께서 재결하시기 바랍니다. 대상(大祥) 후의 관복(冠服)에 대한 의(義) 사마온공(司馬溫公)이 고금(古今)의 예(禮)를 참작하여 「서의(書儀)」를 만들었는데, 주자(朱子)께서는 또 「서의」를 인하여 고례(古禮)로 절충하고 당시의 법을 참작하고는 「가례(家禮)」라 이름하였으니, 그 뜻이 깊고도 원대합니다. 대상 이후의 관복을 참색(駢色)으로 정하였으니, 참(駢)이란 열은 청흑색(靑黑色)입니다. 그렇다면 백색이 아님이 분명합니다. 구준(丘濬)의 「가례의절(家禮儀節)」에는 비록 흰 삼베로 모자(帽子)를 쓴다는 내용이 있사오나, 예경(禮經)에 근거가 없으니 따를 수가 없으며, 「오례의(五禮儀)」에 백립(白笠), 백의(白衣)를 입어야 한다는 내용이 있으나, 이것 역시 선성(先聖)의 제도가 아니요, 일시적으로 세속을 따른 구차한 뜻에서 나온 듯하니, 시행해서는 안 될 듯합니다. 만일 반드시 백립, 백의를 사용하고자 한다면 이는 고례에 크게 위반될 뿐만 아니라, 시속에 있어서도

방해되는 일이 많아 끝내 인(人情)에 합당지 못할 듯합니다. 전현(前賢)의 말씀에 "의리에 해로움이 없는 일은 세속을 따르는 것이 관찮다." 하였습니다. 신의 어리석은 생각에는 참색이란 열은 청흑색이어서 지금 세속에서 쓰는 흑립(黑笠)과 거리가 크게 멀지 않으니, 대상이 지난 뒤에 흑색의 거친 죽립(竹笠)을 쓰고, 옥색 단령(團領) 옷을 입는 것도 고례에 무방할 듯하옵니다. 상(上)께서 재결하시기 바랍니다. 이주(二主)에 대한 설 「가례(家禮)」의 사시제장(四時祭章)에 하루 전에 신위(神位)를 설치하고 제기(祭器)를 진열한다는 조항의 집주(集注)에 주자(朱子)가 말씀하기를 "종자(宗子)가 있는 곳에 이주(二主)를 받들어 따른다." 하였다. 나는 이 주(註)를 보고는 이주의 뜻이 어떤 것인지 알 수 없었다. 생각에는 이것이 고(考), 비(妣) 두 신주(神主)가 아닌가 생각하였으나, 질문할 곳이 없어서 항상 의문을 품고 있었다.

금년 여름에 김회숙(金晦叔)이 나를 찾아온 길에 이주의 말을 언급하면서 말하기를 "평소에 이주를 어떻게 보았는가?" 하였다. 나는 말하기를 "고, 비 두 신주라고 여기고 있다. 그러나 과연 어떠한 것인지는 모른다." 하니, 회숙이 말하기를 "이주를 사판(祀版)과 영정(影幀)이라고 말하는 자가 있다. 그는 그 말씀이 퇴계(退溪)한테서 나왔다고 하나, 「가례」를 보면 '영정을 설치하는 것은 예(禮)가 아니다.' 하였으니, 그렇다면 그 말씀이 옳지 못한 듯하다." 하였다. 나 역시 회숙의 말이 옳다고 생각하고는 의심되어 즉시 「가례」를 찾아서 그 주를 상세히 보니, 다시 퇴계의 말씀이 옳은 듯하였다. 나는 회숙에게 이르기를 "이 주가 「주자대전(朱子大全)」에 보이니, 서서히 상고하여 가르침을 받겠다." 하였다. 회숙이 간 다음 나는 「주자대전」을 검색하여 유평보(劉平甫)에게 답한 편지를 읽어보니, 바로 그 주

의 원본이었다. 그 편지에 "물으신 영당(影堂)에 대하여 고례에는 사당에 이주가 없습니다. 일찍이 그 뜻을 근원해 보면 조고(祖考)의 정신이 이미 흩어졌으니, 이 한 곳에 모으고자 해서입니다. 그러므로 돌을 만들어서는 안 된다고 한 것입니다. 그런데 지금 사판(祀版)이 있고, 또 영정이 있다면 이것은 이 주인 것입니다." 하고, 또 이르기를 "옛 것에 너무 구애되면 현실과 거리가 멀고

시속을 따르면 다시 품절(品節)이 없게 되니, 반드시 그 알맞는 제도를 참작하여 고금의 마땅함을 얻으려고 한다면, 종자(宗子)가 있는 곳에 이주를 받들어 따르는 것이 일에 마땅합니다." 하였다. 그리고 그 자주(自註)에 이르기를 "이주가 항상 서로 따라 다니게 하면 정신이 나누어지지 않는다." 하였으며, 또 이르기를 "집에 영정을 모시고 다시 사판을 받들어 제사를 행한다면 정신이 분산되어 귀신이 편안할 수 있는 바가 아니다." 하였다. 나는 이러한 곡절을 살펴보니, 이주는 사판과 영정임이 분명하였다. 송(宋) 나라 때에는 사대부들이 사당을 세우지 않았으므로, 사마온공의 「서의」에는 영당만을 가지고 말했으나, 사판은 바로 신(神)이 의지하는 물건이요, 영정은 생시에 그린 참 모습이다. 이 두 가지는 그 당시 모두 받들어 모시던 것이었으므로, 「서의」 주에는 사판이라 칭하였고, 또 영정이라고 칭한 것이다. 이천 선생(伊川先生)께서는 제사할 때에는 영정을 써서는 안 된다고 주장하였다. 그러므로 「가례」에는 영정을 사당이라고 개칭하였으며, 신주는 바로 이천의 의리(義理)에 따라 만드신 제도이니, 당시에도 일찍이 통행되지 못하였다.

그러므로 「주자대전」의 문답한 편지에도 모두 사판이라고만 칭한 것이다. 이미 사판이 있고 또다시 영정이 있다면, 이것은 이주가 된다. 이는 비록 고례가 아니나 속례가 이와 같아서 또한 폐지할 수 없으니, 마땅히 적중한 제도를 만들어서 고금의 마땅함을 얻어야 할 것이다. 그러므로 마땅히 이주를 받들어 따라야 한다고 말씀한 것이며, 또 집안에다가 영정을 모시고 다시 사판을 받들어 제사를 행한다면 불가하다고 말씀하신 것이다. 단 「가례」의 주에는 이 책을 인용한 것이 완전하지 못하므로, 독자들로 하여금 미처 살펴보지 못하여 의심이 있게 한 것이다. 마침내 그 책의 원본을 등서하여 장차 회숙에게 주려고 하였다. 마침 「중용혹문(中庸或問)」에 소목(昭穆)을 논한 장(章)의 통고(通考)에 대한 주를 읽어보니, 임천오징(臨川吳徵)이 말하기를 "주자의 이른바 이주라는 것은 아버지를 계승한 종자(宗子)가 그 고,비의 신주를 싣고 있어 항상 신주와 함께 서로 의지하게 하는 것이요, 별도로 사당을 세우지 않는 따위이다……." 하였다.

그 내용은 우연히 나의 옛 소견과 서로 부합되나, 잘못은 실로 깊었으니, 어찌하여 옛사람도 이러한 견해가 있었는지 알 수 없다. 그가 이주를 고, 비라 한 잘못은 나의 소견과 다르지 않으며, 그 아래에 말한 것은 특히 통할 수 없는 내용이다. 고, 비의 정신이 이미 흩어졌으므로 신주를 세워 의지하게 하는 것이니, 이것은 신을 이곳에 모으고자 하는 것이다. 주자가 말씀한바 "이주가 항상 의지하면 정신이 나누어지지 않는다."는 것은, 사판과 영정이 항상 서로 의지해 있으면 정신이 나누어지지 않음을 말씀하신 것이다. 그런데 이제 "고, 비의 정신을 싣고 있어 항상 신주와 함께 의지하게 한다."고 말하였으니 고, 비의 정신을 어떻게 싣고 다니면서 신주와 함께 서로 의지하게 할 수 있겠는가. 또 사판과 신주는 명칭은 다르나 실체는 한 물건인데, 단 제도만 차이가 있을 뿐이다. 이제 "신주와 서로 의지하게 하고 별도로 사판을 세우지 않는다." 하였으니, 이 또한 살핌이 상세하지 못한 것이다. 오씨는 원(元) 나라의 큰 유학자로 세상에서 그를 존경하는 사람이 있으며,

일찍이 「예기찬언(禮記纂言)」을 저술하여 특히 예학(禮學)으로 유명한 대가(大家)인데도 그 견해가 이와 같은 잘못이 있으니, 참으로 이치는 궁구하기가 쉽지 않고, 학문은 분명히 하기가 어려운 것이다. 하물며 세상의 일반 학자들은 성현이 말씀한 본지(本旨)를 깊이 연구하지 못하고 나중에 전해오는 전

주(傳註)의 말을 우연히 취하여 바꿀 수 없는 법칙이라 여기고 강변(強辯)을 늘어놓는다. 이러한 자들은 이것을 거울로 삼아 경계하지 않을 수 있겠는가. 인하여 그 말을 함께 적어서 회숙에게 보내는 바이다. 심법을 옮기는 데 대한 설 [移心法設] "마음을 옮길 수 있는가?" "가능하다." "무엇으로 옮길 수 있는가?" "경(敬)으로 하는 것이다." "마음은 과연 어떤 물건이며, 경은 과연 어떠한 일인가?" "마음이란 몸에 주가 되고, 사물에 명령하는 것이다. 속에 쌓여 있을 때에는 성(性)이 되고, 발하면 정(情)이 된다. 겉모양이 둥글고 속에 구멍이 뚫려 있는 것은 마음의 체(體)요, 신명(神明)하여 측량할 수 없는 것은 마음의 용(用)이다. 나가고 들어올 때에 기기(氣機)를 타고 동(動)하여 혹은 하늘로 날기도 하고 혹은 깊은 연못으로 빠지기도 하며, 불보다 뜨겁기도 하고 얼음보다 차갑기도 하여, 그 변화가 똑같지 않다. 경이란 일(一)을 주장하는 것이니, 일이란 무엇인가? 마음이 딴 데로 가지 않는 것이다. 마음이 딴 데로 가지 않으면 마음이 정(定)해지고, 정해지면 고요하고, 고요해지면 차분해지고, 차분해지면 생각한다. 생각을 하면 마음의 움직임이 물에 갇혀지지 않아 성(性)을 따르게 되며, 성을 따라 행동하면 변함이 주재(主宰)할 수 있고, 변함을 주재할 수 있으면 똑 같지 않은 것이 저절로 하나가 되는 것이다. 마음은 배와 같고 경은 키와 같으니, 배가 파도에 있을 때에는 키가 들어서 움직이며, 마음이 물속에 있을 때에 경이 들어서 변할 수 있는 것이다." 다음과 같이 의문을 하였다. "「시경」에 '내 마음은 돌이 아니니 움직일 수 없으며, 내 마음은 자리가 아니니 뚫뚫 말아 거둘 수도 없다.' 하였는데, 지금의 마음을 변한다 하면 실제와 모순되어 잘못된 말이 아니겠는가? 마음이 어찌 한 물건과 같이 변하고 옮길 수 있는 것이겠는가?" 나는 대답하였다. "마음은 진실로 한 물건과 같이 형체가 있는 것은 아니니, 옮길 수 없을 듯하다. 그러나 마음은 활물(活物)이어서 광명(光名)하고 통철(洞徹)하여 온갖 진리가 다 구비되어 있으니, 마음을 전환(轉換)하고 옮기는 기틀이 나에게 달려 있다. 어찌 불가하겠는가. 「서경(書經)」에 이르기를 '성인(聖人)도 생각하지 않으면 광인(狂人)이 되고, 광인도 능히 생각하면 성인이 된다.' 하였으니, 이것이 성인과 광인의 분별이다. 이는 마음을 옮길 수 있다는 말이니, 어찌 끝내 옮길 수 없단 말인가." 다시 의문하였다. "그렇다면 그대의 말은 장공 영(張公詠)이 이전(李旼)을 가르친 법과 어떠한가?" 나는 대답하였다. "장공이 말한 것은 선학(禪學)과 가까운 부분이 있어서 그 말이 너무 소략하고, 그 이치가 미진(未盡)함이 있다. 나는 내 뜻을 펴서 마음을 변하고 옮기는 법에 대한 말을 지었다." 낭서(郎署)로서의 상소(上疏) 천하의 일은 여러 사람들이 모두 알고 있는데도 임금만이 홀로 모르고 있는 경우가 있으니, 이것이 가장 큰 병통입니다. 그러나 여러 사람들이 알고 있어도 감히 말하는 자가 없으면 임금은 실로 알 길이 없으니, 그 형세 또한 어쩔 방법이 없습니다. 만일 여러 사람들이 함께 알고 용감히 말하는 자가 있는데도

임금이 그것을 듣고는 알지 못하는 듯이 하며, 비록 알더라도 쾌히 결단하지 않는다면, 그 화를 어찌 이루 다 말할 수 있겠습니까. 신등이 삼가 보오니, 윤원형(尹元衡)은 음흉하고 남을 해치는 자질에 다 탐욕스럽고 포악한 행실까지 겸하여 권력을 독단하고 멋대로 행동하였으니, 분수를 범하고 예를 파괴하며 국가를 해치고 백성들에게 피해를 입힌 실상은 옛날에 견주어 보아도 일찍이 없었던 바입니다. 온 나라 사람들은 입을 다물고 속을 썩이면서 감히 말하는 자가 없으니, 전하께서는 구중궁궐에 깊이 계시면서 어찌 이것을 다 아시겠습니까. 그의 죄악이 쌓여 하늘과 인간이 서로 견책하게 되었으며, 하루아침에 공론이 나와 위로 임금께 아뢰었으니 이는 수십 년 동안 심화되고 고질이 되었던 화근을 제거하여 바로잡고자 한 것이니, 그 기관(機關)이 또한 너무도 크다 하겠습니까. 조정의 선비로부터 시골에 있는 백성들에 이르기까지 모두들, 전하께서 반드시 노하시고 엄히 단정하여 그 죄를 바로 잡을 것이라고 생

각하였습니다. 그런데 기다린 지 열흘이 넘도록 아직까지 그러한 윤음(綸音)이 없으시니, 여러 사람들이 더욱더 답답해 하여 도로에서 시끄럽게 떠들고 있습니다.

신등은 중요사직이 끝내 어느 지경에 이를지 모르겠습니다. 윤원형이 저지른 죄악의 실상은 양사(兩司)와 시종관(侍從官)들이 논거(論擧)했아오니, 그의 작은 죄악은 일일이 들어서 성상께 번거롭게 말씀드리지 않겠습니다. 그러나 큰 죄악으로 말하면 또한 감히 거둬 아뢰고 지극히 말씀드려 전하께서 한번 깨닫기를 바라지 않을 수 없습니다. 윤원형은 위치는 폐부(肺腑외척을가리킴)에 속하고 임무는 태부(台府)에 있어 위세가 등등하니, 신하들이 두려워하고 있었습니다. 그는 첫번째로 강상(綱常)을 어지럽혀 첩을 아내로 삼았습니다. 이것은 실로 인륜의 큰 변고인데도 조정에 있는 신하들이 감히 이것을 비난한 자가 없었습니다. 그렇다면 그가 위엄과 복을 마음대로 행사해 온 지가 오래인 것입니다. 그의 불타오르는 욕심이 위로 올라갈수록 그치지 않아서 심지어는 왕손(王孫)과 혼인하기를 도모하기까지 하였으니, 그가 속에 품은 간술을 어떻게 측량할 수 있겠습니까. 천한 첩을 궁중으로 데리고 들어오고 자기 집에다가 사사로이 선부(膳夫궁중요리사)를 두었으며, 역적 무리들과 혼인하여 이들을 거두어 서용했으니, 마음 속으로 군주를 무시하고 불경한 죄가 이보다 더할 수 없는 것입니다. 궁궐 안에 있는 잉첩(媵妾)들과

모시는 우리들도 모두 사귀고 후하게 은혜를 베풀어 이목(耳目)으로 결탁해서 전하의 일동일정(一動一靜)과 일어일묵(一語一默)을 모두 사찰하였으니, 그의 마음이 또한 흑독하다 하겠습니다. 지방의 장수들과 읍재(邑宰)들이 모두 그의 문하에서 나와 다투어 탐관오리가 되어 백성들의 고혈을 짜냈고 뇌물과 선물꾸러미가 끊어지지 않았으며, 반당(伴倘)은 팔도에 널려 있고 그의 전장(田庄)은 바닷가에까지 널려 있어서 사사로이 군민(軍民)들을 부리고 도망친 자들이 모여드는데도, 감사(監司)들도 제대로 그 간악함을 규찰하지 못하였습니다. 그의 노비들도 모두 온갖 해독을 끼치면서 남의 자녀를 잡아가고 남의 무덤을 멋대로 파습니다. 심지어는 사람을 죽이는 것을 꺼리지 않으면서 누가 감히 어찌랴 하였고, 집을 크게 지어서 사치함을 지극히 하였으며, 남의 노비를 빼앗아서 가로챘고 시장을 독점하며 역관(驛官)을 독책하여 날로 이익을 탐하는 것을 일삼았습니다. 그가 축재(蓄財)한 것을 계산해 보면 국가의 창고보다도 더합니다. 태복시(太僕寺)는 노마(路馬)를 기르는 곳인데 그의 사사로이 말을 먹이게 하였고, 문헌당(文憲堂)은 선비를 기르는 곳인데 그곳의 노예를 빼앗아갔으며, 심지어는 산릉(山陵)의 역사(役事)가 급한 때에 국가의 수레를 강요하여 사사로이 부역을 하였으니, 공(公)을 무시하고 국가의 기강(紀綱)을 범한 것이 어떠하다 하겠습니까? 그가 군부(君父)를 헐박하여 능멸하고 잔인한 행위를 한 일은 더더욱 차마 말할 수 없습니다. 신들이 지난 역사책을 상고해 보니, 신하로서 이와 같은 죄악이 있고도 국법을 면한 자는 없었습니다. 그런데 성상이 내리신 비답(批答)을 보니, 원형 자신에 관한 일이라 하시고, 혹은 원형이 모르는 일이라고 핑계하셨습니다. 국법에는 큰 법을 세워서 완악(頑惡)한 자들을 제어하였습니다. 다섯 가지 형벌의 등속(等속)이 3천 조항인데, 그것은 다 그들 자신이 저지른 죄악입니다. 죄악이 마음 속에 있으면 말에 드러나고 일에 나타나서 국가에 해를 끼치니, 이것은 성왕(聖王)들이 반드시 주벌(誅伐)하고 용서하지 않았습니다. 한(漢) 나라 때에는 양기(梁冀)를 주벌하고 그 재물을 거두어 국가의 재정으로 충당하고 천하의 조세(租稅)의 절반을 감했으며, 그의 전원(田園)을 흠어서 가난한 백성들의 기업(基業)으로 삼게 하였습니다. 그리고 곽해(郭解)의 문객이 곽해를 위하여 사람을 죽였는데 곽해는 실로 그러한 내용을 알지 못했으나, 당시에 '그 정상은 곽해는 안 것보다도 심하다.' 하여 마침내 곽해의 삼족(三族)을 멸했습니다. 당시 사람들은 다 말하기를 '곽해가 모르는 일이다.' 하였는데도 용서하지 않았는데, 하물며 노비를 풀어놓아 죄

없는 백성을 해친 윤원형에 있어서이겠습니까. 죄악이 이와 같은데도 다만 그를 체직(遞職)하는 벌로 해당시키시니, 이 때문에 인정(人情)들이 흉흉해서 전하가 그의 간사한 내용을 분명히 모르시는가 하고 의심하는 것입니다. 또 전하께서 원형에게 차마 국법을 시행하지 못하시는 이유는 그가 선후(先后) 문정왕후(文定王后)를 가리킴)와 동기간이기 때문이요, 그에게 위서(衛社)의 공로가 있기 때문입니다. 이것은 전하의 성덕이 또한 지극하다 할 것입니다. 그러나 죄악이 큰 사람은 친척이라 해서 사사로이 해서는 안 되며, 또한 공로가 있다 하여 용서해서도 안 됩니다. 형률(刑律)을 말감(末減)하여 먼 곳에 유배(流配)를 보낸다 하더라도 오히려 여한(餘恨)이 있는데, 하물며 두문불출(杜門不出)하고 근신(謹慎)하라는 명으로써 그의 미연(未然)을 경계하여 나쁜 마음을 억제하고 다른날 조정의 화근을 막을 수 있겠습니까.

한 문제(漢文帝)는 박소(薄昭)에 대해서 친척으로 말하면 태후(太后)의 동기간이었고, 또한 일찍이 문제가 대왕(代王)으로 있다가 들어와 등극(登極)할 때에 그의 공로가 있었습니다. 그러나 그가 죄를 짓자, 이 때문에 법을 흔들리게 하지 않았습니다. 우리 선왕(先王) 때에도 공신들을 우대한 것이 지극하지 않은 것이 아니었으나, 이숙번(李叔蕃), 유자광(柳子光)이 죄를 얻고 유배되어서 종신토록 돌아오지 못했으며, 신정(申靜)으로 말하면 성종(成宗)께서 용서하지 않고 형벌을 가했으니, 이것이 어찌 전하께서 마땅히 거울로 삼아야 할 것이 아니겠습니까. 원형은 국정을 담당한 지 20년 동안 온갖 방법으로 각박한 짓을 하니, 백관들은 두려워서 항상 흉기(凶器)가 자기의 목에 와 있는 듯이 여겼습니다. 그리하여 국가의 화근이 다 그로 말미암아 생겼습니다. 신등은 생각하건대, 윤원형을 제거하지 않으면 중요사직의 존망(存亡)을 점칠 수 없다고 여깁니다. 삼사(三司)에서 글을 올려 논계(論啓)하였는데도, 전하께서는 아직까지 사정(私情)을 따라 대의(大義)로 결단하지 못하시니, 신등이 낭서(郎署)로 있으면서 여러 사람들의 마음이 답답해 하여 오래될수록 더욱 격동됨을 목견(目見)하고는 인군을 사랑하고 국가를 걱정하는 마음을 이기지 못하여

감히 전폐(殿陛)의 아래에 공론을 진달하는 것입니다. 삼가 바라옵건대, 전하께서는 깊이 생각하여 쾌히 결단하소서. 다시 올린 상소 삼가 생각하옵건대, 왕자(王者)는 사사로움이 없는 천도(天道)를 받들어서 도(道)를 행합니다. 그러므로 사람들이 복종하고 국가가 편안할 수 있는 것입니다. 만일 사사로움을 따르고 천도를 어겨서 인심을 잃는다면, 국가의 위태로움은 당장 닥칠 수 있는 것입니다. 인심이 있는 곳은 바로 천명(天命)이 있는 곳이니, 인심이 모아지고 흩어지며 떠나고 머무는 것은 간발(間髮)의 차이 밖에 되지 않습니다. 조심하지 않을 수 있겠습니까. 신들이 삼가 보니, 윤원형의 지극히 흉악한 내용이 공론에서 나온 지가 오랏수록 더욱 드러나 법률에 살펴보면 해당되는 법이 없을 정도입니다. 그런데 전하께서는 공신(功臣)을 우대하고 외척(外戚)을 용서해 주는 마음으로 아직도 그를 귀양보내라는 명을 내리지 않으시니, 인심이 날로 답답해 하고 공론이 날로 격해지고 있습니다. 신은 국가의 화(禍)가 이로부터 시작되어 구제하기 어려울까 염려스럽습니다.

전하께서 현재 상중(喪中)에 계시운데, 옥체(玉體)가 편치 못하시고 성상의 생각이 수고롭고 번거롭다는 간곡하신 비답을 여러 번 내리시니, 신들은 걱정스럽기 그지 없습니다. 그런데도 신들이 다시 아뢰어 성상의 마음을 돌리려고 하는 것은, 실로 사사로움을 따르고 천도(天道)를 어기는 화가 끝내 이루 말할 수 없기 때문입니다. 전하께서 만일 확연(廓然)히 크고 공평하게 하시어 천도를 받들어 행하고 사사로움을 없애어서 인심을 순응하여 윗사람과 아랫사람이 서로 편안하게 한다면, 몸을 적절히 조화(調和)하여 수양하시는 방법에 있어서도 도움이 없지 않을 것입니다. 윤원형의 죄악은 전하께서도 이미 통촉하고 계시운데, 쾌히 결단하기를 이처럼 심히 어렵게 여기시니, 이것은 지공무사(至公無私)의 덕을

손상하고 과실을 고치기를 인색히 하지 않는 지혜에 누가 되지 않겠습니까. 윤원형이 저지른 최악의 실상은 두루 열거하기가 어렵사운데, 빈(嬪)을 택할 때에 나쁜 짓을 한 일로 말하면 그 음흉하고 교활한 마음이 어떠하다 하겠습니까. 그는 혼인하는 집과 결탁한 다음,

여자에게 병이 있음을 알고도 억지로 원량(元良원자(元子)를 가리킴)에게 배필로 삼게 하고자 하였으니, 이것은 다만 국가의 정권을 끝까지 차지하고자 하여 국통(國統)이 끊기는 것도 돌보지 않은 것입니다. 이것은 조종(祖宗)에게 죄를 지은 것인데, 전하께서는 어찌 그를 훈척(勳戚)이라고 다시 핑계하시고 그의 죄를 바로잡지 않으시겠습니까. 윤원형은 전하의 조정을 탁란(濁亂)시키고 전하의 백성들을 어육(魚肉)으로 만들어 조종께서 물려주신 기업(基業)을 좀먹었는데도 오히려 부족하게 여기고는 더욱 간사한 꾀를 부려 못하는 짓이 없었으니, 그 죄가 어떨다 하겠습니까. 한(漢)나라 때에 전분(田蚡)이 고공지(考工地)의 땅을 하사하여 집을 더 넓혀 줄 것을 요청하자, 무제(武帝)는 그에게 이르기를 "마침내는 무고(武庫)까지 가져 가라." 하니, 전분이 그제야 물러나고 말았습니다. 윤원형은 군자감(軍資監)의 땅을 침탈(侵奪)하면서도 전하에게 요청하지도 않았으니, 그의 방종하고 기탄(忌憚)함이 없음은 전분보다도 더 심합니다. 끝까지 다 빼앗지 않으면 만족해 하지 않는 그의 탐욕을 여기에서도 충분히 볼 수 있습니다. 한 나라 사람으로서 그에게 침탈을 당한 자를 어찌 다 일일이 들 수 있겠습니까. 억울함을 하소연하는 소장이 사헌부에 모여 있고 노비를 강탈해 갔다는 소송이

추관(秋官)에 이어져서 원망이 쌓인 나머지 여러 사람들의 마음이 통분하여 시끄럽게 떠들면서 욕하는 자들이 몇십 명, 몇백 명으로 떼가 되고 있으며, 심지어는 그의 심장을 도려내어 죽여야 한다는 말까지 나오고 있습니다. 아, 윤원형이 백성들 모두에게 버림을 받은 것은 여기에서도 알 수 있습니다. 전하께서는 비록 그를 곡진히 보호해 주고 은혜로 용서하려고 하시나, 백성들이 함께 버리는데야 어떻게 하겠습니까. 윤원형은 동쪽 교외로부터 몰래 덮개가 있는 가마를 타고는 밤에 도성 안으로 들어왔는데, 그의 종적이 숨겨져 어디로 간지를 모르고 있사오니, 이것은 바로 옛날 정원진(程元振)이 부인의 옷을 바꿔 입고 도망친 계책과 같은 것입니다. 그 교활함이 극에 달했다 하지 않겠습니까. 옛날 중묘조(中廟朝)에서 김안로(金安老)를 축출할 때에도 김안로가 간사하고 교활하여 측량할 수 없다 해서 즉시의 금부에 명하여 붙잡아 대문 밖으로 압송하였습니다. 하물며 흉하고 음험한 윤원형이 근기(近畿) 지방에 배회하면서 밤중에 출몰하고 있으니, 그 속에 쌓인 나쁜 마음은 실로 측량하기 어렵습니다. 그런데 전하께서는 어찌하여 이에 대하여 생각하지 않으십니까. 백성들이 함께 분해 하는 바로 말한다면, 모두들 그의 고기를 먹고 그의 가죽을 벗겨 깔고 자고자 합니다. 전하께서 비록 훈척이라 하시어 그의 죄를 바로잡지는 못하신다 하더라도 또한 마땅히 귀양보내라는 명을 속히 내리시어 백성들의 통분을 씻어주어야 할 것입니다. 공론을 굳게 거절하신 지 1개월이 가깝도록 아직도 결단하지 못하시니, 신들은 인심이 떠나고 천심이 끊어지면 화란(禍亂)이 일어나서 끝내 구원하지 못할까 깊이 염려됩니다. 신들은 외람되이 낭서에 있으면서 화기(禍機)를 목견하고는 감히 침묵을 지킬 수 없어 다시 성상께 아뢰는 것입니다. 삼가 원하옵건대 전하께서는 유념하시고 쾌히 결단하소서. 부경사(赴京使)를 사양하는 상소 삼가 생각하옵건대, 신(臣)은 기품(氣稟)이 매우 천박하여 질병이 자주 발생합니다. 젊었을 때부터 항상 피로와 권태증(倦怠症)에 시달려 신음하고 답답하여 조금도 편안할 날이 없었습니다. 벼슬길에 나온 이래로 병의 뿌리가 더욱 고질이 되어 별안간 발작하였다가 멈추곤 하므로 고칠 방법이 없습니다. 신이 비록 성상의 은혜와 영화를 탐하여 억지로 봉직(奉職)한다 하더라도

근본 체질이 허약하여 결국 스스로 힘쓸 수가 없습니다. 지난해 12월에 신은 대사성(大司成)에 임명되었는데, 목은 옛병이 갑자기 심해져 결코 벼슬살이를 감당할 수 없으므로, 마침내 병으로 사직하여 교

체되고 상호군(上護軍)이 되었습니다. 신은 관직에 있으면서 병을 조리하는 것은 공사간에 모두 방해됨이 있으므로, 마침내 금년 정월에 다시 병으로 사직하였던 바, 성상의 은혜를 받고 관직에서 해임되었습니다. 신은 즉시 몸을 부축하고 남쪽으로 돌아가 전리(田里)에 도착해서는 정신을 휴양하고 걱정과 번노를 씻어버리면 행여 끝내 폐인(廢人)이 되지 않아서 태평성대의 한 백성에 질 수 있을까 생각하였습니다. 그런데 4월 20일에 성균관(成均館)의 구사(丘史)가 내려와서 신이 다시 대사성에 임명되었다고 말해 주었습니다. 신은 병으로 몸이 편치 못하여 형편상 달려가기 어려웠고 또 몸이 먼 지방에 있으므로 서울에 있는 경우와 달라서 사면하는 글을 올리기에 어려운 바가 있었습니다. 이에 감히 사사로운 어려움을 동료들에게 통하여 신이 질병 때문에 달려 올라가지 못하는 사유를 전하(殿下)께 아뢰어 개차(改差)되기를 바랐습니다.

그리고는 인하여 구사(丘史)를 올려 보냈습니다. 그 뒤 조용하여 아무런 소식이 없으므로 신은 망령되어 추측하기를 필시 이미 교체되었으리라고 생각하였습니다. 그런데 근자에 비로소 들으니, 아직도 교체되지 않았다 합니다. 신이 일을 측량함이 엉성하고 잘못되어, 즉시 신병을 들어 상소를 올려서 불초한 몸이 스스로 물러갈 것을 애걸하지 않음으로써 국학(國學) 장관의 자리가 오랫동안 비게 하였으니, 신의 죄가 매우 큼니다. 두려워서 어찌 해야 할지를 몰라 숨을 죽이고 엎드려 있으면서 탄핵이 이르기를 기다리고 있었습니다. 그런데 이제 듣자오니, 신이 부경사(赴京使)로 차임(差任)되어 성절(聖節)에 하례하러 가야 한다 합니다. 신은 명령을 듣고서 놀랍고 두려워 몸둘 바를 모르겠습니다. 신은 몸에 쌓인 병이 아직도 쾌차하지 못했으니, 형편상 공경히 달려갈 수가 없습니다. 일을 당하여 엿보고 회피하는 것은 국가의 떳떳한 법이 있으니, 신의 죄는 진실로 멀리 귀양감을 면치 못할 것입니다. 그러나 신의 사사로운 의리 역시 백관(百官)의 대열에 서기 어려운 점이 있으니, 비단 질병이 있어서 그러한 것만은 아니옵니다. 외람되고 소소한 이 일은 본래 성상께 번거롭게 아뢴 것이 못되나,

또한 성명(聖明)의 아래에 숨길 수는 없습니다. 신은 천품이 질박하고 어리석으며 말을 함부로 하여 상신(相臣)을 저촉하고 거슬렀습니다. 그리하여 원망을 부르고 허물을 자초하여 혐의스러운 자취가 이미 드러났고, 배척하는 기미가 또한 드러났습니다. 사람들은 말이 분분하여 도로에도 소문이 나 있습니다. 신이 비록 불초하나 마음에 이것을 부끄러이 여기고 있습니다. 그러므로 삼가 이미 잘못을 반성하고 몸을 받들어 물러나왔으며, 이 뒤로는 흑시라도 요로(要路)에 있는 자들의 미움과 노여움을 사지 않겠다고 다짐했습니다. 신이 이제 만일 은총에 눈이 어두워 다시 관(冠)을 쓰고 인수(印綬)를 매는 계책을 한다면, 의리에 해가 되어 후일의 화를 거듭 받을까 매우 두렵습니다. 신은 이 때문에 당황하고 두려워하여 자처할 곳이 없는 것입니다. 이에 감히 질병이 있는 실상을 가지고 성상께 아뢰오니, 원하건대 전하께서는 신을 파면하시고 그대로 전리(田里)로 돌아가게 하시어, 소신으로 하여금 견묘(畎畝)의 가운데서 어리석은 분수를 편안히 하면서 하찮은 여생(餘生)을 보존하게 하신다면 신은 천만다행이겠습니다. 신은 광망(狂妄)하고 경솔하오니,

죽어도 남는 죄가 있습니다. 엎드려 바라건대, 천지 부모 같으신 전하께서는 신을 가엾게 생각하시어 불쌍히 여기소서. 엄한 대궐의 위엄을 범하오니, 신은 두려워하면서 엄한 명령이 이르기를 기다릴 뿐입니다. 신 대승은 죽을 죄를 무릅쓰고 삼가 말하옵니다. 다시 올린 상소 신은本月(本月) 20일에 삼가"어찌 가벼이 물러갈 수 있겠는가. 병을 조리하여 올라오라."는 전지(傳旨)가 계셨다는 동부승지(同副承旨)의 서장(書狀)을 받았습니다. 신은 지난번 질병으로 인하여 외롭고 위태로운 종적으로 글월을 올려 방출(放出)되기를 바랐으니, 정상이 절박하고 뜻이 간절하여 참람되고 경솔함을 잊었습니다. 이윽고 살펴보니 두려움이 실로 깊었으므로, 날짜를 계산하면서 엄한 벌이 내리기를 기다리고 있었습니다. 그

런데 뜻밖에도 전하께서는 넓으신 도량으로 포용하시고 성은이 두터우사 비록 사면을 윤택해 주지는 않았으나 또한 견책을 면해 주시니, 신은 명을 들음에 감격하여 눈물을 흘렸습니다.

신은 마땅히 병든 몸을 이끌고 길을 나서 총애로운 명에 응하여야 할 것이오나, 다만 며칠 전부터 몸이 야위고 원기(元氣)가 꺾여서 전에 비하여 더욱 괴롭습니다. 더위를 먹고 학질(虐疾)을 앓아 무더운 여름에 살이 물러터져서 새로운 질병과 묵은 질병이 겹쳤습니다. 신의 기력을 헤아려 볼 때에 당장 출발할 수가 없는데, 국학의 장관이 자리를 비운 지가 이미 오래되고 성절사(聖節使)의 갈 임기가 임박하였으니, 이것은 반드시 조정에서 의논하여 대처할 것이오나, 신의 마음에 어찌 편안히 있을 수가 있겠습니까. 신이 아래로는 사사로운 의리를 헤아려보고 위로는 국가의 체통을 생각건대, 모름지기 간담(肝膽)을 피력하여 다시 하늘의 위엄을 범하게 되었으니, 돌아보고 방황하여 어찌 할 바를 모르겠습니다. 삼가 생각하건대 신의 위험스러운 내용은 이미 지난번 상소문에 자세히 아뢰었으니, 감히 거듭 말씀드려서 성상의 귀를 어지럽게 할 수는 없으나 구구(區區)하고 사사로운 의리로는 역시 그대로 그만둘 수 없습니다. 신이 일찍이 주자(朱子)의 글을 읽어보니 "벼슬이란 군신간의 의리를 행하는 것이다. 그러므로 비록 도가 행해지지 못할 줄을 알더라도 벼슬을 그만둘 수 없는 것이다. 그러나 의리라 말했으니, 일의 가부(可否)와 몸의 거취(去就)는 구차히 하면 안 되는 것이다. 이 때문에 비록 몸을 깨끗이 하여 군신간의 인륜을 어지럽혀서도 안 되지만, 또한 의리를 잊고 녹봉만을 따라서도 안 되는 것이다." 하였습니다. 그리고 정숙자(程叔子)는 "신의 가문은 충효를 전수하여 대대로 국은을 받았습니다. 초야에서 발탁되어 오랫동안 경악(經幄)에서 폐하를 모셨으니, 어찌 군주를 사랑하고 국가에 보답하려는 마음이 없겠습니까마는, 의리가 절박하여 마땅히 떠나가야 하오니, 스스로 힘을 바칠 길이 없습니다. 오직 오늘날 죽음을 무릅쓰고 폐하를 위하여 신하로서 거취하는 의리를 아뢰면서 도움이 있기를 기대합니다. 이것이 보답하려는 저의 하찮은 마음입니다." 하였습니다. 신은 망령되어 생각하옵건대, 전현(前賢)들의 경계가 태양처럼 빛나오니, 후세의 유자(儒者)들은 마땅히 힘쓰고 사모하여 따르려고 노력하여야 할 것이요, 그만두어서는 안 될 것입니다. 진실로 자신이 불초하다고 하여 스스로 다하지 않으면 안 된다고 여깁니다. 불민(不敏)한 신은 감히 스스로 유자의 대열에 끼일 수는 없으나, 또한 일찍이 장자(長者)의 말씀을 듣고 성현들의 남은 법칙을 보았습니다. 어찌 차마 의리를 버리고 도(道)를 잊고서 스스로 세상에 아첨할 수 있겠습니까.

세상에서 자신을 용납해 주지 않는데도 끝내 머뭇거리고 연연하여 녹을 유지하고 몸을 영화로이 할 계획을 삼는다면, 이것은 부끄러워할 만한 일이 아니겠습니까. 이 때문에 신이 오늘날 할 수 있는 계획은 오직 물러감을 허락받아 한가로운 곳에 가서 여생을 보존함에 있을 뿐이오니, 이렇게 하면 아래로는 평소의 지조를 온전히 보전할 수 있고, 위로는 성명(聖明)에 도움이 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이외에는 다시 해볼 만한 일이 없습니다. 원하건대 전하께서는 신의 정상을 양찰하시고 신의 광망(狂妄)함을 용서하시어 속히 파면해서 전리(田里)로 돌아가게 하소서. 그렇게 하신다면 신은 늙어 초야에서 죽는다 할지라도 영광일 것입니다. 신의 자취는 포만(逋慢)함에 해당되오니, 죽어도 남는 죄가 있습니다. 삼가 원하건대 천지 부모 같은 전하께서는 신을 불쌍히 여겨 놓아주신다면 다행스럽게 그치 없겠습니까. 성은(聖恩)이 높고 두터운데 보답할 길이 없으니, 대궐을 바라봄에 감격한 충정을 다할 길 없습니다. 신 대승은 죽음을 무릅쓰고 삼가 말씀드립니다.

대사간(大司諫)을 사양하는 글 이하의 사양하는 글에는 모두 산삭(刪削)한 부분이 있으므로 글이 제대로 연결되지 못하는 곳이 많다. 신은 외람되이 오랫동안 사관(史官)으로 있었습니다. 집에 보관하는 사초(史草)를 의당 즉시 정리하여 올려야 하오나, 게을러 날짜만 보내다가 아직껏 바치지 못하고 견책이

내리기를 기다리고 있던 중, 갑자기 본직(本職)을 제수받았습니다. 언책(言責)을 맡은 관원은 위로는 군주를 바루고 아래로는 백관들을 규찰하여 그 임무가 지극히 무거운데, 어찌 죄를 지은 사람이 그대로 직책에 있을 수 있겠습니까. 지난번 사초를 올려야 하는 기한내에 미처 정리하여 올리지 못하고서 대간이 된 자가 혐의를 피하여 물러갔는데 곧바로 출사할 것을 청하니, 일이 심히 구차하므로 공론이 좋게 여기지 않았습니다. 더구나 신은 이처럼 게으르고 너무나 불민(不敏)하니, 형편상 재직(在職)할 수 없습니다. 속히 체직하도록 명하소서. 도사 영위사(都司迎慰使)를 사면(辭免)하는 글 신을 기품(氣稟)이 허약하여 평소에 질병이 많으므로 버슬할 수 없어서 시골로 내려가 조리하였습니다.

지난해 5월에는 왼쪽 다리가 땅기고 아파서 쓰러져 일어나지 못하다가 여러 달 쉬고서야 겨우 약간 나아왔습니다. 그러나 가을과 겨울에는 때로 혹 다시 발작하기도 하여 치료할 방법이 없었습니다. 금년 4월 은혜를 입고 서울로 올라와서 여러 의관(醫官)들에게 문의하였고, 두 번 침을 맞은 뒤에는 옛날 증세가 깨끗이 없어져 다시는 다른 걱정이 없었습니다. 그러나 날씨가 점점 추워지자, 다리 아픈 병이 다시 발작하여 말을 타고 출입함에 한 다리가 부실하므로 항상 말에서 떨어질까 두려워 형편상 종사(從仕)하기 어려우므로, 지극히 민망하고 우려됩니다. 그런데 도사 영위사를 차임(差任)하시니 신은 마땅히 의주(義州)에 가야 하는데 먼 길에 말을 달린다는 것은 결코 능히 할 수 없습니다. 버슬을 그만두고 조리하면 거의 폐질(廢疾)을 면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신의직책을 거두어 주소서. 대사성(大司成)을 사양하는 글 신은 본래 질병이 많으므로 집에 물러가 조리하고 있었습니다. 수년 동안에 거듭 성상의 은혜를 입어 여러 번 직위에 제수되니, 버러지 같은 소신의 감격스러움을 형용하기 어렵습니다. 그러나 모두 병이 회복되지 못함으로 인하여 서울로 올라가 사은숙배하지 못하여, 밤낮으로 걱정하고 고민하였습니다.

지금 대사성을 제수하셨는데, 신은 겨울부터 봄까지 질병과 우환이 서로 이어지고 끊이지 않아 형체가 파괴되고 정신과 기운이 흩어져 형편상 결코 종사(從仕)할 수 없습니다. 국학(國學)의 장관을 오랫동안 비워두는 것은 온당치 않으니, 더욱 두렵습니다. 신의 본직을 교체해 주소서. 삼가글을 엮어 아뢰니다. 부제학(副提學)을 사양하는 글 신은 지난 4월 28일, 신을 흥문관 부제학으로 임명하니 속히 서울로 올라오라고 한 전지(傳旨)가 있었다는 승정원의 서장(書狀)을 받았습니다. 신은 명령을 들음에 놀라고 두려워서 몸둘 바를 모르겠습니다. 신은 병이 쌓여 치료하기 어려우므로, 물러가 전리(田里)에 옆드려 한가로이 병을 조리하면 다소 완쾌될 수 있을까 기대했었는데, 갑자기 성은을 입어 특별히 수록(收錄)하시고 간관(諫官)의 중요한 직책에 처하도록 명하시니, 신의 어리석은 분수에 능히 감당할 수 있는 바가 아니옵니다. 신은 진실로 마땅히 대궐로 달려가서 사례하옵고 사면을 요청하여야 할 것이옵니다.

그러나 신은 본래 질병이 몸에 얽혀 있어서 조석(朝夕)을 보전하기 어렵사옵고, 마침 지난달 26일에는 갑자기 구토하는 증상을 얻어서 천식(喘息)과 담증(膽症)이 격해져 밤마다 고통을 겪어서 기력이 쇠진하였고 몸을 제대로 조리하지 못하여 더더욱 병이 깊어지고 있습니다. 신은 은혜로운 명이 내렸다는 말을 들은 이래로는 감격하고 두려워한 나머지 심열(心熱)이 치성(熾盛)하고 정신이 흐려져서 술에 취한 듯 바보가 된 듯하여 스스로 깨닫고 알지 못하고 있으니, 병을 치료하여 회복되는 것은 기한이 없을 듯하고, 논사(論思)의 장관을 오랫동안 비워둘 수 없습니다. 이는 비단 신의 사사로운 의리에 지극히 미안할 뿐만 아니라, 국가의 사체에도 또한 매우 불편합니다. 지금 신에게 제수하신 부제학의 직책을 빨리 교체하도록 명하소서. 다시 사양하는 글 신은 지난 4월 28일,

신을 흥문관 부제학으로 임명하니 속히 역마를 타고 올라오라고 한 전지가 있었다는 승정원의 서장을 받았습니다. 신은 이때 마침 병이 있어서 즉시 출발할 수 없었으므로, 이미 글을 갖추어 아뢰어서 본직

에서 체직될 것을 요청하였습니다. 그 후 신은 또 본월 14일에, "경약(經幄)의 장관을 쉽게 교체할 수 없으니 속히 조리하고 올라오라는 전지가 있었다."는 서장을 받았습니다. 신은 초야의 외로운 종적으로 우약(優渥)한 은총을 받음이 이처럼 지극하니, 감격하고 두려워 몸둘 바를 모르겠습니다. 신은 진실로 마땅히 서둘러 길에 올라서 은혜로운 명에 사은하여야 할 줄 압니다. 신의 지난날 앓던 병은 다행히 조금 치료되어 증상이 다소 덜하지만 신이 본래 앓던 사지가 땅기는 증상은 때때로 다시 발작합니다. 그리고 이달 5월 초에는 왼쪽 다리에서부터 배에까지 연하여 가죽과 뼈 사이에 갑자기 노끈으로 당기는 것과 같이 은근히 아픈 증상이 다시 생겼습니다. 그리하여 혹은 하루에도 여러 번 발작하기도 하고, 혹은 며칠만에 갑자기 나타나기도 하는데, 발작할 때에는 힘줄과 맥이 땅기고 전신에 뼈와 살이 움직여 쓰러져 누워서 마치 종풍이 든 듯하다가 오래된 뒤에야 진정이 됩니다. 이리되면 정신이 혼미하고 수족이 풀어져서 몸을 지탱할 수 없으므로 오직 누워서 자고 싶을 뿐입니다. 증세가 이상하여 측량할 수 없으니, 치료할 방법을 찾을 길이 없습니다. 혹은 낮든 더하든,

혹은 죽든 살든 다만 천명을 기다릴 뿐이니, 스스로 민망할 뿐입니다. 몸을 움직이고 길에 올라 대궐에 달려갈 것은 진실로 기일이 없고, 경약(經幄)의 장관은 책임이 가볍지 않으니 하루도 비울 수 없습니다. 신의 이유 때문에 여러 달 동안 자리가 비어 있으니, 더욱 민망합니다. 신에게 제수하셨던 부제학의 직책을 속히 체직하도록 명하시어, 소신으로 하여금 여생을 보존하도록 해 주소서. 대사간을 사면함 옛날 군주들이 간관(諫官)을 설치한 것은 다만 보기에 아름답게 하기 위해서가 아니요, 장차 군주의 총명을 넓혀서 미치지 못하는 것을 도우려고 해서였습니다. 그러므로 반드시 책임자를 가려서 제수하고, 그 예(禮)를 중히 하여 우대하였으며,

비록 광직(狂直)하여 귀에 거슬리는 말이 있더라도 군주가 또한 일찍이 겸허하게 받아들이지 않은 적이 없습니다. 이 때문에 신하로서 이 직책을 맡은 자는 반드시 평소의 행실이 군주에게 신임을 받고 충성스런 마음이 군주를 바랄 수 있는 사람이었습니다. 그러므로 말을 하면 도(道)가 합치하고, 계책을 아뢰면 일을 따라서 윗사람과 아랫사람이 서로 뜻이 맞고 신하와 군주가 함께 아름다웠으니, 어찌 훌륭한 일이 아니겠습니까. 지금은 그렇지 않아서 간관을 거의 헛되이 설치하여, 선택하기를 이미 신중히 하지 않고 대하기를 또 중하게 여기지 않습니다. 그리하여 신하들은 대부분 일을 말하지 않고 말하여도 또 극진히 하지 않으니, 이려고서 군주의 잘못을 바로잡아 훌륭한 정치를 이루고자 한다면 어찌 어렵지 않겠습니까. 신은 생각하건대 마땅히 삼가 선택해서 그 말을 다하도록 책임지운 뒤에야 아래로는 숨겨진 정이 없고 위에서는 잘못된 행동이 없을 것입니다. 신은 기품이 허약하고 습관이 편벽되어 비록 약간의 기예(技藝)가 있기는 하나 실로 행검이 없습니다. 이미 얻은 것이 적으므로 사람들이 믿어주지 않으니, 외람되이 현달한 관직에 오름에 항상 걸맞지 못함을 두려워했습니다. 그런데 욕되이 본직에 올라 더욱 두렵습니다.

분수를 헤아려 보고 재주를 살펴봄에 결코 감당하기 어려우니, 만일 혹시라도 은총과 영화를 탐하고 연연하여 구차히 그대로 관직에 있는다면 반드시 장차 조정에 욕을 끼칠 것입니다. 원하건대 신의 직책을 교체하여 감당할 만한 사람에게 제수하소서. 정원(政院)에 내린 비답에 의착함 하찮은 내가 그동안 여염에 있어서 듣고 아는 것이 없었다. 우리 황고(皇考)이신 명종대왕(明宗大王)께서는 종묘 사직의 계책을 깊이 생각하시어 실로 위임 받은 중함이 계셨는데, 하늘이 은혜를 내리지 아니하여 국가에 이러한 애통을 내리셨다. 우리 성모(聖母)이신 왕대비(王大妃)께서는 능히 유지를 받들어 나로써 대통을 이어서 매우 어려운 조종의 위대한 기업을 지키게 하셨다. 나는 덕이 적고 어두운 사람으로서 위태롭게 여기고 두려워하여 살얼음을 밟는듯 범의 꼬리를 밟는 듯이 근신(謹愼)하였다. 다행히 자성(慈聖)께서 착

하고 삼가시는 자품과 아름다운 덕으로 수렴 청정하시어 여러 정사를 다스림으로써 인심에 순응하고 하늘의 뜻에 답하게 되었으며,

선왕께서 하고자 하시던 일과 그만두려고 하시던 일에 대해서도 차례로 계승하니, 장차 생민(生民)들이 직업을 편안히 여기고 나라에 걱정이 없게 되었다. 나 소자(小子)는 길이 그 성공을 힘입어 거의 죄를 면하게 되었는데, 금년 2월 24일에 자교(慈教)를 받자오니 비상한 변고가 있다 하여 놀라시고 허물을 이끌어 수렴청정을 그만두시겠다는 명을 내리시고 군국(軍國)의 기무(機務)를 나에게 독단하도록 위임하셨다. 나 소자는 두렵고 놀라우며 걱정스러워 몸둘 곳이 없었으므로, 굳이 사양하고 명을 거두실 것을 청했으나 윤희를 받지 못하였다. 이는 비록 자성께서 겸손하심이 전고(前古)에 뛰어난 아름다운 일이나, 방황하여 의지할 수 없는 내 마음을 무어라고 표현하겠는가. 하물며 나는 덕이 적은 사람으로서 이미 가르침을 받을 곳이 없게 되었으니, 하루에도 만 가지 되는 정무(政務)에 어찌 미치지 못함이 없겠는가. 이에 나는 더욱 공경하고 더운 정신을 가다듬어 몸을 닦고 어진이에게 맡겨서 행여 조종의 무궁한 아름다움을 폐하지 않으려고 하는 바이다. 대소 신료들은 또한 나의 지극한 마음을 체득하여 각기 직책에 부지런히 힘써 함께 정치가 잘 다스려지도록 노력하라.

너의 정부(政府)에서는 이러한 사실을 중외(中外)에 널리 효유하도록 하라. 문소전(文昭殿)을 노한 차자 선왕이 예를 제정할 때에는 천리(天理)를 따르고 인정(人情)을 참작하여 절문(節文)을 만들었습니다. 그 상례(常禮)를 가지고 말하면 일반인들도 다 참여할 수 있으나, 그 변례(變禮)를 가지고 말하면 예를 만든 본의를 상세히 연구하지 않으면 알 수 없는 것입니다. 우리 세종 대왕께서 문소전을 창립하셨는데, 그 전교(傳教)에 "태조(太祖)의 원묘(原廟)를 각기 달리함은 옛 제도에 부합되지 않을 뿐만 아니라, 후세에 자손들이 각기 그 묘(廟)를 세우게 된다면 백세(百世) 이후에 사당이 너무도 많아질 것이니, 계승함에 어렵지 않겠는가? 이에 예관(禮官)에 명하여 고금의 예를 참작해서 궁성 안에 침전(寢殿)을 개축하고는 문소전이라 이름하였으니, 후대에서 봉사함을 오실(五室)을 넘지말라."는 내용이 있습니다. 이른바 오실이라는 것은 태조와 사친(四親)의 묘를 가리키니, 이것은 상례입니다.

만일 뒤에 난처한 일이 있을 경우에는 마땅히 변통을 하여야 하니, 어찌 이에 구애될 것이 있겠습니까. 주자(朱子)는 "형제간에 국가를 물려줄 경우 그들은 일찍이 군신간이 되었으니, 곧 부자간과 같은 것이다. 그러므로 각기 한 대(代)가 되어야 한다." 하였으니, 이것은 예의 정법(正法)입니다. 그러나 또 말씀하기를 "내가 여기에서 만든 것은 한결같이 선유(先儒)의 말씀을 기준한 것이나, 반드시 시행할 수 없음을 안다." 하였습니. 이것은 왜냐하면 옛날과 지금은 형편이 다르므로 혹 난처한 일이 있기 때문입니다. 지금 우리 국가의 종묘 제도는 형제간에는 소목(昭穆)을 함께 하여 자리를 같이 하니, 이것은 비록 예의 말류(末流)에 잘못된 것이오나, 한(漢), 당(唐) 이후로 이 법을 그대로 따르며 고치지 못하고 있습니다. 이제 어찌 이것을 경솔히 고칠 수 있겠습니까. 만일 종묘에서 형제간을 각기 한 대로 하는 법을 행하지 못하면서 유독 원묘(原廟)에서만 변경하고자 한다면 한 나라의 전례(典禮)가 어찌 이와 같이 모순될 수 있겠습니까. 이것은 참으로 불가한 일입니다. 대통(大統)을 이은 군주는 애당초 태조에 합제(合祭)하여야 하는데,

만일 별도로 사당을 만들어서 봉안한다면 이것은 지존(至尊)을 강등하려고 하는 행위이니, 신하의 도리에 있어서 차마 할 수 없는 일입니다. 또 형제간이 서로 계승함은 비록 함께 한 대가 된다 하더라도 부자간의 의리와 같은 것은 그대로 있는 것입니다. 이것은 바로 천리(天理)의 떳떳한 법이요, 고금에 통용되는 도리이니, 어찌 사사로운 뜻과 작은 지혜로 그 사이에 친소(親疏)를 구분할 수 있겠습니까. 지금 문소전에 대한 의논이 분분하여 정해지지 못해서 아직도 지극히 마땅한 데로 돌아가지 못하고 있

으니, 국가는 예로써 다스려야 하는데 어찌 이와 같이 모순될 수 있단 말입니까. 당초에 증수하자고 주장한 대신의 의논은 바로 예의 변통에 의거한 것이니, 바꿀 수 없는 옳은 말입니다. 다만 전전(前殿)을 움직이는 사체가 가볍지 않고, 공력(功力)이 많이 들고 부역이 번거로움을 또한 염려하지 않을 수 없습니다. 그러므로 사람들은 모두 만일 옛 전(殿)을 수리하고 마땅하게 처리한다면, 그 제도는 비록 지난 날과 조금 다르다 하더라도 예의 대체에는 무방하다고 여기고 있습니다.

이렇게 되면 굳이 그쳐서 만들지 않고, 또 옛 잘못을 그대로 따르지 않으면서 서로 마땅함을 얻게 될 것입니다. 그런데 뜻밖에도 흑자들은 원대한 지식이 없고 예문(禮文)의 본의를 모르면서 세종의 보훈(寶訓)에 가탁하여 오실(五室)의 제도를 지키려고 하면서 끝내 이것을 행할 수 없다는 것을 모르고 있으니, 잘못이 아니겠습니까. 대신과 예관(禮官)은 올바른 예법을 굳게 지켜야 할 것이오나, 그 사이에 처치함은 다소 변통을 가해야 할 것입니다. 그런데 잡된 의론에 현혹되고 세속의 주장에 흘러서 마침내 반을 나누어 간격을 짓자는 규칙을 만들었으니, 국가에서 선조(先祖)를 받드는 예가 어찌 이와 같이 구차할 수 있겠습니까. 예문을 헤아려 보고 때의 마땅함을 살펴봄에 불가불 변통하여 올바른 법을 따라야 할 것입니다. 후침(後寢)은 반드시 한 칸을 더 건축하고, 전전(前殿)은 보좌(寶座)와 상榻(床榻)을 적당히 고쳐 개설(改設)하며, 너무 큰 제기(祭器)와 지나치게 많은 제품(祭品)들을 또한 마땅히 선왕의 규칙에 부합하게 하고 옛 성인들의 말씀을 따르도록 힘쓰면, 거의 옛 법에 어그러지지 않고 지금 세속에 도 마땅하게 될 것입니다.

아니 같이 하고서도 형편상 통하기 어려운 것이 있을 경우에는 전퇴(前退)와 후퇴(後退)를 또한 통하여 배열해서 처리할 수도 있을 것입니다. 만일 여러 사람들의 장점을 취하지 않고 한쪽으로 치우친 말을 고집한다면 이것은 옛날과 지금의 예(禮)를 모두 버리는 결과가 될 것이오니, 어찌 옳겠습니까. 청하건대 문소전의 후침은 한 칸을 더 세우고 전전(前殿)에 봉안하는 규칙을 다시 대신으로 하여금 의논하여 정하게 하소서. 주 선왕(周宣王)이 가뭄을 만났을 때의 행위에 대한 논 다음과 같이 논합니다. "재앙과 상서가 하늘이 들어서인가?" "아닙니다." "그러면 인위로 그런 것인가?" "아닙니다." "하늘도 아니요 인간도 아니라면, 누가 그렇게 만드는 것이가?" "하늘과 사람이 서로 그렇게 만드는 것입니다. 사람이 감동시키지 않으면 하늘은 응하지 않습니다." "사람이 감동시키는 것은 어떻게 하는 것인가?" "선(善)과 악(惡)입니다."

"하늘이 응하는 것은 어떻게 하는 것인가?" "재앙과 상서입니다. 재앙과 상서가 응함은 인간이 선한 일을 했느냐 악한 일을 했느냐에 따라 감동시키는 것입니다." "사람이 선한 일을 하였는데도 하늘이 재앙을 내리는 경우가 있고, 사람이 악한 일을 하였는데도 하늘이 상서를 내리는 경우가 있으니, 이것도 이치인가?" "그렇지 않습니다. 하늘은 무심한데 기운이 운행되면 순수함과 잡박(雜駁)함이 있게 되고, 인간은 행위가 있는데 일이 드러나면 길(吉)과 흉(凶)이 있게 됩니다. 무심한 것은 자연에 근본합니다. 그러므로 감동함이 있을 수 있고, 행위가 있는 것은 당연함을 구하여야 합니다. 그러므로 그 응함을 이룰 수 있는 것입니다. 감동함이 있으면 잡박한 기운이 그 순수함을 회복하고, 응함을 이루면 흉한 일이 바뀌어 길한 일이 됩니다. 기운은 순수함을 회복하면 재앙이 사라지게 되고, 흉한 일을 길한 것으로 바꾸면 선이 쌓이게 됩니다. 선이 쌓여서 악이 제거되고 재앙이 사라져 상서가 이르면 이것은 진실로 하늘과 사람이 서로 참여하는 이치일 것입니다. 신(臣)이 일찍이 「시경」의 운한시(雲漢詩)를 읽고서 감회가 있었습니다. 선왕(宣王)으로 말하면 하늘과 사람의 관계를 잘 알았다고 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하늘은 아득하고 아득한데 기후가 춥기도 하고 덥기도 하며, 비가 내리기도 하고 날씨가 개이기도 하여 인간과 아무런 관계가 없는 듯합니다. 그리고 인간은 작고 작은 물건으로서 움직이기도 하고 고요하기도

하며, 살기도 하고 죽기도 하여 하늘과 접하는 일이 없는 듯합니다

그러나 인간의 소행은 일찍이 하늘을 감동시키지 않은 적이 없고, 하늘의 하는 일 또한 사람에게 응하지 않음이 없습니다. 마음을 다하여 하늘을 감동시킴이 있는 것은 인간이요, 인간의 하는 일을 보고서 응하지 않음이 없는 것은 하늘입니다. 하늘의 기운에는 음양(陰陽)이 있고 기운의 운행에는 오행(五行)이 있으니, 오행은 성질이 다르고 사시(四時)는 순서가 다른데, 서로 어우러지고 서로 일렁이며 서로 겸하고 서로 취하여 마치 수레바퀴가 돌듯 돌쩌귀가 작용하듯 하며, 합함도 있고 열림도 있어서 갖가지 변화가 무궁무진하여 일정한 단서가 없습니다. 그러므로 그 기운이 혹 고르지 못하여 양이 높고 음이 부족되면 날씨가 가물고, 음이 방종(放縱)하고 양이 침체되면 장마가 집니다. 날씨가 가문 것이 지극하면 8년 동안에 7년이나 가물었고, 장마비가 심한 경우에는 10년에 9년이나 홍수가 났습니다. 7년간의 대한(大旱)과 9년간의 홍수는 요(堯) 임금과 탕(湯) 임금 같은 성인으로서도 면하지 못하였습니다. 요 임금과 탕 임금 같은 성인으로서도 이것을 면하지 못하자, 사람들은 혹 하늘이 응하지 않는다고 여기며, 또 하늘이 응하지 않는다고 여기고는 태만하고 또 방자해지니, 아! 그것이 과연 옳습니까, 옳지 않습니까?

기운은 변함이 있으나 이치는 다함이 없습니다. 기운이 변함이 있는 것은 혹 그러한 운수 때문이요, 이치에 다함이 없는 것은 일정한 묘함 때문이니, 혹 그러한 운수를 집착하고 일정한 이치를 속이는 것은 옳지 않습니다. 사람이 태어날 때에 하늘의 기운을 받아 형체를 삼았고, 하늘의 이치를 받아 본성을 삼았으니, 형체는 나와 똑같은 기운이요, 품성은 나와 똑같은 이치입니다. 기운이 같으므로 선악의 감동됨은 응하지 않음이 없고, 이치가 같으므로 재앙과 상서의 응함이 일정하지 않음이 없는 것이니, 이것이 떼뒤틀한 이치입니다. 기운이 비록 다름이 없으나 혹 순(順)과 역(逆), 판(判)과 합(合)의 차이가 있습니다. 그러므로 하늘과 사람이 혹 틀리기도 합니다. 그러나 끝내는 정상으로 돌아오지 않음이 없습니다. 그렇다면 이치도 같지 않음이 없는 것이요, 기운 역시 같지 않음이 없는 것입니다. 이치가 같지 않음이 없고 기운도 같지 않음이 없다면, 사람은 진실로 하늘을 감동시킬 수 있는 것이며, 하늘은 진실로 인간의 일에 따라 응하는 것입니다. 감동시켜 능히 통하고 응하여 틀리지 않는다면, 사람은 진실로 하늘을 묘하게 할 수 있고 하늘 또한 인간에 합하는 것입니다.

선왕(宣王)으로 말하면 이러한 이치를 잘 알았다고 이를 만합니다. 선왕이 즉위하던 초기에 왕실이 비하(卑下)되었고, 제후들은 신하의 직분을 제대로 지키지 못하여 천하가 매달려 있는 끈과 같아서 진동이 가라앉지 않았고 난리가 बार우어지지 못하였습니다. 하늘이 재앙을 내려서 기근이 거듭되었으니, 선왕으로서 마땅히 어떻게 하여야 했겠습니까. 몸을 편안히 하려고 하지 않고 몸을 기울여 일에 종사하였으며, 행동을 태만히 하려고 하지 않고 몸을 닦는 것을 급급히 하였으며, 가뭄이 드는 재앙을 만나자 두려워하여 재앙이 없어지게 하려고 노력하기를 지극히 하였습니다. 운한시에 이르기를 '아, 지금 사람들은 무슨 죄가 있는가.' 하였으며, '어찌 내몸에 이르러 이러한 재앙을 당하는가.' 하였고, '선조의 제사가 끊어지게 되었다.' 하였으며, '어찌 차마 나에게 이러한 화를 내리는가.' 하였고, 심지어는 '어찌 나를 위하여 해서이겠는가. 여러 백관(百官)들을 안정시키려고 해서이다. 하늘을 우러러 보니, 저 하늘은 언제나 그 편안함을 내려주실는지?' 라고 말씀하였으니, 심히 두려워한 것을 볼 수 있습니다. 요 임금과 탕 임금 같은 성인도 재난은 면하지 못할 것이라고 생각하여 스스로 태만히 하지 아니하였고, 기수(氣數)가 혹 그런 것이라고 여겨서 스스로 방자하지 아니하였고, 자기에게 있는 정성을 다하여서 기어이 하늘을 감동시키려고 힘썼습니다.

그리하여 상천(上天)의 응함을 기필하지 않았는데도 하늘이 과연 응하였으니, 선왕은 훌륭한 군주라고

할 말합니다. 하늘과 인간은 한 이치요 한 기운입니다. 사람의 마음은 이(理)와 기(氣)가 갖추어져 있으니, 이가 기를 타고 움직임에 따라 칠정(七情)이 나옵니다. 한 마음의 은미한 곳에서 움직여 천지의 사이에 참여되니, 선과 악은 종류에 따라 응합니다. 사람의 마음은 경계하면 두려워하니 두려워하면 착한 마음이 생기며, 방일(放逸)하면 음탕해지니 음탕하면 선을 잊게 됩니다. 사람이 선한 마음이 생기면 이것을 총적할 경우, 하늘을 감동시킬 수 있고 사람을 교화시킬 수 있으며, 자신이 편안하고 천하와 국가를 보존할 수 있습니다. 태무(太戊)는 상곡(桑穀)이라는 요망한 나무가 나옴으로 인하여 국가가 부흥하였고, 무정(武丁)은 제사지내던 날 꿩이 우는 번개로 인하여 융성해졌으니, 이것이 다 그러한 일입니다. 사람이 선한 마음을 잊으면 악한 마음이 생겨나고, 악한 마음이 생겨나면 하늘에 거슬리고 인간에 거슬리게 됩니다. 이렇게 되면 몸이 위태롭고 국가가 멸망하니, 걸(桀), 주(紂)와 유왕(幽王), 여왕(厲王)이 끝내 양화를 면치 못한 것도 또한 그러한 일입니다. 가령 선왕이 이러한 이치를 모르고 생각하기를 "양(陽)이 지나쳐서 날씨가 가문 것은 당연한 일이니

하늘이 무슨 관계가 있으며, 내가 몸을 기울여서 두려워함은 아무런 유익함이 없으니 내 명(命)은 하늘에 달려 있는 것이다.'라고 하였다면, 악이 날로 쌓여서 하늘이 더욱 재앙을 내렸을 것이요 재앙이 지극하면 양화가 그에게 미쳤을 것이니, 그러고도 중흥(中興)의 훌륭한 업적이 있고 끝내 주(周) 나라의 훌륭한 군주가 되었겠습니까. 그렇다면 재앙을 만나 두려워하면 하늘이 재앙을 내린 것은 상서이지 재앙이 아닌 것이며, 상서를 만나 방일하면 하늘이 상서를 내린 것은 재앙이지 상서가 아닌 것입니다. 재앙과 상서가 내림은 인간이 응하는 것을 어떻게 하느냐에 달려 있는 것이니, 재앙과 상서는 하늘이 아니요 인간도 아니며, 바로 하늘과 사람이 서로 만드는 것입니다. 선유(先儒)의 말씀에 '국가가 장차 도를 잃어 실패하게 될 경우에는 하늘이 먼저 재앙을 내어서 견책을 한다. 그래도 군주가 스스로 살필 줄 모르면 또다시 괴이한 일을 내어서 경계하고 두렵게 하며, 그래도 고칠 줄 모르면 패망이 이른다. 이것을 가지고 천심(天心)이 인군을 사랑하여 그 난(亂)을 그치려고 하심을 볼 수 있다.' 하였으니, 그말이 옳지 않겠습니까.

후세의 군주들은 이러한 이치를 알지 못하고 재앙과 상서가 옴이 막연히 걱정하지 않아서 국가가 멸망할 날이 가깝게 되니, 이것은 실로 선왕의 죄인인 것입니다. 어찌 경계하지 않으며 두려워하지 않을 수 있겠습니까. 신은 삼가 논합니다." 「곤지기(困知記)」를 논함 나 정암(羅整菴)의 「곤지기」를 세상에서는 높이고 숭상하는 이가 많다. 내 일찍이 그 책을 읽어보니, 내용이 해박하고 정미하며 억양이 있고 변화가 무궁하여 그 범위를 측량할 수가 없었다. 그 내용의 대강을 들어보면, 공(孔), 맹(孟)과 정(程), 주(朱)를 추존하여 종주(宗主)로 삼았고, 「역경(易經)」 「시경(詩經)」, 「서경(書經)」, 「예경(禮經)」을 근거하여 그의 학설을 장황히 늘어놓았으며, 또 몸소 선학(禪學)을 탐구하고 이것을 깊이 배척하였으니, 언변을 구사하여 오르내기로 억양하며 허여하고 부정하는 사이에 가워 있는 힘을 다하였다고 할 만하다. 세속에서는 그의 학설이 신기(新奇)함을 좋아하고 그의 실상을 연구하지 않으니, 그를 높이고 숭상함은 당연하다 하겠다. 그러나 나의 얕은 소견에는

일찍이 "나씨(羅氏)의 학문은 실로 선학에서 나왔는데, 얼굴을 바꾸어 성현의 말씀으로 문식(文飾)하였으니, 바로 피음사둔(諛淫邪遁)의 심한 것이다. 가령 맹자(孟子)가 다시 태어나신다면, 반드시 그의 죄를 성토하여 인심을 바로잡을 것이요 진실로 그대로 내버려두지 않으실 것이다."라고 생각하였다.

「곤지기」는 모두 4권이다 부록까지 곁해 있는데, 내용이 무려 수만 자나 된다. 그 사이에 어찌 한두 글귀가 도에 가까운 것이 없겠는가마는, 그 큰 강령과 큰 근본은 성현과 서로 배치됨이 천만리나 된다. 그렇다면 그 학문의 옳고 그름이 과연 어떠한가. 그 책에서 말한 바 "도심(道心)은 성(性)이요, 인심(人

心)은 정(情)이다." 라는 것과 "이기(理氣)는 한 물건이다." 라는 것과 "양지(良知)는 천리(天理)가 아니다." 라는 등등의 말은 다 성현의 본지와 모순되니, 이것은 굳이 다시 변론할 것이 없으나 그의 학문이 선학에서 나온 실상은 변론하지 않을 수 없는 것이다. 나 정암은 스스로 말하기를 "서울에서 벼슬할 적에 한 노승(老僧)을 만나 '뜰앞에 잣나무가 있다. [庭前栢樹]'라는 말을 듣고는

곰곰히 생각하여 밤을 새우고 아침이 되어 옷을 입고 장차 일어나려다가 환하게 그 이치를 깨닫고서 자신도 모르게 온몸에 땀이 흘렀다." 하였으니, 이것은 그가 선학을 깨달은 증거이다. 또 그후 남옹(南雍)에서 벼슬할 적에 "성현의 책을 잠심(潛心)하여 탐구해서 연구하고 체인(體認)하여 매일을 계속하였다. 그리하여 60세가 될 때에야 비로소 환하게 심성(心性)의 진리를 보게 되었다." 하였으니, 이것은 얼굴을 바꾸어 성현의 말씀으로 문식한 실증이다. 이것은 그의 분명한 자복(自服)이니 진실로 엄폐할 수가 없는 것이요, 또 도리를 논한 부분에는 더욱 이것이 드러나서 엄폐할 수 없는 것이 있다. 「곤지기」 상권 제 5장에 "석씨(釋氏)의 명심(明心), 견성(見性)은 우리 유학(儒學)의 진심(盡心), 지성(知性)과 서로 비슷하나 실제는 같지 않다. 허령 지각(虛靈知覺)은 마음의 용(用)이요, 정미 순일(精微純一)은 성(性)의 진리이니, 석씨의 학문은 대개 마음에는 소견이 있으나 성에는 앎이 없었다. 그러므로 그의 가르침이 처음에는 사람들로 하여금 다 모든 상(相)을 버리고 그들이 말하는 공(空)을 찾게 하려고 하니,

공(空)은 바로 허(虛)이다. 그런 다음에는 상(相)과 공(空)을 가지고 그들이 주장하는 이른바 각(覺)을 깨달게 하려고 하니, 각은 바로 지각(知覺)이다, '각성(覺性)이 이미 얻어지면 공(空), 상(相)이 통철(洞徹)해져서 신용(神用)이 일정한 처소가 없게 된다.'하니, 신은 바로 영(靈)이다. 무릇 석씨가 말하는 성(性)은 그의 본말(本末)을 연구해 보면 요컨대 이 세 가지에 벗어나지 않는다. 그러나 이 세 가지는 다 마음의 묘용(妙用)일 뿐이니, 어찌 성이라 이를 수 있겠는가. 그들이 본 바에 의거하여 다시 위로 향하여 찾는다면, 상제(上帝)가 내려주신 총(衷)본성도 또한 거의 알게 될 것이다. 그런데 마침내 스스로 이것을 무상(無上)의 묘도(妙道)라고 여기고, 일찍이 그들이 종신토록 찾지 못하는 부분이 있음을 알지 못하고는, 마침내 그의 말을 장황히 늘어놓아서 천하 후세의 사람들을 그르치고 있다."고 하였다. 이 한 장을 가지고 보면 그의 학문이 선학에서 나왔다는 사실을 더욱 엄폐할 수 없을 것이다. 마음의 허령 지각은 바로 이기(理氣)가 묘합(妙合)한 자연의 묘리이나 혹시라도 다 그럴지 못한 경우가 있는 것은 다만 기품(氣稟)과 물욕(物慾)에 가리워져 올바름을 잃었기 때문일 뿐이다.

사람이 만일 마음을 잡아 보존하여서 기품과 물욕에 매인 바가 되지 않는다면, 허령지각한 묘가 그대로 있는 것이니, 석씨처럼 모든 상을 다 버리고 이른바 공을 찾은 뒤에야 마음이 비로소 허해지는 것이 아니며, 또 석씨처럼 상과 공이 나아가 이른바 각을 깨달은 뒤에야 마음에 지각이 있는 것도 아니요, 또 석씨처럼 공과 상을 통철하여 신용(神用)이 일정한 방향이 없게 한 뒤에야 마음을 신묘하다고 이를 수 있는 것도 아니다. 그러하니 이것은 성현들이 말씀한 허령 지각이란 것과 같은가, 다른가? 이 또한 굳이 변론하지 않아도 잘못되었음을 알 수 있을 것이다. 또 "석씨가 말하는 성(性)은 그 본말을 연구해 보면 요컨대 이 세 가지에 벗어나지 않는다." 하였고, 뒤를 이어 말하기를 "그러나 이 세 가지는 다 마음의 묘용이니 어찌 본성이라 이를 수 있겠는가." 하였으니, 그렇다면 성현들이 마음을 논한 것이 석씨와 다름이 없단 말인가. "모든 상(相)을 버리고 허(虛)와 각(覺)을

깨달아서 공(空)과 상(相)이 통철하여 신용(神用)이 일정한 방향이 없게 된다." 는 것은, 바로 석자들이 정(精), 신(神)을 놓간하여 천리(天理)를 끊어 없애려는 것인데도, 그는 이제 마침내 성현이 논한 마음과 함께 나란히 견주어 동일시(同一視)하려고 하니, 옳은가, 옳지 않은가? 그는 또 말하기를 "그들이 본

바에 의거하여 다시 위로 향해 찾는다면 상제가 내려주신 총(衷)도 또한 알 수 있다." 하였는데, 남쪽에 있는 월(越) 지방을 가려고 하면서 수레를 북쪽으로 향한다면, 끝내 도착할 수 없는 것이다. 이제 석자들이 본 바에 의거하여 위로 향해 찾아가서 상제가 내려주신 총의 이치를 알려고 하였으니, 나는 마치 북쪽으로 수레를 향하면서 월 지방을 가려는 것과 같아 종신토록 바빠 달려도 끝내 도착할 기회가 없을까 염려된다. 정암의 학문은 처음에 이미 선학에 잘못되었고, 뒤에 성현의 글을 보고 문식하였다. 그러므로 그의 말이 이와 같은 것이니, 이것은 유교(儒敎)와 석교(釋敎)는 도(道)가 이미 같지 않고 마음을 세움도 또한 달라서 음양(陰陽)과 주야(晝夜)의 상반(相反)되는 것과 같음을 알지 못한 것이다. 어찌 저들의 소견을 근거하여 이 도를 할 수 있단 말인가.

불씨가 "작용(作用)이 바로 성(性)이다." 라고 한 말은 진실로 기를 이(理)로 인식하고 심을 성이라고 한 것이다. 정암의 실제 견해의 잘못은 실로 여기에서 나온 것이다. 그러므로 이기는 한 물건이라는 말과 도심은 성이요 인심은 정이란 말도 또한 다 이로 인하여 잘못된 것이다. 이미 이(理)와 기(氣)를 한 물건이라 하였다면, 인심과 도심을 진실로 이와 기에 나누어 소속시킬 수는 없는 것이다. 그러므로 그 말이 반드시 이와 같이 되었으며, 정암이 스스로 위로 향하여 찾아가는 것도 불씨들 소견 이외에 이(理)자가 있다는 것을 알았음에 불과할 뿐이요, 그 이(理)란 것도 기 위에 그 절도가 있음을 인식함에 불과할 뿐이다. 정암이 말한 이(理)란 것은 다만 기(氣) 가운데에 있는 이(理)일 뿐이니 "마땅히 기가 전환할 때에 이를 볼 수 있다." 는 것이 바로 그의 병통이다. 비록 그의 학설이 장황하고 찬란하며 변화 무궁하나 그 귀결을 찾아보면 여기에서 벗어나지 않는다.

또 정암은 매양 스스로 지극히 마땅한 한 곳으로 돌아가야 한다고 말하는데, 그 말에도 스스로 모순되는 것이 많다. 이미 이와 기를 한 물건이라 하였고 또 체(體)와 용(用)을 두 물건이라 하였으며, "한번 음(陰)하고 한번 양(陽)한 것을 도(道)라 하고, 음양을 측량할 수 없음을 신(神)이라 한다. [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不測之謂神]" 는 말을 함께 인용하여 체와 용이 두 물건이 됨을 증명하였다. 만일 도(道)가 체(體)이고 신(神)이 용(用)이어서 도와 신이 두 물건이 된다면, 이와 기가 과연 한 물건이겠는가? 이와 기가 과연 한 물건이라면 도와 신을 또 어떻게 두 물건이라고 할 수 있겠는가. 정암은 또 심과 성을 체와 용의 두 물건이라 하였으니, 심과 성이 이미 두 물건이라면 이와 기는 한 물건이란 말과 크게 서로 모순되는 것이 아니겠는가. 정암은 또 양지(良知)는 천리(天理)가 아니라고 말하면서 이르기를 "지(知)와 능(能)은 인심의 묘용이요, 아버이를 사랑하고 형을 공경함은 바로 인심의 천리이다." 하였으니, 그렇다면 천리는 묘용의 밖에 있는 것으로서 묘용은 천리와 상관이 없단 말인가.

천리는 사람의 마음 속에 있는 것이어서 미발(未發)의 상태에서는 성(性)이라 이르고, 이발(已發)의 상태에서는 정(情)이라 이르는 것이니, 이것은 마음이 성과 정을 통합해 있는 것이다. 그리하여 미발해 있을 때에는 적(寂)이고 체(體)이며, 이발해 있을 때에는 감(感)이고 용(用)인 것이다. 그렇다면 아버이를 사랑하고 형을 공경함은 미발이 되는가, 이발이 되는가? 지와 능은 비록 다 마음의 묘용이나, 진(眞)과 망(妄), 사(邪)와 정(正)의 분별이 있으니, 진실로 다 천리라고 지적할 수는 없는 것이다. 만일 여기 에다 한 양(良)자를 붙여 양지(良知), 양능(良能)이라고 한다면 바로 본연(本然)의 선(善)이니, 어찌 천리의 발함이 아니겠는가. 지금 아버이를 사랑하고 형을 공경하는 것은 천리라 하면서 양지는 천리가 아니라 하였으니, 아버이를 사랑하고 형을 공경함과 양지가 과연 이처럼 차이가 있단 말인가. 또 지와 능을 마음의 묘용이라 하고, 진과 망, 사와 정의 실재를 살피지 않았으니, 이것은 더더욱 불가하다. 불씨의神通묘용(神通妙用)과 물을 운반하고 나무를 운반한다는 학설은 바로 그 진과 망을 구별하지 못하고 다 묘용이라고 한 실수를 범한 것이다.

옛날에 흑자가 호 문정공(胡文定公 호안국(胡安國)을 가리킴)에게 묻기를 "선학(禪學)하는 자들이, 방망이를 잡으며 불자(拂子)를 세우는 것 [枯槁豎拂] 을 묘용이라 하니 어떨습니까?" 하자, 호 문정공이 말하기를 "이것을 용(用)이라 하면 용이 되고 묘가 못 된다. 모름지기 몸을 움직이고 행동할 때에 예(禮)에 맞게 하여야 바야흐로 이 묘용이 될 수 있다." 하였으니, 이 말씀을 가지고 정암의 말을 헤아려 본다면 그 옳고 그름과 잘잘못을 또한 볼 수 있을 것이다. 정암은 일찍이 송대(宋代)의 승려(僧侶)인 종교(宗杲)를 논하기를 "다만 좌(左)에서 끌어오고 우(右)로 끌고가며 신출귀몰하게 말하여 능히 한세상을 크게 움직였다." 하였으니, 나는 생각건대 정암이 종교의 잘못을 표현한 것이 바로 자신의 잘못을 표현한 것이라고 여겨진다. 아, 도학이 쇠했으니, 세속에서 어찌 일찍이 이러한 뜻을 알겠는가. 세상 사람들은 내 의논을 들으면 반드시 비웃으면서 미쳤다 할 것이요, 그렇지 않으면 망령되다고 말할 것이다. 그러나 나 또한 어찌 반드시 세속에겐 신임을 받고자 하여 시끄럽게 떠드는 자들과 서로 다투어 논쟁할 것이 있겠는가. 장차 후세의 군자를 기다릴 뿐이다. 동지(同志)의 선비들은 서로 양해해 주기 바란다. 성인(聖人)의 도를 보려고 하면 반드시 「맹자(孟子)」로 부터 시작하여야 한다는 데 대한 논 다음과 같이 논합니다. "도(道)는 어디에 있는가?" "천지간에 있습니다." "도는 어디에 드러나는가?" "성인에게 드러나는가?" "도는 어디에 붙어 있는가?" "육경(六經)에 붙어 있습니다." "천지는 도가 있는 곳이요, 성인은 도를 드러낸 것이요, 육경은 도가 붙어 있는 곳이니, 내 도를 찾으려고 한다면 또 어디에서 찾아야 하겠는가?" "천지간에서 찾아야 합니다." "천지간에 있는 도를 내 알 수가 없으니, 내 어찌 해야 하는가?" "성인에게서 찾아야 합니다." "성인을 내 만나볼 수가 없으니, 어찌 해야 하겠는가?" "육경에서 찾아야 합니다." "육경에서 찾으면 도를 얻을 수 있는가?" "가능합니다." "그렇다면 육경 중에 어느 책을 시작으로 삼아야 하겠는가?" "창려(昌黎) 한자(韓子) 한유(韓愈)를 가리킴)의 말에 이르기를 '성인의 도를 보려고 하면 반드시 「맹자」로부터 시작하여야 한다.' 하였으니, 이것이 그 표준입니다." "천지간에 있는 도는 천지가 형성되기 이전에 숨어 있었고 또 이미 형성된 뒤에 행해져서, 체(體)와 용(用)이 한 근원이요

현(顯)과 미(微)가 간격이 없다. 그 묘함을 미루어 보면 충막(冲漠)하여 아무런 조짐이 없고, 그 지극함을 연구해 보면 소리도 냄새도 없는 것이다. 높고 낮게 있는 사이에 천지의 형체를 드러내고 있어서, 앞으로 맞이해 보아도 그 시작을 볼 수 없고 뒤를 따라도 그 끝을 볼 수가 없다. 도가 천지간에 있는 것을 내 진실로 알 수가 없으니, 내 이미 알 수 없는데도 도가 천지간에 있다 하는 것은 심한 망상(妄想)이 아니겠는가. 오직 성인은 천지의 모양을 닮고 음양(陰陽)의 덕을 합하여 일동일정(一動一靜)이 태극의 체와 용을 온전히 보전하고 있으니, 그렇다면 성인이란 천지의 마음인 셈이다. 한 덩어리 천리(天理)가 형체의 안에 갖추어져 있어서 천지(天地)와 일월(日月), 사시(四時)와 귀신(鬼神)도 능히 어기지 못하니, 도가 성인에게 드러나 있다는 것은 옳은 말이 아니겠는가. 그러나 성인은 세상에 항상 나오는 것이 아니니, 인간이 태어난 이래로 성인이 몇 명이나 있는가.

성인이 이 세상에 삶에 그 육신(肉身)은 기화(氣化)의 가운데에 생장(生長)하고 사라져 또한 장차 조화에 따라 없어지고 만다. 그러하면 성인과 말로 전할 수 없는 도(道)도 함께 없어지고 마는 것이니, 또 어디로부터 도가 드러남을 보아서 찾을 수져 있으니, 성인이 이미 별세하였더라도 그 죽지 않는 정신은 진실로 육경 가운데에 분명히 나타나 있다. 그렇다면 도를 찾는 자가 성인을 만나볼 수 없어서 육경에서 찾는 것은 그 또한 부득이한 일인 것이다. 그런데도 한자(韓子)의 말씀이 이와 같음은 어째서인가?" "성인의 도는 하늘과 같아서 하늘이라 하면 하늘에 있는 일월 성신(日月星辰)이 다 포함된 것이요, 성인의 도는 땅과 같아서 땅이라 하면 땅에 있는 산천(山川)과 초목(草木)이 다 포함된 것입니다." "그러

면 하늘의 한 성신을 가리키면서 하늘이라고 칭하는 것이 가하겠는가?" "불가합니다." "땅의 한 포기 풀과 한 그루 나무를 가리키면서 땅이라고 칭하는 것이 가하겠는가?" "불가합니다."

"그렇다면 성인의 한 가지 일을 가리키면서 성인이라고 이르는 것이 가하겠는가?" "불가합니다. 사람이 성인을 관찰하되 다 알 수 없는 것이니, 이는 마치 천지를 보아도 완전히 보지 못하는 것과 같은 것입니다. 성인의 도를 육경에서 찾는 것이 또한 어찌 이와 다르겠습니까. 성인의 재능은 만 가지 일을 다하고 성인의 깊은 도는 육경에 나와 있으니, 그 도를 찾는 자들이 어찌 능히 완전히 보고 다 알 수 있겠습니까. 그 도를 찾되 그 요점을 잃습니다. 이에 이단(異端)의 학문이 있게 되었으니, 성인의 인(仁)을 배우다가 겸애(兼愛)로 흐른 자가 바로 목적(墨翟)이요, 성인의 의(義)를 배우다가 편벽되어 위아(爲我)만을 주장한 자가 바로 양주(楊朱)입니다. 노자(老子)의 학문은 바로 양주의 원류(原流)인데, 장자(莊子)의 학문은 또 양주와 목적을 합하여 하나로 만든 것입니다. 도술(道術) 도학(道學)을 가리킴이 천하에 분열된 지가 오래되었습니다. 그리하여 각자 자기의 학문만을 학문이라 주장하고

성인의 도를 배반하게 되었습니다. 겸애의 화는 무부(無父)에 이르렀고, 위아의 폐단은 무군(無君)에 이르렀으니, 부자유친(父子有親)이 없는 무부와 군신유의(君臣有義)가 없는 무군의 도는 금수(禽獸)로 돌아가는데도 그들은 스스로 이것을 알지 못하고 있습니다. 맹자는 하늘이 내신 아성(亞聖)의 재주로 위로는 증자(曾子)와 자사(子思)의 전통을 이어 그 정통(正統)을 얻었습니다. 그의 학문은 지언(知言)과 양기(養氣)를 위주로 하였고, 그의 도는 성선설(性善說)과 인의(仁義)를 법으로 삼았습니다. 양주와 목적의 학설을 배척하고 선성(先聖)의 도를 보호하며 부정할 말을 추방하고 인심을 바로잡는 것으로 자기의 임무로 삼아서, 세상의 배우는 자들로 하여금 공씨(孔氏)를 높이고 인의(仁義)를 숭상하며 왕도(王道)를 귀히 여기고 패도(霸道)를 천히 여길 줄을 알게 하였으니, 그 공은 홍수를 막고 맹수를 축출한 것에 비하여 똑같은 것입니다. 어찌 위대하지 않겠습니까. 「맹자」 한 편 가운데에는 온갖 변화가 다 마음으로부터 말씀하였으니, 모두가 성인의 도를 발명하여 육경을 보좌한 것입니다. 그렇다면 성인에게 맹자가 있음은 마치 몸에 눈이 있는 것과 같은 것이며,

육경에 「맹자」가 있음은 마치 그물에 굽은 줄이 있는 것과 같은 것입니다. 이와 같다면 한자의 말씀이 어찌 본 바가 없이 그대로 하신 말씀이겠습니까. 더구나 한자 때에는 노장학(老莊學)과 불가(佛家)의 폐해가 심하여 비단 양주와 목적이 있던 맹자 때에 비할 뿐만이 아니었습니다. 이들은 뿌리가 깊이 뻗어 있고 흐르는 줄기가 넓어서 이단(異端)을 높이고 스승으로 삼는 자가 위로는 천자(天子)로부터 아래로는 공경(公卿)과 재상(宰相)들에 미쳐서 천하 사람들이 그 가운데에 빠져들어가 스스로 깨닫지 못하였으니, 올바른 길이 황폐되고 성문(聖門)이 폐쇄(閉塞)됨이 맹자의 세대보다도 훨씬 더 심하였습니다. 그들이 말하는 도(道)는 그들이 주장하는 도이지, 우리 유학에서 말하는 도가 아니며, 그들이 말하는 덕(德)은 그들이 주장하는 덕이지, 우리 유학에서 말하는 덕은 아닙니다. 저들은 도덕과 인의를 성인에게서 찾지 아니하고 인심에 근본하지 아니하며, 다만 작은 사랑과 하찮은 의리를 가지고 참 모습이 아닌 그림자나 비슷한 사이에서 인의라고 주장하여 장차 인류로 하여금 서로 이적(夷狄)과 금수가 되게 하여 구원하지 못하게 하였습니다. 이 때문에 한자는 이것을 걱정하면서 항상 맹자를 추존하여 그 공로가 우(禹) 임금 아래에 있지 않다고 말했던 것입니다. 그러므로 한자의 말에 이르기를 '양주, 목적과 노장학과 불교의 학문을 따르면서 성인의 도로 가고자 한다면, 마치 끊어진 항구와 막힌 물을 향해하면서 바다에 이르기를 기대하는 것과 같아 불가능하다.'고 주장하여, 학자들이 도를 신중히 선택할 것을 경계하였습니다. 이것으로 본다면 한자의 뜻이 좋지 않습니다." "그렇다면 한자의 도도 맹자의 도를 계승하여 성인의 뜻을 발명함이 있단 말인가?" "한자가 능히 맹자를 계승

하였다고 말하는 것은 불가하오나, 한자가 맹자를 몰랐다고 하는 것도 불가합니다. 한자는 맹자를 잘 알았습니다. 그러므로 일찍이 말씀하기를 '맹씨는 순수하다.'하였고, 또 말씀하기를 '맹자가 죽자 그 도(道)의 전함을 얻지 못했다.'하였습니다. 그러나 한자의 학문은 선택은 하였으나 정(精)하지 못하였고 도를 말하였으나 상세하지 못했으니, 비록 도를 보호하는 공을 한때에 드러냈다 하더라도 도를 전하는 책임을 만대에 책임지지는 못하였습니다.

항상 맹자를 추존하여 그 공로가 우(禹) 임금 아래에 있지 않다고 말했던 것입니다. 그러므로 한자의 말에 이르기를 '양주, 목적과 노장학과 불교의 학문을 따르면서 성인의 도로 가고자 한다면, 마치 끓어진 항구와 막힌 물을 향해하면서 바다에 이르기를 기대하는 것과 같아 불가능하다.'고 주장하여, 학자들이 도를 신중히 선택할 것을 경계하였습니다. 이것으로 본다면 한자의 뜻이 좋지 않습니까." "그렇다면 한자의 도도 맹자의 도를 계승하여 성인의 뜻을 발명함이 있단 말인가?" "한자가 능히 맹자를 계승하였다고 말하는 것은 불가하오나, 한자가 맹자를 몰랐다고 하는 것도 불가합니다. 한자는 맹자를 잘 알았습니다. 그러므로 일찍이 말씀하기를 '맹씨는 순수하다.'하였고, 또 말씀하기를 '맹자가 죽자 그 도(道)의 전함을 얻지 못했다.'하였습니다. 그러나 한자의 학문은 선택은 하였으나 정(精)하지 못하였고 도를 말하였으나 상세하지 못했으니, 비록 도를 보호하는 공을 한때에 드러냈다 하더라도 도를 전하는 책임을 만대에 책임지지는 못하였습니다.

그러나 놀기에 적당하여 나의 귀와 눈에 싫지 않은 것으로 말하면, 반드시 높은 산을 넘고 아득한 곳으로 나간 뒤에야 그 완전함을 얻을 수 있는 것이다. 너른 수백 리의 아름다운 산과 물이 다투어 기이한 경치를 드러내고 있으니 한 언덕의 위에 앉아 이것을 모두 다 소유하는 것으로 말하면, 놀기에 적당하고 즐거움이 온전함이 과연 어떨다 하겠는가. 지금 완산부윤(完山府尹)으로 있는 송공(宋公)이 사는 집 뒤 끝간 기슭의 정상에다 정자를 짓고는, 면양정(倓仰亭)이라 이름하였는데, 앞에서 말한 바 놀기에 적당하고 즐거움이 완전하다는 것들이 모두 갖추어져 있어서 떼에서 구할 것이 없었다. 처음에 공의 선조 중에 휘(諱) 모(某)란 분이 연로하여 벼슬길에서 물러나 기곡(鎭谷) 마을에 거주하니, 자손들이 인하여 이곳을 거주지로 삼게 되었는바, 노송당(老松堂)의 옛터가 남아 있다. 기곡에서 북쪽으로 걸으면 채 2~3리가 못되는 곳에 작은 마을이 있는데, 산을 등지고 양지바른 곳에 있으며 토지가 비옥하고 샘물이 좋다. 이곳에 한 땀기의 집이 있으니 공이 신축한 것으로 이 마을 이름은 기촌(企村)이라 한다. 기촌의 산은 서려 있고 울창하며,

가장 빼어난 봉우리는 제월봉(霽月峰)이라 한다. 기촌에서 제월봉 허리를 지나 돌아서 북쪽으로 나오면 산 가지가 조금 아래로 내려가 건방(乾方)을 향하여 쭉그리고 있는데, 산세가 마치 용이 드리운 듯 거북이가 고개를 쳐든 듯하여 구불구불하고 높ی 솟아 있으니, 이곳이 바로 면양정이 있는 곳이다. 면양정은 모두 세 칸인데, 긴 들보를 얹어서 들보가 문미(門楣)보다 배나 높다. 그러므로 그 가운데를 보면 단정하고 확 트였으며 판판하고 바르며 그 모서리는 깎아지른 듯하여 마치 새가 나래를 펴고 날으는 듯하다. 사면(四面)을 비우고 난간을 세웠으며, 난간 밖은 지형이 다 약간의 벼랑인데, 서북쪽은 특히 절벽이다.

뒤에는 뾰뾰한 대나무가 병풍처럼 둘러 있고 아래에는 삼나무가 울창하다. 그 아래에는 암계촌(巖界村)이란 마을이 있으니, 산에 돌이 많고 깎아지른 듯하기 때문에 암계촌이라 이름한 것이다. 동쪽 뜰 아래에는 약간 아래로 내려간 산세를 인하여 확 터놓고, 온실(溫室) 4칸을 지은 다음 담장을 둘러치고는, 아름다운 화초를 심어놓고 서책을 가득히 쌓아놓았다. 산마루에서 좌우 골짜기로 내려가면 큰 소나무와 무성한 나무들이 울창하게 서 있다. 정자가 있는 곳은 이미 지형이 높아 명랑하고 대나무와 나무들

이 둘러싸고 있어서 인간 세상과 서로 접하지 않으니, 아득하여 마치 별천지(別天地)와 같다. 빈 정자 안에서 바라보면 그 시원한 모습과 우뚝 솟은 산세가 이어져 구물구물하는 듯하고 뛰어서 나오는 듯하니, 마치 귀신이나 이상한 물건이 남몰래 와서 흥취를 북돋아주는 듯하다. 동쪽으로부터 온 산은 제월봉에 이르러 우뚝 솟았으며, 그 한쪽 가지가 편편하고 구불구불하여 서쪽으로 큰 들에 임하여 3~4리 사이에 뻗쳐 있는데, 무두 여섯 구비이다. 정자의 뒷산은 왼쪽으로 연결되고 오른쪽으로 연결되어 가장 높고 차례로 솟아나왔으며, 동북으로부터 달려서 서남 수백리에 뻗쳐 있는 산들은 높기도 하고 뾰족하기도 하며 울퉁불퉁하기도 하고 한 곳으로 모이기도 하며 함께 달려가기도 하였는데, 위험한 바위와 큰 돌로 딱 버티고 서 있는 것은 용구산(龍龜山)이요, 아랫 기슭이 서려있고 정상이 뾰족하며 단정하고 후중하며 성글게 서 있는 것은 몽선산(夢仙山)이다. 기타 용암산(瓮巖山), 금성산(金城山), 용천산(龍泉山), 추월산(秋月山), 백암산(白巖山), 불대산(佛臺山), 수연산(修緣山), 용진산(湧珍山), 어등산(魚登山), 금성산(錦城山) 등 여러 산은 흑 창고 모양 같기도 하고, 흑 성곽과 같기도 하며, 병풍 같기도 하고 제방 같기도 하며, 와우형(臥牛形) 같기도 하고 마이형(馬耳形) 같기도 하다. 푸른 산이 배열되어 사람의 눈썹 같기도 하고, 상투 같은 것이 어긋나게 숨었다 드러났다 하기도 하며, 아득히 보이다 없어지기도 하고 내와 구름에 열리고 닫히기도 하며, 초목들이 꽃이 피었다가 지곤 하여 아침 저녁으로 태도가 다르고 겨울과 여름에 정후가 다른데, 이 사이에 기인(畸人)들이 도술(道術)을 익힌 것과 열부(烈婦)들이 절개를 지킨 것은 특히 사람으로 하여금 멀리 생각하고 길이 상상하게 한다. 물이 옥천(玉泉)에서 근원하여 나온 것은 여계(餘溪)라 하는데, 바로 면양정 뒷기슭 앞을 감돌아 편편히 흐르는바, 물이 맑으며 가뭄에도 마르지 않고 장마에도 넘치지 않는다. 양양(洋洋)하고 유유(悠悠)히 흘러가 가다가도 멈추는 듯한데, 석양에는 뛰는 고기들이 텀벙거리고 가을 달밤에는 조는 백로들이 다리를 연해 있다. 그리고 용천(龍泉)에서 근원한 것은 읍내에 이르러 백탄(白灘)이 되어서 깎여 흐르고 가로질러 졸졸 흐르다가 깊은 못이 되어 여계와 함께 흘러 한 마장쯤 지나서 합류하여 서쪽으로 흘러간다. 그리고 서석산(瑞石山)에서 발원(發源)한 것은 정자 왼쪽 세 번째 구비의 밖으로부터 비로소 그 모습을 드러내는데, 아래로 흘러 앞의 두 내와 합류하여 곧바로 용산에 이르러 혈포(穴浦)로 흐른다. 아득한 큰 들은 추월산 아래에서 시작되어서 어등산 밖 만타미(曼陀靡)의 불단(佛壇)이 있는 곳까지 뻗쳐 있는데, 깊이 들어가기도 하고 높이 솟기도 하여 구름과 숲이 서로 가리우고 있는바, 마치 한 폭의 그림과 같다. 이 사이에는 도랑과 밭두둑이 아로새긴 듯이 널려 있고 마을이 여기저기 흩어져 있는데, 그 사이에서 농사짓는 사람들이 봄이면 밭을 갈고 여름이면 김을 매고 가을이면 수확하여 한때도 쉼이 없으며, 사시(四時)의 경치도 또한 이와 더불어 무궁하게 펼쳐진다. 복건(幅巾)을 쓰고 짧은 잠방이를 입고서 난간 위에 기대고 있노라면 높은 산과 멀리 흐르는 물, 떠 있는 구름과 노니는 새와 짐승, 또는 물고기들이 모두 자유롭게 와서 내 흥취를 돋군다. 명아주지팡이를 짚고 나막신을 끌고 뜰 아래에서 조용히 거니노라면, 푸른 연기는 절로 멈춰 있고 맑은 바람은 때로 불어온다. 소나무와 회나무에서는 바람소리가 들리고,

온갖 울긋불긋한 꽃들은 향기가 온통 가득하니, 자유롭게 육신(肉身)을 잊어버리고 한가롭게 조물주와 놀 수 있어서 일찍이 다함이 없다 아, 아름답다. 이 정자여! 그 안에 가 있어보면 빙 둘러 있는 산과 그 옥한 경치를 고요히 보면서 즐길 수 있고, 그 밖을 바라보면 확 트이고 멀고 아득해 보여서 호탕한 흥금을 열 수 있으니, 유자(柳子) 유종원(柳宗元)을 가리킴의 말에 "놀기에 적당한 것이 대개 두 가지가 있다."는 것은, 바로 이런 것을 말한 것일 것이다. 내 일찍이 공을 면양정 위에서 배알하였는데, 공은 나에게 말씀하였다. "옛날 이 정자가 없을 때에 곽씨(郭氏) 성을 가진 자가 이곳에 살고 있었네. 그는 일찍

이 꿈에 자금어대(紫金魚袋)와 옥대(玉帶)를 띤 학사들이 이 위에서 모여 노는 꿈을 꾸고는, 자기 집안이 장차 일어날 것이요, 그 아들이 이 꿈에 응할 것이라고 생각하였다네. 그리하여 아들을 중 [僧] 에게 부탁하여 글을 배우게 하였으나 성공하지 못하고, 또 곤궁하게 되자, 마침내 그곳에 있는 나무를 베어버리고 사는 곳을 옮겼다네. 내가 갑신년(중종19 1524)에 돈을 주고 이곳을 샀더니, 동네사람들이 다투어 와서 서로 축하하기를 '이 기이하고 아름다운 땅을 공이 마침내 얻었으니, 이것은 아마도 꼭씨의 꿈이 조짐한 것일 것이다.' 하였다네.

나 역시 이 산수의 아름다움을 사랑하였으나 관직에 매여 있고 조정에 있어서 감히 몸을 이끌고 물러나지 못하였다네. 그후 계사년(중종28 1533)에 체직되어 시골로 돌아와서 비로소 초정(草亭)을 엮어 바람과 비를 가리우고는 5년 동안 한가로이 놀았네. 그러다가 곧바로 다시 버리고 가니, 이 정자는 비바람을 맞음을 면치 못하였고 다만 나무 그늘이 너울거리고 풀과 썩대가 무성할 뿐이었네. 경술년(명종5 1550)에 나는 관서(關西)로 귀양을 갔는데, 두려워하고 군색하여 온갖 일을 괘념(掛念)하지 않았으나, 오직 정자를 수리하고서 그곳에서 늙지 못함을 한으로 여겼었다네. 신해년에 은혜를 받아 방면되어 돌아오니, 옛날 소원을 다소 이룰 수 있었으나 재력이 부족하여 또 계책을 세울 수 없었네. 하루는 부사(府使) 오공 겸(吳公謙)이 마침 와서 이곳에 함께 올라와 보고는 나에게 정자를 이룰 것을 권하였으며 또 재정을 도와 줄 것을 허락하였다네. 마침내 다음해인 임자년 봄에 역사를 시작하여 몇 달이 채 못되어서 완공되었네. 집이 대강 완전해지자, 숲이 더욱 무성하였다네. 나는 이곳에 한가로이 노닐며 굽어보고 우러러보아 여생을 보내게 되었으니, 나의 평소 소원이 이제야 이루어진 셈이네. 내 이곳을 점거한지가 지금

30여 년이 지났는데, 인사(人事)의 득실은 참으로 말하기 어려우나 정자가 폐지되었다가 다시 일어난 것은 또한 운수가 그 사이에 있는 듯하네. 이 일을 살펴보면 감회가 절로 나니 이것을 글에 의탁하여 쓰지 않을 수 없네. 자네는 나를 위하여 기문(記文)을 지어주게." 나는 문장이 졸렬하다고 사양하였으나 허락하지 않았다. 그리하여 나는 다시 공에게 말씀하였다. "저 푸르른 하늘을 누가 우러러 떠받들지 않으며 아득한 땅을 누가 굽어보며 밟지 않겠습니까. 그러나 그 소이연(所以然)을 알아서 이것을 자신에게 돌이키는 자는 적습니다. 지금 공께서는 이미 이것을 마음속에 얻고 이것으로 정자의 이름에 뜻을 붙였으니, 그 호연(浩然)한 흥취는 진실로 일반일은 감히 알 수 없는 것입니다. 그러나 물건의 변화는 무궁하고 인생은 한이 있는 것이니, 한이 있는 인생으로서 무궁한 변화를 다스리려면, 땅을 굽어보고 하늘을 우러러보는 사이에 천지의 영허(盈虛)하는 이치와 인물의 영취(榮悴)하는 진리를 마음에 경영하여 스스로 힘쓰지 않으면 안 될 것입니다. 어찌 산수의 낙(樂)에만 오로지 할 뿐이겠습니까.

아, 송공이 아니라면 누가 능히 이 정자의 이름에 걸맞을 수 있겠습니까." 장춘정기(藏春亭記) 천지의 조화는 한번 숨쉴 때에도 머무르지 아니하여 오는 것이 무궁하다. 만물이 형체를 가지고 예와 지금에 유행하는 것은 반드시 그러한 소이연(所以然)의 이치가 있는 것이다. 1년을 가지고 말한다면 봄은 여름이 되고, 여름은 가을이 되고, 가을은 겨울이 되고, 겨울은 또 봄이 된다. 기서(氣序)가 흘러 바뀌고 추위와 더위가 서로 대사(代謝)하는바, 생물들의 피어나고 시들며 사라지고 자라나는 것은 형세가 마치 재촉하는 바가 있어서 그러지 않고는 못 견디는 듯하니, 여기에 또한 반드시 그러한 소이연이 있는 것이다. 이 이치를 군자는 찾아보아서 그 마을을 다하고, 소인은 이것을 몰라서 그 생활에 얽매인다. 이것을 모르는 것을 편안히 여기지 아니하여 이것을 찾는 데 이르려고 노력하고, 생활에 얽매이는 것을 불만스럽게 여겨서 진심(盡心)의 도리를 들으려고 노력하는 자가 있다면, 그 또한 가상할 것이다.

전 훈련원 첨정(訓練院僉正) 유군 중한(柳君仲翰)이 죽포(竹浦)의 굽이에 정자를 세우고는 돌을 베개하

고 맑은 물을 굽어본다. 높은 바위가 좌우에 늘어서 있고 무성한 숲이 비추고 있는데, 그 가운데에 아름다운 화목(花木)들을 나란히 심어놓고는, 그 방(榜)에 써 붙이기를 '장춘정(藏春亭)'이라 하였다. 그리고 또 정자의 서쪽 한가한 땅을 개척하고는, 작은 집을 짓고 매굴(梅橘)이라 써 붙였는데, 모두 난간을 세우고 단청(丹青)을 입혀서 영롱하고 완전하며 아늑하고 상쾌하여 별천지(別天地)와 같았다. 이에 여러 명사(名士)들의 시집(詩什)을 판각(板刻)하여 현판(懸板)하고는, 아울러 나의 기문(記文)을 걸어 놓아 보이려고 하였다. 마는 군(君)에게 말하였다. "1년의 봄은 3월에 그칠 뿐인데, 지금 봄을 감추어 보관하였다 하였으니, 여기에 대한 설명이 있겠는가?" 유군이 말하였다. "그러하다. 4시(時)와 8절(節), 24기(氣)와 72후(候)가 1년 가운데 돌고 있으며 육합(六合) 밖에 나타나고 있는 것을 사람들은 다 측량하지 못한다. 다만 귀로 듣고 눈으로 보아 기억하고 있는 것을 가지고 말한다면, 동풍이 불어 얼음이 풀리면 숨어 있던 벌레들이 비로소 나오는데, 소양(小陽)의 기운이 모두 지상(地上)에 통달한다

그러하여 복숭아가 비로소 꽃이 피고 꾀꼬리가 숲에 이르면, 천지의 원기(元氣)가 가득하고 온갖 꽃들이 꽃봉우리를 드러낸다. 아름다운 숲은 땅에 덮여 있고 꽃들이 울긋불긋 곱게 피니, 산은 마치 단장한 듯이 화려하고, 물은 담박하여 멀리 있는 듯이 보인다. 한낮의 햇빛은 더욱더 눈부시고 푸른 하늘은 더욱 넓으니, 이것은 바로 봄 한 때의 좋은 기회로, 옛사람들이 시름을 잊고 감상했던 것은 진실로 이 때문이었다. 그러나 맹공이가 한번 울어 축융(祝融)이 때를 다스리게 되면 지난번 봄이었던 것이 바뀌어 여름이 된다. 그러하니, 봄은 진실로 감추어 둘 수가 없는 것이다. 그러나 유독 내 정자만은 그렇지 않다. 기이한 화목(花木)이 무려 수십 종(種)이 모여 있는데, 종류마다 각기 수십 본(本)이 된다. 그리하여 뿌리가 서려 있고 잎이 맞닿아 있으며, 가지가 어우러져 있어서 붉은 꽃이 지면 흰 꽃이 남아 있고, 청백색의 꽃이 드리워져 있는가 하면 노란 꽃이 피어 있으니, 비록 시절이 바뀌어도 꽃이 피는 것은 쇠하지 않는다. 그리고 또한 겨울에도 푸르른 나무가 있어서 처마가에 푸르름을 나타내고 눈 속에서도 꽃을 피우고 있으며, 왕왕 외로운 향기를 나타내는 차가운 꽃이 햇볕에 예쁘게 피어 봄기운을 나타내기도 한다.

이 때문에 내정자에 들어오는 자들은 항상 봄의 기운이 이 사이에 있는 듯이 생각한다. 그러므로 나의 정자를 장춘정(藏春亭)이라고 이름한 것이다. 옛날에 조경순(刁景純)이 장춘오(藏春塢)를 만들자, 동파(東坡) 소자(蘇子 소식(蘇軾)을 가리킴)는 장춘부(藏春賦)를 지어 실증하기를 '나이는 조화의 도견 밖에 버리고 봄은 선생의 장구 안에 있다. [年拋造化陶甄外 春在先生杖履中]' 하였으니, 그 말이 이에 가깝지 않겠는가. 나는 이 때문에 옛 사람에게서 증거하는 것이니, 그대는 어떠하다고 생각하는가?" 나는 다음과 같이 대답하였다. "그대의 말은 좋다고 이를 수 있다. 그러나 아직 부족하다. 큰 조화에 따라 추이(推移)함은 형상이 있는 물건으로서 피할 수 없는 것이다. 봄은 4월 이후에는 진실로 사라져서 다 하니, 어찌 유독 그대의 정자에만 봄을 감추어 둘 수 있겠는가. 비유하면 사람이 나이가 이미 들면 비록 다시 얼굴이 붉고 머리가 검으며 근력이 조금도 감함이 없더라도 그 젊은 기운은 오래 전에 이미 변한 것이다. 그런데 마침내 억지로 소년이 머물러 있다고 여긴다면 어찌 잘못이 아니겠는가. 장생(莊生 장주(莊周)를 가리킴)의 말에 이르기를 '강 골짜기에 배를 감추어 두고 늪 속에 산을 감추어 두고는 견고하다고 이르나, 한밤중에 힘이 있는 자가 지고서 달아나더라도 지혜가 어리석은 자는 이것을 알지 못한다.' 하였으니,

그대가 말한 '감추어 두었다.'는 것은 이와 유사하지 않겠는가. 봄은 조화의 자취이니, 조화는 무심하여 만물에 맡겨주고 사사로이 하지 않는다. 그런데도 감추어 둘 수가 없거든, 하물며 높은 공명(功名)과 부귀(富貴), 풍요로운 금은 보화와 곡식, 비단 등으로서 파괴되기 쉬운 물건이며, 사람들이 서로 다

투는 것에 있어서이겠는가. 그 화려하고 빛나고 많이 쌓아 놓기를 일찍이 며칠이나 하고서, 변하여 먼지가 되고 날아가서 바람이 되어 별안간 삼시간에 없어지고 마니, 굳이 붙잡고 연연해 할 것이 없는 것이다. 지난번에 노심 초사(勞心焦思)하고 뼈와 힘줄을 괴롭게 하여 급급히 구하고 차치하려고 욕심을 부리던 것이 하루아침에 이렇게 되니, 슬프지 않겠는가. 또 무엇을 감춰둘 것이 있겠는가." 유군이 말하였다. "그러면 어찌 하여 하는가?" 나는 대답하였다. "내 들으니 회암 선생(晦庵先生)이 일찍이 인성(人性)의 사덕(四德)을 논하면서 하늘의 사시(四時)를 인용하여 증명하였다.f1h 그 말씀에 이르기를 '봄에 봄기운이 생기고 여름엔 봄기운이 자라고

가을엔 봄기운이 성숙하고, 겨울엔 봄기운을 간직해 둔다.' 하였으니, 하늘의 성정(性情)은 비록 원(元), 형(亨), 이(利), 정(貞)에 따라 낱고 자라고 거두고 감추는 등의 각기 다른 명칭이 있으나, 봄이 만물을 낳는 기운은 통하지 않는 곳이 없다. 사람의 성정은 비록 인(仁), 의(義), 예(禮), 지(智)와 측은(惻隱), 수오(羞惡), 사양(辭讓), 시비(是非)의 명칭이 있으나, 측은지심(惻隱之心)은 관통하지 않는 곳이 없으니, 사람이 만일 하늘이 우리 인간에게 주신 진리를 알아 돌이켜 찾는다면 감춰둘 수 없던 봄이 진실로 나에게 있지 않은 적이 없는 것이다. 이에 살펴보아서 그 마음을 다한다면 또한 가능할 것이다." 유군이 말하기를 "옳다. 옳다." 하였다. 인하여 위에서 말한 것을 차례로 적어서 장춘정 기문(記文)으로 삼는다. 광주향교(光州鄉校) 중수기(重修記) 아, 도(道)를 잃은 지가 오래되었다. 삼대(三代) 말엽 이후에도 성인(聖人)의 세대가 이미 멀어지고 훌륭한 교훈이 매몰되었다는 탄식이 있었으니,

하물며 수천백 년이 지난 지금에 있어서랴! 우리 국가에서는 도성(都城) 안에 성균관(成均館)과 사학(四學)을 설치하고, 바깥 지방에는 주(州), 부(府), 군(郡), 현(縣)에 이르기까지 모두 향교(鄉校)를 세웠으니, 교육기관을 설치하여 백성을 깨우치려는 뜻이 지극한 것이다. 조종조(祖宗朝) 이래로 인재를 양성하려는 훌륭한 조치는 멀리 한(漢), 당(唐)을 능가하니, 도가 부흥되는 것도 거의 기대할 수 있다. 그러나 지금 훌륭한 정치가 무뎠어 태평성세가 이어진 지 1백여 년에 유학의 풍습과 선비들의 기재가 점점 타락하는 폐습을 따르는 경향이 없지 않으며, 세속의 관리와 무식한 자들의 의논은 또 학교에 대해서 급급히 여기지 않고 있으니, 이 때문에 뜻이 있는 선비들은 길이 염려하고 걱정하며 깊이 탄식하고 슬퍼하여 그대로 있지 못하는 것이다. 학교가 제대로 일어나지 못하면 인륜이 제대로 밝혀지지 못하고, 인륜이 밝혀지지 못하면 국가가 의뢰하여 유지할 수 없는 것이며, 국가가 유지할 수 없게 되면 인류(人類)가 어찌 미란(糜爛)되고 멸망함에 이르지 않겠는가. 이것은 바로 분명히 드러나는 일이어서 알기 어려운 것이 아닌데도

세상의 군자(君子)들은 이것을 깊이 염려하려고 하지 않으니, 이 어찌 깊이 생각하지 않은 것이 아니겠는가. 광주는 호남(湖南)에서 큰 고을이다. 토지가 비옥하고 일이 많으며, 풍속이 질박하고 습관이 투박하여 다스리기 어렵다는 칭호가 있었다. 홍치(弘治) 무신년(성종19 1488)에 사문(斯文)인 권공 수평(權公守平)이 병부시랑(兵部侍郎)으로 있다가 나와서 이곳을 맡았는데, 백성을 다스리고 관리를 지휘하는 것을 모두 올바르게 하였고, 사무를 처리하고 경륜하는 것이 모두 마땅하게 되었다. 옛 향교는 성 안에 있었는데 저습하고 퇴락하여 거의 거처할 수 없을 지경이었다. 이에 적당한 지역을 물색하고 대지를 사서 옮겨 신축하였는데, 읍내의 서쪽 3리쯤 되는 지점에 있어서 거리가 가까우며, 전당(殿堂)과 재무(齋廡)가 모두 법식대로 되었고 재정과 곡식도 모두 조리가 있게 마련되었다. 그리하여 지금 70여 년이 되었는데, 노인과 젊은이들이 모두 칭송하며 고상한 선비와 세속의 사람들이 모두 덕택에 흠뻑 젖게 된 것은 다 권공의 은택이다. 그 후 또 유명한 분들과 훌륭한 명사로서 광주에 부임한 분 중에 혹 이 일에 관심을 둔 자들이 있었으나

정돈하여 다시 확장시킨 자는 별로 없었다. 가정(嘉靖) 경신년(명종15 1560)에 유공 경심(柳公景深)이 광주목사로 부임해 왔는데, 가르치는 조항과 시설은 일반인보다 크게 다르지 않았으나, 재주가 뛰어나고 뜻이 지극하여 보통 일반인들이 하는 일보다 크게 뛰어나서 많은 사물을 잘 정리하여 다스리고 투박한 습관을 진작하여 세우니, 부임한 지 채 1년이 못되어 온 경내의 백성들이 모두 기뻐하였다. 이에 준수한 선비들을 뽑아서 모두 향교에 적(籍)을 올리고 격려하여 세움이 있게 하였다. 이윽고 향교의 사당을 둘러보니, 장차 퇴락할 염려가 있었으므로, 마침내 보수할 뜻을 두었는데, 옛 규모는 다소 좁아서 주선하고 잔을 올리는 데에 법도에 맞기 어려웠다. 이에 마침내 넓게 터서 증수하니, 큰 집이 별안간에 우뚝히 솟아 찬란하게 이룩되었다. 이것을 보는 자들은 무두 놀라서 신(神)이 만든 것이라고 생각하였다. 유공은 다시 뒤를 이어 재사(齋舍)를 완전하게 꾸미고 옆에다가 방들을 새로 건립하였으며, 또다시 토지를 마련하고 노비를 확보하여 모든 조항을 완비함으로써

공부하는 생도들로 하여금 음식을 먹고 거처하는 데 불편함이 없도록 하였다. 그러므로 뜻이 있는 여러 생도들도 또한 분발하여 마음을 진작시켜서 모두 몸을 삼가 선(善)에 들어가려고 노력하고 있으니, 아, 이 또한 가상한 일이 아니겠는가. 이보다 앞서 권공(權公)이 부임해 와 있을 때에 광주의 백성들은 그의 덕을 그리워하고 공로를 찬양하여 마침내 그의 화상(畫像)을 그려서 향교에 보관하고는, 석재하는 날에 제사를 지내었다. 그러나 봉안해 둔 곳이 적당하지 못하였고, 받들기를 엄숙하게 하지 못하였으므로, 유식한 자들이 매우 안타깝게 생각하였다. 이제 제생들은 유공의 가르침을 받들어서 선(善)을 좋아하는 마음을 흥기하니, 권공의 유풍(遺風)을 흠양하고 상상하는 마음이 그치지 않았다. 그러므로 마침내 서로 상의하고는 동무(東廡)의 밖에 사당을 지어 그 화상을 봉안하였으며, 또 유공의 교화를 잇을 수 없었고, 향교의 흥폐(興廢)한 내력과 보수한 사실 또한 유도(儒道)의 오르내림에 관계되니, 이것도 진실로 전하는 글이 없을 수 없었다.

그러므로 또 서로 더불어 비석을 장만하고 글을 새겨서 향교 문의 옆에 세워 전말(顛末)을 기록해서 무궁한 후세에 보이며 유공을 사모하는 뜻을 붙이려고 하니, 그 마음씀이 간곡하고 또 아름답다. 나는 삼가 생각하건대, 도가 제대로 행해지지 못하고 밝혀지지 못함은 모두 지(智), 우(愚)와 현(賢), 불초(不肖)의 과(過), 불급(不及)으로부터 말미암는다고 여겨진다. f1h 이것은 성인(聖人)께서 진실로 이미 말씀하셨는데, 지금 이것을 가지고 징험해 보면, 세상에 이른바 어질고 지혜롭다는 자들은 대부분 학교를 일으키고 사람을 가르치는 방법에 급급해 하지않으며, 어리석고 불초한 자들은 또 이것을 전부 폐지하려고 한다. 그리고 혹 학교의 일에 유념하는 자가 있으면 괴이하고 과격한 행위로서 안정되지 못한 짓이라고 말하면서 비난하고 있으니, 나는 실로 어찌하여 그리하는지를 알지 못하겠다. 아, 슬프다. 도가 끝내 행해지지 못하고 끝내 밝혀지지 못한단 말인가. 대승은 광주 사람이다. 학교가 새로이 세워짐을 보고 후래에 이것이 다시 폐추(廢墜)될 것을 두려워하였으며, 또 후생들의 간곡한 부탁을 받았으므로 마침내 감히 사양하지 못하고 그 대강의 내용을 기록하기를 위와 같이 하는 것이다. 후세의 군자들이 혹 이 일에 유념하기를 좋아한다면 어찌 이 도(道)의 큰 다행함이 아니겠는가. 남훈전기f1h (南薰殿記) 개원(開元) 2년에 송왕 성기(宋王成器) 등이 흥경방(興慶坊)에 있는 자신의 집을 바쳐서 이궁(離宮)을 삼을 것을 요청하자, 황제는 허락하였다. 이에 비로소 흥경궁(興慶宮)을 짓고는 남내(南內)라 일컬었는데, 경성(京城)의 동쪽에 위치해 있었다. 그 남쪽에는 협성(夾城)과 복도(複道)가 있어서 사람들이 왕래하도록 하였으며, 따로 그 가운데에 한 전각(殿閣)을 세우고는 남훈전(南薰殿)이라 사액(賜額)하였으니, 순제(舜帝)의 노래를 취하여 천하가 잘 다스려지기를 원하는 뜻을 붙인 것이었다. 인하여 신(臣)에게 명하여 기문을 지으라 하시니, 신은 감히 문장이 졸렬하다 하여 사양할 수 없으므로, 삼가 절하고 머

리를 조아리면서 다음과 같이 기록한다. "저 먼 옛날과 지금, 온 천하의 넓음을 망라하여 인간의 일에는 같지 않은 것이 많습니다. 치란(治亂)과 흥망(興亡)의 자취가 다르고,

성(聖),우(愚)와 선(善),악(惡)의 마음이 다르니, 그 일이 같지 않을 뿐만 아니라, 향배(向背)와 취사(取捨)하는 즘에도 득실(得失)의 효험이 같지 않기 마련입니다. 이제 선을 향하고 악을 저버리며, 다스림을 취하고 혼란을 버리려고 한다면 진실로 다만 그 이름만을 사모해서는 안 될 것이요, 반드시 그 실체를 실천한 뒤에야 삼황(三皇)과 오제(五帝)를 따를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신이 삼가 보건대, 황제 폐하께서는 상성(上聖)의 자품을 타고 나셨으며 문무(文武)의 용맹을 경비하사, 혼란을 바로잡아 정도(正道)로 돌아오게 하여 천지(天地)를 다시 새롭게 하였으며, 내선(內禪)을 받아 등극하신 다음 여러 간사한 사람들을 추방하시고 나이 많은 준걸스러운 선비들을 발탁하시어 모든 공적이 잘 이루어지고 온갖 일이 밝혀지고 있으니 이것은 요순의 정치입니다. 인효(仁孝)와 우애가 천성에서 우러나오사, 변고(變故)에 처해 있으면서도 부모의 기뻐한 마음을 이루었고, 우애가 본심에서 우러나와 형제간의 환심을 잃지 않으셨으니, 이것은 요순의 마음입니다. 그런데도 폐하께서는 오히려 부족하게 여기시어 스스로 지극하지 못하다고 생각하시니, 아, 어찌 그리도 훌륭하십니까. 이 남훈전을 건립한 것도 그 옛일을 실천하려고해서 이실 것입니다.

옛날에 순제는 오현금(五絃琴)을 만들고는 남풍을 노래로 읊었으니, 성덕(盛德)의 기상(氣象)을 상상해 볼 수 있습니다. 그런데 태사(太史)는 이를 논하기를 '남풍은 만물을 성장(生長)하는 것을 연주한 음악이다.' 하였습니다. 순임금이 좋아하는 것은 천지와 더불어 뜻을 같이한 것을 즐거워 하여 만국(萬國)의 환심을 얻었기 때문에 천하가 잘 다스려진 것입니다. 그렇다면 폐하의 덕은 이미 순제와 동일한데, 폐하의 마음은 여기에 더욱 권권(眷眷)하고 계심을 알 수 있습니다. 이중문을 활짝 열고 높은 아기(牙旗)를 걸어 세우면, 남쪽에서부터 불어오는 바람이 유연(悠然)히 이르러서 문 사이에 배회하며 보의(黼扆)앞에 떠 있습니다. 이때를 당하여 폐하의 마음은 바로 순제의 그 마음 이어서 천지와 더불어 뜻이 같으실 것입니다. 그러나 여기에도 또 한 가지 아릴 말씀이 있습니다. 성인의 마음은 허령(虛靈)하고 통철(通徹)해서 조금도 사(私)에 가리움이 없습니다. 그러므로 천지와 더불어 상하(上下)가 함께 흘러서 부합하지 않음이 없는 것입니다. 오현금을 타면서 남풍을 노래로 읊은 것이 어찌 일시에 우연히 만나 감동되어 이루어진 것이겠습니까

생각하옵건대, 여기에는 반드시 그 근본이 있을 것이라고 여겨지옵니다. 그렇다면 근본을 세우는 일은 바로 폐하께서 마땅히 힘쓰시어 그치지 말으셔야 할 것입니다. 신은 또 삼가보건대 남훈전 서남쪽에 두 누각이 있으니, 하나는 근정무본(勤政務本)이요, 하나는 화악 상취(花萼相輝)입니다. 그 명명한 뜻은 실로 남훈전과 서로 표리(表裏)가 되고 있어야오니, 그렇다면 폐하께서 치란(治亂)과 성우(聖愚)를 향배하고 취사하는 즘에 철저히 살피셨다고 이를 만하옵니다. 신은 삼가 원하건대, 폐하께서는 시종(始終)이 마음을 지키소서. 신은 삼가 기록합니다." 경현당기(景賢堂記) 사람들은 항상 어진이를 좋아하고 불초(不肖)한 이를 미워한다. 이것은 바로 똑같이 생각하는 인심에서 우러나와 그칠 수 없는 것이다. 그러나 좋아하고 미워하기를 올바르게 하여 현자(賢者)와 불초한 자를 실제로 구별하여 틀리지 않게 하는 자는 적다. 현자와 불초한 자는 일정한 명칭이 없고, 사람의 좋아하고 싫어함은 똑같기 어렵다. 그러므로 일시적인 좋아함과 미워함은 사람의 어짐과 불초함을 결정할 수가 없어서

반드시 후세의 좋아함과 미워함을 기다려야만 한다. 이렇게 한 뒤에야 그 시비가 결정되는 것이다. 아, 선비 중에 당시에는 사람들에게 미움을 받아서 유리(流離)하고 곤궁하여 끝내 그 몸을 보전하지 못하였으나 후세에 어진 분이라고 칭찬받는 분이 있으니, 이 어찌 억지로 요구하며 구차히 해서 되는 일이

겠는가. 이 또한 똑같은 인심에서 발로되었을 뿐이다. 대승은 젊었을 때로부터 김 선생(金先生)의 일을 듣고는 일찍이 개연(慨然)히 탄식하지 않은 적이 없었는데, 이제 다행히 이 경현당(景賢堂)이 이루어짐을 보게 되니, 세상의 좋아하고 미워함에 더욱 서글퍼지는 바가 있다. 선생으로 말하면, 참으로 당시에는 미움을 받았으나 후세에 어질다고 칭찬받는 분일 것이다. 선생의 휘(諱)는 굉필(宏弼)이요, 자(字)는 대유(大猷)이니, 서흥인(瑞興人)이시며 한훤당(寒暄堂)이라고 자호(自號)하였다. 선생은 처음 점필재(佔畢齋 김종직(金宗直)을 가리킴)에게서 배웠는데, 「소학(小學)」을 읽고는 깨달은 바가 있어서 몸을 닦고 집을 다스림에 모두 예법을 따랐으며, 학문에 오랫동안 정력을 쏟으면서도 오히려 미치지 못할 듯이 하였다. 선생은 성종(成宗) 갑인년(성종25 1494)에

유일(遺逸)로 천거되어 남부 참봉(南部參奉)에 제수되었으며, 다시 추천하는 자가 있어 주부(主簿)로 발탁 되었다가 도관랑(都官郎)으로 전직(轉職)되었다. 연산군(燕山君)무오년(연산군4 1498)의 옥사(獄事)에 선생은 점필재 문하에서 수학했다 하여 희천(熙川)으로 유배되어 얼마 후에 승평부(昇平府)로 이배(移配)되었으며, 마침내 갑자사화(甲子士禍)를 만나셨으니, 그 당시 선생을 미워한 것이 지극하였다. 중종(中宗)께서 천명(天命)을 받고 즉위하시자, 만 가지 일이 다시 새로워져 그 당시 죄를 받은 선비들을 널리 신설(伸雪)하니, 선생은 준례(承旨)로 추증되었다. 그후 10여 년 만에 대신(大臣)이 공론으로 인하여"선생은 세상에 드물게 어진 분으로 별세한 뒤에도 도(道)에 뜻을 두었으므로 학자들은 아직도 그를 사모하는 이가 많으니, 준례에 따른 추증으로는 특별하게 표창해 주는 것이 못 됩니다."고 건의하여 마침내 우의정(右議政)을 추증하였으며, 도학을 강론하던 지방에 사당을 세워서 제사하도록 허락하였으니, 이것은 선생을 좋아함이 지극한 것이다. 선생은 좋아하고 선생을 미워함은 때가 각기 같지 않은데, 이는 세도(世道)의 오르내리는 기미와 인심의 사정(邪正)에 대한 분별이 여기에 달려 있다. 그러나 지금 사람들은 선생이 참으로 좋아할 만한 분이란 것을 반드시 알지는 못할 것이다. 선생이 별세하신 지가 지금 겨우 60년밖에 지나지 않았는데도 그 언론과 풍지(風旨)가 날로 매몰되고 있으며, 승평부의 사람들이 왕왕 그 한두 가지를 말하고 있을 뿐이다. 지금 종친부 전부(宗親府典簿)로 있는 선생의 손자인 김립(金立)이 일찍이 곡성현(谷城縣)에 부임하였는데, 곡성현은 승평부에서 멀지 않았다. 그리하여 승평부에서는 여러 차례 편지를 보내왔는데"승평부에서 전해 오는 말에'선생은 형을 받을 때에 정신이 맑아 조금도 혼란하지 않았으며, 천천히 그 수염을 쓰다듬으면서 형을 받았다.'한다."하였고, 또 임청대 기문(臨淸臺記文) 한 편을 보내주면서"그대의 선조가 저술한 것이다."하였다. 김전부(金典簿)는 가승(家乘)이 산일(散逸)되어서 그 옳고 그름을 고증할 수 없으므로 삼가 거두어 보관하고, 이것을 표출하여 선생이 유리하다가 이곳에 우거(寓居)하신 실제 내력을 나타내려고 하였으나 부탁할 만한 곳을 얻지 못하였다. 그래서 항상 친구들에게 말을 전한 지가 오래되었다. 계해년(명종18 1563)겨울에 이후 정(李侯楨)이 부모의 봉양을 위하여 이승 평부로 부임해오니, 사람들은 다 이후가 반드시 이 일에 마음을 다할 것을 알았으며,

이후 역시 이 말을 듣고는 기뻐하여 자신이 하여야 할 일로 삼고 협의하지 않았다. 이후는 부임해오던 초기에 즉시 수레를 명하여 가서 찾아보니, 임청대는 이미 없어져서 상고할 만한 것이 없었고, 다만 시냇물이 맑고 돌이 깨끗하며 나무 울타리가 쓸쓸히 보일 뿐이었다. 이에 노인을 만나 찾아보고 또 유사(遺事)를 민간에 수소문해 보니, 기문(記文)은 선생에게서 나온 것이 아니요, 바로 매계 조공(梅溪曹公 조위(曹偉)를 가리킴)이 지은 것이었다. 매계 역시 점필재의 문하생으로서 처음에 용만(龍灣)으로 유배되었다가 뒤에 선생과 함께 이곳으로 이배되었는데, 거주하는 집이 서로 가까웠으며 겸하여 평소의 친분이 있었으므로, 서로 오고 가며 매우 친하였다. 매계가 선생보다 1년 앞서 병으로 별세하자, 선생은

제문(祭文)을 지어 제사하였는데 "초대하여 함께 웃고 말씀했다."는 내용이 있었으며, 선생 또한 때때로 임청대에 가서 홀로 배회하였다 하니, 그렇다면 선생은 비록 진솔(眞率)한 모임에 참여하지 못했으나, 또한 청류(淸流)에 임하는 데 뜻이 없으신 것은 아니었다. 마침내 옛터를 더 넓혀서 대(臺)를 쌓았는데, 높이는 한 길 남짓하였다.

임청대 북쪽 버랑에는 돌을 쌓아 계단을 만들고 그 위에 당(堂)을 지었는데 모두 3칸이었으며, 빙 둘러 담장을 치고는 편액(扁額)을 경현당(景賢堂)이라 걸어서 선생을 사모하는 뜻을 붙였다. 그리고 임청대라는 이름은 실제 매계에게서 나왔으니, 매계 역시 현인(賢人)이므로 전함이 없게 할 수가 없었다. 그러므로 당의 뜰 아래에 별도로 집 한 칸을 세우고 장차 작은 빗돌을 세워 경현당이라는 편액을 새기고, 아울러 그 비음(碑陰)에다가 이에 대한 기문(記文)을 새겨서 그의 자취를 없애지 않으려고 하였다. 이후(李侯)는 마침내 나에게 편지를 보내오기를 "경현당이 장차 완공되게 되었다. 그대는 실로 이 일의 전말(顛末)을 잘 알고 있으니, 그대가 이 기문을 지으라." 하였다. 나는 불민(不敏)하다고 사양하였으나 이후의 뜻이 더욱 견고하였으므로 마침내 감히 사양하지 못하였다. 아! 선생이 만난 시대는 난세(亂世)였고 선생이 섬긴 인군은 폭군(暴君)이었으며 그 화를 만난 것이 매우 참혹하였으니, 불행하다고 말할 수 있다. 그러나 후세 사람들이 또한 다 그 어짐을 알고 좋아하고 있다. 반면에 선생의 학문을 배워 성명(聖明)한 군주를 만나서 한 세상에 훌륭한 정치를 하려고 하다가 끝내 참소를 만나 죽은 분(分)이 계신데,

그 불행함은 선생과 다름이 없으나 세상에서 좋아하고 미워함은 혹 같지 않으니, 이는 어째서인가? 이것도 후세의 좋아하고 미워함을 기다려야 하는가? 내 일찍이 보건대, 지금 세상의 선비들은 혹 어진이를 좋아하고 불초한 이를 미워하는 마음이 있으나, 그중에는 어진이를 좋아하고 불초한 이를 미워하기를 함께 하지 않는 자가 끼어 있어서 다른 날 무궁한 화근(禍根)이 되는 경우가 없지 않다. 그러므로 사람들은 다 그 화를 두려워하고 그 폐단을 염려하여 감히 훌륭한 일을 하지 못하는 것이다. 그러나 이후는 홀로 유속(流俗)의 비방과 칭찬을 돌보지 아니하고 이 훌륭한 일을 하였으니, 그 일은 참으로 가상할 만하다. 그러나 이후의 마음은 어찌 단지 누대나 쌓고 경현당이나 구축하는 일에 있겠는가. 실제로 바로 그 도(道)를 좋아해서일 뿐이다. 도를 좋아하고 힘써서 날마다 부지런히 부지런히 전진해 나간다면 또한 경현당이라는 이름에 부끄럽지 않을 것이다. 나는 선생의 도에 대하여 비록 그 일부분도 엿보지 못하고 있으나, 그윽히 뜻이 있었다.

다만 증거할 만한 문헌(文獻)이 없으므로 감히 함부로 말하지 못하고, 다만 세상에서 선생을 좋아하고 미워하는 사실을 가지고 반복하여 말해서 후세에 오는 자들에게 알려주는 것이다. 후세 사람들은 행여 이것을 알아야 할 것이다. 가정 갑자년(명종19. 1564) 12월 일에 후학(後學) 고봉 기대승은 삼가 기록하다. 옥천서원기(玉川書院記) 가정(嘉靖) 계해년(명종18. 1563)에 귀암 이공(龜巖李公 이정(李楨)을 가리킴)이 외직으로 나와 승평부(昇平府)를 맡았는데, 한훤당(寒暄堂) 김 선생(金先生)이 이 지방에 유배되었다가 별세하였다 하여, 개연(慨然)히 선생을 추모하였다. 마침 임청대기문(臨淸臺記文) 한 편을 얻고는, 이것이 선생이 지으신 것인가 생각하였다. 부임한 다음 이른바 임청대 옛터를 찾아서 승평부 사람들에게 물은 결과, 기문은 매계 조공(梅溪曹公)이 지은 것임을 알게 되었다. 이공은 마침내 그 옛터에다가 당(堂) 3칸을 짓고 경현당(景賢堂)이라 이름하였는데, 내가 일찍이 이 일에 참여하였다 하여 나로 하여금 이 사실을 기록하게 하고, 퇴계 이 선생(退溪李先生)에게 편지를 올려서 품재(稟裁)를 받았으며, 아울러 편액(扁額)을 써줄 것을 요청하여 퇴계께서 쓰셨으니, 이 사실은 「경현록(景賢錄)」과 기문 가운데에 나와 있다. 다음해 을축년에 선비들은 이공을 뵈고 "만

일 다시 정사(精舍)를 세워서 이것을 잘 수호(守護)하게 한다면, 경현당은 이로 말미암아 의뢰함이 있게 되어서 오래도록 실추되지 않을 것이다." 하니, 이공은 이를 승락하고는 경현당 오른쪽에 터를 정하였다. 그러나 당이 민가(民家)에 소속되었으므로 관에서 토지를 대신 주고 구입하였다. 이에 공정(工程)을 헤아려서 일을 시작하자, 기꺼이 달려와 일하는 자들이 많아서 무릇 5개월 만에 완성되었다. 그 제도는 중앙은 당(堂)이고, 양익(兩翼)은 서(序)이며, 좌우에는 재(齋)가 있고, 부엌과 창고가 그 뒤에 있었으며, 당의 편액을 옥천정사(玉川精舍)라 하였고, 재는 지도재(志道齋), 의인재(依仁齋)라 하였으니, 이것은 모두 퇴계 선생이 명명하고 손수 쓰신 것이었다. 낙성(落成)하는 날에 이공은 선비들을 거느리고 선성(先聖 공자(孔子)를 가리킴)의 신위(神位)를 경현당에 진설(陣設)하였으며, 또 한훤 선생과 매계 조공의 신위를 설치하여 술잔을 올리고 고유(告由)하였다. 고유가 끝나자, 다른 신위를 거두고 마침내 한훤 선생의 위패(位牌)를 당의 왼쪽 한 칸에 봉안(奉安)하여 당을 사당으로 만들어서 조두(俎豆)의 의식(儀式)을 정하고는,

매년 중춘(仲春)과 중추(中秋)의 중정일(中丁日)에 제사를 지내도록 하였다. 이공은 또 여러 제자들을 정사에 모으게 하고는 이들을 위하여 물자를 저축하고 서적(書籍)과 노비(奴婢)를 마련하는 일에 대해서 특히 관심을 두었다. 다음해에 이공이 자친상(慈親喪)을 당하여 떠나가자, 부령(扶寧) 김후계(金侯啓)가 와서 이를 주관하였다. 서원의 제도를 둘러보니, 신위가 한쪽에 있어서 만족스럽지 못하므로, 사람을 보내어 이공에게 질정한 다음, 다시 신위를 당 한가운데에 봉안하니, 의식이 이미 잘 갖추어졌고 조리가 또한 구비되었다. 융경(隆慶) 무진년(선조1. 1568) 여름에 선비들은 "정사를 건립하면서 위에 보고하지 않았기 때문에 국가의 은전(恩典)이 다른 서원과 같이 내리지 않는다." 하여 마침내 상소를 올려서 사액(賜額)을 내려줄 것을 요청한바, 성상(聖上)의 허락을 받아 옥천서원이라는 편액(扁額)이 내려지고 아울러 사서(四書)를 반포해 주니, 제생들은 다투어 권면하지 않은 이가 없었으며, 그 뒤에 목사가 되어 부임한 자들도 또한 마음을 두어 조처하지 않은 이가 없었으므로, 원중(院中)의 모든 일이 더욱 완벽하게 마련되어 유감(遺憾)이 없게 되었다.

처음에 이공은 한훤 선생의 유사(遺事) 및 경현당을 지은 사실의 시말(始末)을 기록하여 「경현록」을 만들었는데, 정사(精舍)를 구축한 일은 미처 기록하지 못하였다. 지금 부사로 있는 이후 선(李侯選)은 나에게 편지를 보내오기를 "경현당의 일을 그대가 이미 기록하였는데, 그간의 연혁(沿革)과 서원을 건립하게 된 사유(事由)를 기록하지 않을 수 없다. 그러나 아직도 누구에게 부탁한 바가 있지 못하니, 그대가 이것을 끝내 써주기를 바란다." 하였다. 그리고 원생(院生)으로 있는 허 상사 사증(許上舍思曾)이 먼 길을 발섭(跋涉)해 오는 수고로움을 꺼리지 않고, 두 번이나 나의 집에 찾아와 요청하기를 더욱 견고히 하였으며, 또 말하기를 "이것은 비단 이 사군(李使君)의 뜻일 뿐만 아니라, 또한 귀암(龜巖)의 뜻이다." 하였다. 나는 진실로 감히 사양할 수가 없었으나, 질병이 지리하게 몸에 있었고 거뜨 잡된 일이 많아서 오랫동안 붓을 잡지 못하니, 항상 스스로 부끄러웠다. 이후와 제생들이 나의 글을 얻고자 하여 여러번 요청하며 그만두지 않는 것은 깊은 뜻이 있다고 생각되나, 다만 나는 소견이 어둡고 고루하여 이에 응할 수 없음이 두려울 뿐이다. 우리 동방(東方)은 본래 문헌(文獻)의 나라로 일컬어져 삼국시대(三國時代) 이래로 호걸스러운 선비가 없지 않았다. 그러나 도덕이 후세에 크게 빛나는 분을 찾아보면 별로 없다. 한훤 김 선생은 수천 년 아래에서 태어나 홀로 드높게 서서 고인(古人)의 학문을 힘썼으니, 그 유풍(遺風)과 여운(餘韻)이 사람의 마음을 착하게 하고 세도(世道)를 붙들 만하였다. 지금의 학자들이 성현을 배워서 될 수 있다는 사실을 알고 스스로 예의의 가르침에 분발하고 있는데, 이들

이 어찌 그 유래를 몰라서야 되겠는가. 하늘이 우리 국가를 도와 도술(道術)이 점점 밝아져서, 서원의 건립이 곳곳마다 있으니, 이는 진실로 태평성세를 찬란하게 꾸미는 도구가 된다. 다만 제생들이 학문하는 것도 또한 성현의 남은 법에 얻음이 있어 국가에서 교육하는 아름다운 뜻에 저버림이 없는지 모르겠다. 나는 들으니, 옛날에 배우는 자들은 자신을 위한 학문을 하였는데, 지금에 배우는 자들은 남을 위한 학문을 한다고 한다. 자신을 위한 학문을 하면 성현에 이를 수 있고, 남을 위한 학문을 하면 겨우 과거에 급제하여 명예나 취하고 녹이나 얻는 것을 꾀할 뿐이니, 어찌 잘못이 아니겠는가. 사문(斯文)이 불행하여 철인(哲人)이 서거하였다. 퇴계 선생께서 이미 후학을 버리셨으며, 귀암공도 또다시 갑자기 별세하였으니, 우리들은 어찌 깊이 애통해 하지 않을 수 있겠는가. 용이 죽고 범이 떠나가면 뒤의 일을 또 측량할 수 없는 것이니^{1h}, 제생들은 또한 우리 도(道)의 흥하고 망하는 즈음에 감회가 있을 것이다. 인심(人心)과 천리(天理)는 끝내 없어질 수 없는 것이니, 일상 생활하는 사이에 발현하지 않는 때가 없다. 제생들은 만일 의지를 좌절하지 말고 변치 말고 자신을 위하는 학문에 힘써서 종사한다면, 비록 전현(前賢)들이 날로 멀어진다 하더라도 도는 일찍이 여기에 있지 않음이 없을 것이니, 어찌 마음을 다하지 않겠는가. 제생들은 서로 더불어 이것을 힘쓰기를 바라는 바이다. 아, 슬프다. 용경 신미년(선조 4 1571) 9월 일에 후학 고봉 기대승은 삼가 기록하다. 면앙정기(俛仰亭記)^{2h}

면앙정(俛仰亭)은 담양부(潭陽府)의 서쪽 기곡(鎭谷) 마을에 있으니, 지금 사재(四宰)로 있는 송공(宋公)이 경영한 것이다. 내 일찍이 송공을 따라 면앙정 위에서 놀았는데, 공은 나에게 정자의 유래를 말하였고 나에게 기문을 지어줄 것을 요구하였다. 내가 정자를 보니, 정자의 경치는 가장 확 트여서 좋고 또 아늑하여 좋았으니, 유자(柳子)가 말한 "놀기에 적당한 것이 대개 두 가지가 있다."는 것을 이 면앙정은 겸하여 갖추었다고 할 만하다. 정자 동쪽의 산은 제월봉(霽月峯)인데, 제월봉의 가지가 건방(乾方)을 향하여 조금 아래로 내려가다가 갑자기 높이 솟아서 산세가 마치 용이 머리를 들고 있는 듯하니, 정자는 바로 그 위에 지어져 있다. 집을 세 칸으로 만들고는 사방을 텅 비게 하였는데, 서북 귀퉁이는 매우 절벽이며, 좌우에는 뾰뾰한 대나무가 병풍처럼 둘러 있고 삼나무가 울창하다. 동쪽 뜰아래를 확 트고는 온실(溫室) 몇 칸을 짓고 온갖 화훼(花卉)를 심어 놓았으며, 낮은 담장을 빙 둘러쳤다. 봉우리의 등마루를 따라 내려가면 장송(長松)과 무성한 숲이 영롱하게 서로 어우러져 있어서 인간 세상과 서로 접하지 않으므로, 아득하여 마치 별천지(別天地)와 같다. 빈 정자 안에서 멀리 바라보면 넓은 수백리 사이에는 산이 있어서 마주 대할 수 있고, 물이 있어서 구경할 수가 있다. 산은 동북쪽에서부터 달려와서 서남쪽으로 내려갔는데, 이름은 웅암산(瓮巖山), 금성산(金城山), 용천산(龍泉山), 추월산(秋月山), 용구산(龍龜山), 몽선산(夢仙山), 백암산(白巖山), 불대산(佛臺山), 수연산(修緣山), 용진산(湧珍山), 어등산(魚登山), 금성산(錦城山) 등이다. 바위가 괴상하고 화려하며, 내와 구름이 아득히 끼어 있어서 놀랍기도 하고 아름답기도 하다. 물이 용천(龍泉)에서 나온 것은 읍내를 지나 백탄(白灘)이 되었는데, 꺾어 흐르고 가로질러 졸졸 흐르며, 옥천(玉川)에서 발원(發源)한 것은 이름을 여계(餘溪)라 하는데 물결이 너르고 깨끗한 바, 정자의 기슭을 감돌아 아래로 흘러 백탄과 합류한다. 그리고 아득한 큰 들은 추월산 아래에서 시작되어 어등산 밖에 펼쳐져 있는데, 사이에는 구름과 나무숲이 마치 한 폭의 그림처럼 펼쳐져 있으며, 마을이 여기저기 흩어져 있고 발두둑이 마치 아로새긴 듯하여서 사시(四時)의 경치가 이와 더불어 무궁하게 펼쳐진다.

정자에는 산이 빙 둘러 있고 경치가 그윽하여 고요히 보면서 즐길 수 있고, 밖에는 확 트이고 멀리 아득히 보여서 호탕한 흉襟(胸襟)을 열 수 있으니, 앞에서 말한 확 트여서 좋고 아늑하여 좋다는 것은 그 사실이 아니겠는가. 처음에 공의 선조(先祖)가 관직을 그만두고 기곡에 거주하니, 자손들이 인하여 이곳

에 집터를 정하게 되었다. 정자의 옛터는 곽씨(郭氏) 성을 가진 자가 거주하고 있었는데, 일찍이 꿈에 의관(衣冠)을 한 선비들이 자주와서 모이는 것을 보고는, 자기집에 장차 경사가 있을 조짐이라고 생각하여, 아들을 산사(山寺)의 승려(僧侶)에게 부탁해서 공부하게 하였었다. 그러나 그가 성공하지 못하고 빈궁하게 되자, 마침내 그곳에 있는 나무를 베어버리고 사는 곳을 옮겼다. 공이 재물을 주고 이곳을 사서 얻자, 마을 사람들이 모두 와서 축하하기를 "곽씨의 꿈이 징험이 있다." 하였으니, 이것은 조물주가 신령스러운 곳을 감추어 두고 비밀히 숨겨 두었다가 공에게 준 것이 아니겠는가. 공은 다시 새로운 집을 제월봉 남쪽에 건축하였는데, 면앙정과 가깝기 때문이었다. 정자의 터는 갑신년에 얻었고, 정자를 짓기 시작한 것은 계사년이었으며, 그후 그대로 방치되었다가 임자년에 이르러 중건하니,

그제야 확 트여 있고 보기 좋은 것이 모두 다 드러나게 되었다. 공은 일찍이 정자의 이름을 지은 뜻을 계시하여 손에게 보여 주었으니, 그뜻은 "굽어보면 땅이 있고 우러러보면 하늘이 있는데, 이 언덕에 정자를 지으니, 그 흥취가 호연(浩然)하다. 풍월을 읊고 산천을 굽어보니, 또한 나의 여생을 마칠 수 있다."는 것이었다. 공의 이 말씀을 음미해 보면 공이 면앙에 자득(自得)한 것을 상상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아, 갑신년으로부터 지금까지는 40여 년이 지났는데, 그 사이 슬픈 일과 기쁜 일, 좋은 일과 꺾은 일이 진실로 이루 말할 수 없이 반복되었다. 그러나 공이 굽어보고 우러러보며, 여기에서 소요(逍遙)한 것은 끝내 울바름을 잃지 않았으니, 어찌 가상하지 않겠는가. 나는 여기에 이름을 넣는 것을 영광으로 여겨 감히 사양하지 못하였으니, 또한 이러한 뜻이 있어서였다. 이에 이 글을 쓰노라. 목종황제(穆宗皇帝)에 대한 제문 하늘이 도타이 보우하사 성신(聖神)을 내어 제위(帝位)를 계승하게 하셨습니다 도(道)는 높아 중도(中道)를 잡았고 덕을 힘써 인(仁)에 그치셨습니다

찬란한 문덕(文德)과 밝은 무공(武功)으로 정사가 잘 거행되고 교화가 높으니 여러 백성들은 태양처럼 우러르고 팔표는 바람을 따라 교화되었습니다 돌아보건대 이 작은 나라는 대대로 두터운 비호(庇護)를 받았습시다 신이 전통을 잇게 되자 은혜로운 명령이 특별히 이르시니 깊이 감사하옵고 보답할 것을 도모하여 자나깨나 겨를이 없었습니다 매양 화축을 간절히 하여 이미 장수하시고 또 강녕하기를 빌었사온데 어찌 세상을 싫어하시어 유명(遺命)을 갑자기 내리실 줄 생각하였겠습니까 부음(訃音)을 듣자오니, 울부짖으며 사모하여 애통한 마음 심장에 맏히옵니다 글을 엮어 슬픈 심정 올리오니 슬픈 마음 하늘처럼 다함이 없습니다 영령께서는 아, 밝게 위에 계시리니 행여 강림하소서 명종의 혼전(魂殿)에 대한 제문 아, 황고께서는 예(禮)로 오르시어 하늘에 계시옵시다 궤연(几筵)이 그대로 있사오니 여기에 밝게 강림하시옵시다 외롭고 외로운 소자는 마음과 생각이 어두운데 공손히 지키기 어려운 대업(大業)을 받드오니 두려워하여 미치지 못할 듯하옵니다 제전(祭奠)을 올리기를 항상하기 어렵고 술잔을 올림에 잘못됨이 많사오니 정성을 극진히 다하지 못하와 예를 돌아봄에 스스로 자책하옵니다 세월이 흘러 절서(節序)가 바뀌어져서 맹동(孟冬) 보름이 되오니 서리와 이슬이 가득하온 바 서글프고 놀라와서 망연자실하옵니다

허리를 굽혀 편안히 제향을 올리오니 제수(祭需)가 향기롭습시다 작은 정성 진실하지 못하오니 흠향하심을 어찌 보장하겠습니까 감통한 마음 지극하와 하늘처럼 다함이 없습니다 ○○을 미리 갖추어 공경히 깨끗한 제향 올리오니 자성(絜盛)과 술이 이미 갖추었으므로 이에 몸소 제사하옵니다 다만 저 멀어질 뿐이오니 애통하고 사모하는 마음 다함이 없습니다 기 판윤(奇判尹)에 대한 제문 가정(嘉靖) 43년 (명종 19. 1564) 세차 갑자(歲次甲子) 9월 경자삭(庚子朔) 30일 을사(乙巳)에 종제(從弟)인 선무랑 흥문관 부수찬 지제교 겸 경연 검토관(宣務郎弘文館副修撰知製敎兼經筵檢討官) 기대승은 삼가 주과(酒果)의 제전(祭奠)을 가지고 망형(亡兄) 판윤(判尹)의 영령에게 밝게 아립니다. 아, 나의 형님이시여! 어찌

하여 이 지경에 이르셨단 말입니까. 인사(人事)를 믿을 수 없고 천도(天道)를 알 수 없습니다. 사림(士林)을 누가 장차 붙들어 주며 국맥(國脈)을 누가 장차 튼튼히 하겠습니까.

간신들이 원숭이처럼 엿보며 은밀히 교만을 부리니, 착한 선비들은 기가 꺾여 모두 저상(沮喪)되고 있습니다. 이는 도(道)의 소장(消長)에 관계되고 시운의 성쇠(盛衰)에 관계되오니, 한 세상을 어루만지며 놀라 울부짖습니다. 어찌 저의 사사로운 정 때문에 통곡하는 것이겠습니까. 아, 애통합니다. 형이 세상에 태어나신 지 지금 46년인데, 장도(長途)를 달리기도 전에 대운(大運)이 막히고 말았습니다. 형의 아름다운 자질은 천부적으로 타고 났습니다. 흥금이 너르고 너르며, 아름답고 아름다워서 다른 사람들은 능히 따를 수가 없었습니다. 사람들은 단지 그 외표가 진중한 것만을 보았고 흥중의 명쾌한 것은 알지 못하며, 사람들은 단지 온화한 기색이 있음만 좋아하였고 드높은 절개가 있음은 알지 못하였습니다. 비록 여러 관료들을 따라 봉직하여 큰 일을 시행하지는 못했으나 국가에 끼친 공과 이익은 또한 매우 넓습니다. 하늘은 어찌하여 덕을 후하게 주고 수명을 인색히 하여 이 백성들로 하여금 그 혜택을 끝까지 받지 못하게 한단 말입니까. 아, 애통합니다. 형은 약관 시절에 명성이 이미 드날렸으며, 과거에 급제하자, 문채가 더욱 훌륭하였습니다. 높이 나는 기러기와 같았고 아침 햇볕에 우는 봉황새와 같았습니다.

미원(薇垣사간원의 별칭)과 백부(栢府사헌부의 별칭)에서는 군주의 과실을 바로잡아 보필해서 속임이 없었습니다. 당시에 권신(權臣)이 조정의 권력을 천단(擅斷)하여 감히 위엄과 복(福벼슬을주는것)을 몰래 농간하였습니다. 그리하여 선비들을 일망타진(一網打盡)하려는 기미가 치밀히 이루어졌고, 사슴을 가리켜 말이라 하는 [指鹿爲馬] f1h 참혹한 화가 이르게 되었습니다. 조정에 있는 신하들은 모두 두려워 떨고 있었으니, 누가 이리떼처럼 뒤를 돌아보고 숨을 죽이지 않았겠습니까. 이때 형은 옥당(玉堂)에서 선창하여 차자(筍子)를 올려서 외로운 충성을 드날렸습니다. 납약자유(納約自牖)f2h의 정성이 깊으시니, 우주우항(遇主于巷)f3h하여 도가 부합하였습니다. 그리하여 간당(奸黨)이 흩어지니, 종묘 사직이 더욱 튼튼해졌습니다. 자취가 드러나지 않으면서도 지혜가 굽히지 않으니, 사람들은 모두 흡연(翕然)히 심복하였습니다. 바야흐로 주석(柱石)의 중임을 맡아 낭묘(廊廟)의 정부를 가리킴에 오를 것을 기대하였으나 형은 도리어 부족하게 여겨 스스로 자랑하지 않고 성만(盛滿)함을 두려워하면서 더욱 조심하였습니다. 매양 국가의 안위(安危)에 관계됨을 염려하여 더욱 속으로 걱정하며 근심을 품었습니다. 그런데 어찌하여 한 병환으로 끝내 일어나지 못하여 어리석은 사람들은 좋아하고 지혜로운 사람들은 애통하게 만드십니까. 구원(九原)에 계신 분을 다시 나오게 하기 어려움을 애통해 하고, 우리 도(道)가 끝내 땅에 실추됨을 탄식하옵니다. 아, 애통합니다. 형은 금년 중하(仲夏)에 자친께서 병환으로 당(堂)에 계시니, 지극히 신고(辛苦)하며 약을 받들어 올렸습니다.

찌는 듯한 무더위에 손상을 입어서 원기가 소모되어 점점 파리하였고, 종기의 독이 흩어져 퍼지기 쉬웠습니다. 갑자기 병세가 악화되어 안을 해치니, 귀신이 서로 침노함에 어찌겠습니까. 아, 아버지의 병환이 쾌차하기도 전에 복이 적어 흑독한 화를 만나니, 자친께서는 홀로 가슴을 어루만지며 길이 울부짖다가 겨우 한 달이 넘어 운명하셨습니다. 아, 흥변(凶變)이 거듭 이르니, 참혹함을 다시 차마 말하지 못하겠습니다. 더구나 가업(家業)이 영락(零落)하니, 끝내 누가 보호하며 누가 구원해 주겠습니까. 아, 애통합니다. 형은 큰 덕을 힘쓰고 작은 행동에는 구애되지 않으셨으니, 소소한 절목(節目)은 영성한 듯하였으나 큰 강령은 매우 울발랐습니다. 비유하면 백옥(白玉)과 같으니, 작은 옥티가 어찌 아름다움을 엄폐할 수 있겠습니까. 낭랑(琅琅)하고 찬란함은 끝내 변치 않습니다. 지금 사람들의 평판은 실로 이동(異同)이 많습니다. 형을 크게 옥하고 꾸짖는 자들은 다만 표풍(飄風)에 불과할 뿐입니다. 저들은 어지러

이 참조하는 말을 하여 참 모습을 손상시키며 옳지 못한 말을 늘어 놓아 공격하고 있으나, 이것은 이른바 올빼미와 솔개가 봉황새를 비웃는다는 것이니, 또한 어찌 도마뱀이 용을 조롱하는 것과 다르겠습니까.

아, 애통합니다. 저는 성질이 강하고 옹졸하여 남과 합하는 일이 적습니다. 다행이 형을 의뢰하여 행동을 힘쓰며 스스로 몸을 바로잡아 얼굴을 낮추고 대오(隊伍)를 따라 거의 훌륭한 일을 하며 힘쓰고 서로 구제하여 말년을 기약하려고 했었는데, 형이 이제 별세하셨으니, 하늘에 무슨 죄가 있어서입니까. 간장이 꺾이고 찢겨지오니, 눈물이 샘물 솟듯 하옵니다. 영거(靈車)를 메고 떠나는 것을 보오니, 길일(吉日)의 머무르지 않음이 서글프옵니다. 촌심(寸心)을 맹세하면서 길이 영결하오니, 우리 인생은 부생(浮生)과 같음을 보겠습니다. 아, 슬프옵니다. 흥향하소서. 퇴계 선생(退溪先生)에 대한 제문 융경(隆慶) 5년(선조 4. 1571) 세차 신미(歲次辛未) 정월 갑자삭(甲子朔) 4일 정묘(丁卯)에 후학 고봉 기대승은 먼 곳에서 주과(酒果)의 제전(祭奠)을 갖추어 재배(再拜)하고 곡하여 보내어서 퇴계 선생의 영좌(靈座)앞에 감히 아립니다. 아, 애통합니다. 대들보가 꺾이고 태산이 무너졌으니, 제가 다시 어떻게 가슴을 가누겠습니까

위로는 사문(斯文)이 땅에 떨어짐을 애도하옵고, 아래로는 만학(晩學)이 의지할 곳을 잃음을 슬퍼하오니, 어찌하여 나로 하여금 뼈가 놀라고 혼이 날아가게 하지 않을 수 있겠습니까. 아, 애통합니다. 지난해 중동(仲冬) 초순(初旬)에 저는 한 편지를 올려서 기거(起居)를 문안하였습니다. 그후 얼마 있다가 인편에 혜서(惠書)를 받자오니, 10월 15일에 쓰신 것으로 이웃 고을의 자제에게 부탁해서 전전하여 부쳐온 것이었습니다. 내용을 보오니, 저에게 모가 너무 드러남을 경계하셨고, 또 시사(時事)가 염려스러울 만함을 거듭 말씀하셨습니다. 더구나 물격(物格)과 무극(無極)의 해석에 있어서 어지러이 서찰을 왕복하면서도 끝내 합하지 못하던 것들이 마침내 의견이 합치하여 한 길로 돌아가게 되오니, 다행스러운 마음과 위안되는 충정(衷情)을 말로는 진실로 다 표현할 수 없으며, 마음으로도 다 형용할 수가 없었습니다. 저는 생각하기를 이와 같다면 친히 장구(杖履)를 모시고 직접 음성을 듣지는 못한다 하더라도 또한 헤어져 있는 시름을 씻고 어리석음을 계발(啓發)할 수 있다고 여겼습니다. 이어 그달 보름에 이생 함형(李生咸亨)의 인편을 인하여 편지 한 장을 올려서

구구(區區)한 정을 아뢰었습니다. 하인(下人)이 돌아옴에 미처서는 마침내 손수 쓰신 편지를 곧바로 부쳐주셨습니다. 내용에는 처음 우환이 심하여 더욱 사람을 응접하는 데 권태감을 느낀다고 말씀하였고, 다시 가슴에 담증(痰症)이 갑자기 일어나며 다른 증세까지 합병하여 신음하고 있다고 말씀하였고, 끝에는 치사(致仕)하기를 청하였으나 뜻을 이루지 못함을 한탄하였으며, 저에게 오랫동안 한가히 있으면서 고요히 공부할 것을 권면하셨습니다. 저는 속으로 자획(字劃)이 전과 다름을 이상히 여겼으나, 신기(神氣)가 크게 감소되움을 깨닫지 못하고는 망령되어 생각하기를 옛날 증세가 우연히 발작한 것이니 마땅히 약을 쓰지 않아도 쾌차하시리라고 생각하였습니다. 그런데 어찌 이것이 영결(永訣)하는 글이 되어 다시는 가르침을 받을 수 없다는 것을 생각하였겠습니까. 아, 애통합니다. 납월(臘月) 20일에 저는 마침 금성(錦城)의 서촌(西村)에 있었는데, 갑자기 이생(李生)의 소식을 접하니, 선생이 8일에 역책(易箆)하셨음을 들었습니다. 저는 놀라 울부짖어 실성통곡하며 애통함이 흉중에 가득하였으므로 이 몸이 살아 있다는 것을 스스로 알지 못할 지경이었습니다. 그리고 아울러 영손(令孫)인 상사(上舍)의 편지를 얻고서야 그간 선생이 병환을 앓으신 상세한 내용을 알았으며, 또 뒤에 제가 올린 편지는 선생의 병환 때문에 미처 궤안(几案)의 옆에서 봉함을 열어 아뢰지 못한 사실을 알게 되었습니다. 아득한 천지에 만나 뵈을 길이 없사오니, 오직 여생(餘生)을 다하고 지하(地下)

에 간다면 혹시라도 선생의 의형(儀形)을 접하여 남은 종적(蹤迹)을 뒤따를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아, 애통합니다. 저는 삼가 생각하건대, 완악하고 비루한 자질로 실로 인도해 주시는 지극한 은혜를 입었습니다. 그리하여 은혜가 이미 깊고 의(義)가 중하오니, 마음이 매양 향해 달려가서 감히 그대로 있지 못하였습니다. 생각에는 영외(嶺外)에 고을자리를 얻어서 몸소 문장(文牆)에 나아가려고 하였으나 세월은 더욱 빨리 흘러갈 뿐이오니, 항상 도체(道體)가 장수하시고 강녕하시기만을 축원하였습니다. 어찌 인간의 일을 기약할 수 없어서 갑자기 부음(訃音)을 받는단 말이옵니까. 애통하여 사모하면서 길이 울부짖으니, 가슴은 답답하고 답답하여 더욱 서글퍼집니다. 천리 먼 길에 애도하는 말을 엮어서 한 술잔에 부치오니, 애통하여 저의 정을 다할 수 없사옵니다. 삼가 생각하건대, 선생의 영령께서는 행여 저의 작은 정성을 굽어살피소서. 아, 애통하옵니다. 흠향하소서

다시 올린 제문 융경(隆慶) 6년 세차 임신(歲次壬申) 2월 무자삭(戊子朔) 17일 갑진(甲辰)에 후학 고봉 기대승은 삼가 주과(酒果)를 가지고 사람을 보내어 퇴계 선생 궤연(几筵)의 앞에 올리옵니다. 아, 선생께서 후학을 버리신 지가 지금 벌써 15개월이 되었습니다. 후학들이 추모하는 애통함은 날이 갈수록 쌓이니, 더욱 멀어질수록 잊기 어렵습니다. 더구나 인사(人事)와 세도(世道)에 대한 감회까지 겹치니, 애통하고 애통하옵니다. 근년 이래로 저는 전리(田里)에 엮드려 있어서 비록 공부를 연구하고 탐색하는 일에 힘을 다하지는 못합니다만, 또한 때로는 한두 가지 새로운 견해가 있습니다. 그러나 이것을 질정(質正)할 곳이 없으니, 매양 옛날 선생께 왕복하며 논변(論辯)하던 즐거움을 생각하면 더더욱 슬픔을 이기지 못하겠습니다. 지난 초기(初耆)에 저의 생각에는 멀리 한 술잔을 올리고자 하였으나, 길이 멀고 노복(奴僕)이 적어서 끝내 뜻을 이루지 못하오니, 항상 답답한 마음을 품고 있던 중,

이제 감히 간략히 하찮은 물건을 장만하여 작은 정성을 올리오니, 행여 선생께서는 밝게 강림하시어 우리 후학들의 뜻을 도와주소서. 아, 애통하옵니다. 유경심(柳景深)에 대한 제문 융경(隆慶) 6년 세차 임심(歲次壬申) 2월 무자삭(戊子朔) 17일 갑진(甲辰)에 고봉 기대승은 삼가 주과(酒果)를 가지고 고 평안도 관찰사(平安道觀察使) 유공(柳公)의 영궤(靈几) 앞에 아뢰옵니다. 아, 애통하옵니다. 공(公)이 세상에 탄생하신 지는 56년이 되었습니다. 그런데 그 재주를 다 쓰지 못하고 갑자기 별세하시니, 어찌 천운이 아니겠습니까. 애통하옵니다. 공은 남보다 뛰어난 재주와 훌륭한 식견이 있어서 쇠퇴한 것을 부흥시키고 폐지된 것을 일으킬 수 있으며, 나라를 잘 살게 하고 백성들을 편안히 할 수 있었습니다. 세상에서 공을 아는 자가 참으로 많았으나, 공을 깊이 아는 자는 별로 없습니다. 나는 외람되이 부족한 사람으로 욕되이 알고 지내며 사랑을 받아서 종유(從遊)하기를 오래하니,

나는 더욱 공이 나를 취함을 알고는 항상 공에게 세상을 경륜하고 사물을 담당할 책임을 기대하였으며, 공 역시 나에게 지기(知己)로써 허락하였습니다. 나는 생각에 공과 더불어 의논을 오르내리면 또한 한 세상의 폐단을 바로잡아 만분의 일이나마 국가에 보탬이 있을 것이라고 생각했었는데, 이제 끝났으니 길이 애통함을 다하기 어렵습니다. 지난 경오년(선조 3.1570) 맹하(孟夏)에 공은 바야흐로 선영(先塋)을 보수하기 위하여 길을 떠나시게 되었고, 나 역시 장차 벼슬을 그만두고 시골로 돌아가려 하였으므로, 한두 친구들과 함께 공의 별장으로 찾아가서 서로 술을 마시고 노래를 부르며 손을 잡고 일어나 춤을 추다가 흠어졌으니, 아! 이것이 어찌 영결(永訣)이 될 줄을 알았겠습니까. 옛날 자취를 추념(追念)하오니, 더욱 슬픔이 깊어집니다. 지난해 여름에 나는 공의 병환 소식을 듣고는 깊이 걱정하고 있었는데, 갑자기 공의 부음(訃音)을 듣자오니, 애통함을 말할 수 없사오나, 영남(嶺南)과 호남(湖南)에 길이 멀어서 한 번도 위문을 못하오니, 유명(幽冥)에 죄를 지어 평소의 정의(情義)가 하나도 없는 것이옵니다. 이제서야 애도하는 말을 엮어 술잔을 올려 가슴속의 정성을 바치오니, 행여 영령께서는 굽어 강림

하시어 나의 슬퍼하는 정을 알아주소서.

아, 슬프웁니다. 정 교리(鄭校理)에 대한 제문 아, 애통하웁니다 공(公)의 탄생하심은 자질이 후(厚)하고 재목이 훌륭하셨습니다 옛날 교훈을 배워 일취월장하였는데 그 아름다운 정화(精華)를 거두어 이것을 문장에 나타내셨습니다 너르고 너르게 마음대로 칼을 놀리듯 하여 남은 재주를 시험하였으나 재주를 가지고도 베풀지 않고 구름과 물이 있는 시골에서 은둔하셨습니다 향품인 두형(杜衡)을 걸어 놓고 말년에 이 곳을 배회하면서 정신을 높고 너른 데에 두고 이 강강함을 보전하였으니 누가 이 분의 수가 길지 못하다고 생각했겠습니까 아, 애통합니다 옛날 제가 어릴 때에 고루하고 몽매해서 학문의 방법을 알지 못하였습니다 무식하고 무지(無知)하였는데 가군께서 명령을 내려 공에게 귀의하게 하셨습니다 공은 저를 비루하다고 여기지 않으시고 강론하기를 그치지 않으셨으며 크고 작은 일은 나열하고 같고 다른 이치를 분석하셨습니다 여러 가지 분분한 것들을 중도(中道)로써 요약해 주셨습니다 나를 가르친 은혜와 나를 키워주신 공로 지금은 끝났으니 저 하늘을 우러러볼 뿐입니다 아, 애통합니다 공의 평생 행위를

저에게 말씀해 주셨으니 미처 말씀해 주지 않은 것도 제가 또한 사람들에게서 들어 알고 있습니다 공이 출생하시던 해는 바로 을묘년(연산군 1. 1495)이었습니다 차츰 장성하자 시서를 외우고 익혔습니다 마음을 잠심(潛心)하여 정밀히 연구해서 진수(眞髓)를 얻고 껌데기는 버렸습니다 부모의 기대는 세상에 입신양명(立身揚名)하는 것이었으니 뜻을 굽혀 과거공부를 하여 유사에게 시험을 보았습니다 장시관(掌試官) 한 사람이 눈으로 결단함에 합격 여부가 추이되어 여러 번 지방에서 시험을 보고서야 비로소 성공하였습니다 지난 기묘년(중종 14. 1519)에 녹명장(鹿鳴章)을 읊으면서 1h 높이 사마시(司馬試)에 발탁되니 여러 사람들은 크게 놀랐습니다 대위2h가 곧 열리게 되었는데 내우3h를 당하시니 만리 먼 길로 달려가서 애통하며 온갖 신고(辛苦) 다하였습니다 거적자리에서 자고 흙덩이를 베면서 예를 어기지 않고 삼년간 거상(居喪)을 하였습니다 이미 상례(喪禮)를 마치자 옛 학업 더욱 정밀히 힘쓰니 행실이 돈독한 군자라고 이름이 났고 훌륭한 명예가 널리 드날렸습니다 석갈하고 조정에 오름은 을유년(중종 20. 1525) 봄이었습니다 벼슬은 이익을 위하지 아니하여 때에 따라 굴신하였습니다 산수가 좋은 고을에서 한가로이 지내며 애오라지 어버이를 받들려고 했었는데 끝내 고과(考課)에 중고를 맞아 벼슬을 그만두고 집에서 가난하게 살았습니다 은대(승정원)의 낭관으로 있을 적에는 강직하고 온화하였는데 이는 아버지의 영화를 위한 것이요 자신을 돌본 것은 아니었습니다 어찌 흑독한 화가 이르러 갑자기 대춘(부친)의 상을 당할 줄 생각했겠습니까

재차 멀리 달려가서 정신을 잃었는데 두 기년(棼年)이 지나도록 상례(喪禮)에 조금도 어김이 없었습니다 관직을 제수받고 한번 일어나니 지조가 더욱 고상하였습니다 국가를 위하고 공익(公益)을 위하여 소심으로 한가롭게 지내지 못했습니다 미원과 백부에 봉직하면서는 말할 것이 있으면 남기지 않았으며 경연에서 논사할 때에는 밤이나 낮이나 어찌 강론을 폐하였겠습니까 청아(清雅)한 문장과 명민(明敏)한 지식은 향기로운 난초를 지닌듯 사향을 품은듯 하였습니다 성상(聖上)의 사랑이 특별히 깊었으니 어찌 인척(姻戚)에 의해서였겠습니까 뜻을 세우고 조정에서 드날리며 도를 품고 고삐를 놓아 청운(靑雲)의 길을 달렸는데 마침 이 때에 국가가 매우 위태로워 불안하였습니다 큰 간신(奸臣)1h이 권세를 독단(獨斷)하고는 위엄과 복을 은밀히 농간하였습니다 의(義)에 가탁하여 일을 만들고 아래 사람들을 어거하면서 부정한 짓을 저질렀습니다 공은 그와 인척이 되어 처지는 가까웠으나 정은 멀었는데 물러나 피하기 어려우므로 억지로 조정에 있었습니다 그러다가 하루 아침 그의 죄를 논하게 되었는데 성은 은 그래도 너그러웠습니다 혹은 멀리 유배되고 혹은 귀양을 가니 국법이 폐지되지 않았습니다 공은 여

기에 연루되어 다만 관직이 체적되고 길이 전리(田里)로 돌아가서 선영(先塋)을 수호하였습니다 죄에 의심스러운 것은 가벼운 벌을 따라야 하니 하늘의 거울이 밝았습니다 공은 용당 수용이 되어서 나라를 훌륭히 다스릴 것으로 생각했었는데 어찌하여 그렇지 못하고 억제와 막힘이 서로 이어져 끝내 곤궁하게 죽고 말았으니 누가 이것을 천도(天道)라 하겠습니까 당시에 큰 간신은 해독을 너무도 많이 끼치니 그의 음모와 비밀스런 자취를 귀신도 정탐하기 어려웠습니다 사람들은 그에 대한 울분을 품으니 국가의 벌이 마침내 그에게 미쳤습니다 사람들의 마음은 아직도 부족하여 노여움이 죄 없는 공에게 미쳤습니다 이는 비유하면 호랑이를 미워하여 도리어 추우(騶虞)를 쫓는 것과 같았습니다 공은 명문거족(名門巨族)으로 겸하여 큰 유학자의 적(籍)에 올랐으니 떼지어 다니는 백관들이 어찌 자리에 가득하지 않았겠습니까 그런데도 공은 5품 직에 머물러 있으면서 십년을 이미 보냈으니 이것을 가지고도 공이 추시부세(趨時附勢)하지 않았음을 알 수 있습니다 하물며 당시에는 여러 사람들이 다 권신(權臣)의 눈치를 보아 승진되고 침체되며 영화롭고 욕됨이 삼시간에 뒤따랐습니다 아첨하는 우리들은 다투어 좋은 벼슬을 취했는데 죄가 쌓임에 이르러서는 큰 벌로 논죄하였습니다 깊고 얕은 죄상을 거론해 보고 벌의 경중을 가지고 보건대 누가 능히 부정(不正)함을 면할 수 있겠습니까 당시에 공론들이 지적하는 바였습니다 공이 작은 견책을 받은 것은 또한 이유가 있습니다 공은 당세에 재주가 높아서 괴이하게 여기고 노하는 사람들이 꽤 많았습니다 공이 화에 걸리자 모두들 배제(排除)하며 저 간신을 들어 욕을 하니 잘못을 밝게 씻기가 어려웠습니다 훼방과 칭찬, 옳다 그르다 하는 시비는 죽은 뒤에 마땅히 정해질 것이니 당시에는 애매하게 가리워졌으나 만세에는 밝게 빛날 것입니다 공은 응당 이것을 아시려니와 저는 말로 다하기 어렵습니다 해와 달의 운행은 아침도 되고 저녁도 되건만 사람은 세상에서 길고 짧은 수명을 똑같이 하기 어렵습니다 지난 일 아득한 꿈과 같으니 술에 취했다 깬듯 하옵니다 슬프게도 공을 다시 세상에 나오게 하기 어려우니 이 뜻을 누구에게 질정하겠습니다 공의 얼굴을 기억해 보니 눈썹과 이마 아직도 빛나는 듯합니다 아, 애통합니다 공이 파면하고 돌아가실 때에 길이 남쪽으로 나 있었습니다 옛 동산이 아득하고 아득한데 뽕나무와 재나무, 편나무와 남나무가 무성하였습니다 길을 가다가 때로는 멈추면서 가는 말을 쉬어 갔습니다 담장과 집이 대강 완비되니 그 옥한 일을 즐길 만하였습니다 즐거움으로 근심을 잊으니 자신에 조금도 부끄러움이 없었습니다 용산과 삼연에서는 구름이 뿜어나오고 아지랑이가 피어오르니 고상함과 속됨이 서로 어우러져 웃기도 하고 말하기도 하였습니다 공은 사십이 되도록 아들을 두지 못하니 기구의 세업(世業)을 누구에게 맡겨 주겠습니까 늦게 아들을 낳아기르니 마치 난초 싹이 쑥쑥 자라는 듯하였습니다 만금(萬金)을 낳았다는 것은 옛 사람들이 옳은 것이니 화(禍)와 복(福), 승(乘)과 제(除)를 어찌 서글퍼할 것이 있겠습니까 높은 관직과 많은 녹을 받는 것이 어찌 이보다 더 낫겠습니까 말을 배워서 꾀꼬리가 지저귀는 듯하였고 창에다가는 까마귀를 그렸습니다 점점 품에서 벗어나자 재주가 나타나니 부모들은 돌아보고 귀여워하며 기쁨을 이기지 못했습니다 저는 항상 출입하면서 손을 잡고 이끌면서 흥허물이 없었습니다 무럭무럭 장성하자 마음이 활짝 열렸습니다

공은 나이가 많으므로 좋은 중매를 맞고자 하였는데 갑자기 흥변을 만나니 오죽이나 애통하셨겠습니까 아, 애통합니다 나는 공의 문하에 나간 지가 지금 십년이 되었습니다 외람되이 알아주시고 사랑해 주시며 시종 간격이 없었습니다 나에게 원대함을 기대하시어 마치 목마른 듯 굶주린 듯하셨습니다 나는 아무것도 몰랐는데 공은 바로 나의 스승이 되어 가르쳐 주셨습니다 저는 공의 서재(書齋)에서 기거(起居)하며 아침과 저녁 한 시도 떠나지 않았습니다 나의 완악하고 노둔한 자질을 항상 부지런히 깨우쳐 주시고 시를 읊으며 문답을 하여 끊임없이 서로 상고하였습니다 한자의 유문은 전모와 다름이 없

습니다f1h 저는 그 가운데에 들어가니 황홀하여 방향을 몰랐으나 공은 일일이 해석하여 그 단서를 열어 주었습니다 그리하여 저는 문장에 대하여 비로소 그 뿌리를 알게 되었습니다 다음은 「서전」을 배웠는데 오솔길에 띠풀이 자라서 길을 막듯이 마음이 막혔습니다 글을 따라 뜻을 설명하시니 마치 도공(陶工)이 진흙을 가지고 그릇을 만들듯 하였습니다 저는 게을러 옛 버릇 그대로 지키면서 배우기만 하고 생각하지 아니하였습니다 일찍이 유념하여 의심스러움을 질정하지 못하였고 또 학업을 끝내지 못하였으니 후회막급이옵니다 한 서실(書室)로 돌아와 누우니 매양 좋은 가르침을 생각하였으나 성질이 우랄(迂闊)하고 영성하여 시대에 맞지 못하였습니다 여러 번 진출하였다가 퇴각하곤 하니 공의 아껴주심을 헛되이 저버렸습니다 그러다가 한번 성공을 하자 공은 기뻐하며 칭찬해 주셨습니다 나는 빈천에 근색하여

동쪽과 서쪽으로 정처가 없었습니다 문하에 나가 배알함은 일년에 한두 번이었는데 웃고 말하며 기뻐하여 남김없이 소회를 말하였습니다 지난해 중하에도 또한 일찍이 배알하니 창안백발에 나를 대하면서 여러 말씀 하셨습니다 공은 이미 늙었다고 여겼으니 어찌 저의 마음 속에 있는 잡목들을 베어주실 줄 생각하였겠습니까 이 달 하순(下旬)에 저는 아침에 출발하여 저 현의 관사로 갔었는데 길에 먼지가 어지러이 날렸습니다 아스라한 야외에 한 산이 우뚝 솟아나왔는데 그 곳에서 잔치 자리를 베풀고는 장막을 높이 펼쳐놓고 있었습니다 저는 누가 잔치를 베푸는지 알지 못하고 감히 당돌히 들어갔습니다 그 자리에서 마침 공을 만나니 소매자락이 높이 올라가고 눈이 치켜 올라갔습니다 만고의 깊은 뜻을 한번 웃으면서 서로 정답게 나누었습니다 나는 술에 취하여 눈이 어둡고 어두웠으므로 인사도 드리지 못하고 나오니 이별하는 저의 마음 매우 애처로웠습니다 가을이 빨리 지나가고 겨울철이 다가왔는데 저는 나주(羅州)의 사촌(沙村)에 있으면서 세상 일에 얽혀 있어 형편상 찾아가 뵈옵기 어려우니 우러러 사모하는 마음 부질없이 있을 뿐이었습니다 신정에 돌아가 뵈게 되면 장구를 모시려고 했었는데 부음이 갑자기 이르러니 이 원통함을 어디에다 하소하리까 제가 용산으로 달려가니 교목이 아직도 그대로 있었습니다 문이 굳게 닫혀 있으니 음용을 전할 길이 없습니다 물러나와 빈소와 장례를 의논하니

눈물이 줄줄 흘렀습니다 해가 저물어 돌아오면서 마침 옛날의 언덕 지나오니 찬 나무에서는 바람이 울부짖고 묵은 풀에는 내가 끼어 있었습니다 서글프고 처량한 감회는 슬퍼하는 마음과 서로 얽혔습니다 안타까워 묵묵히 탄식하면서 무슨 죄가 있어서 그러냐고 하늘에 하소연하였습니다 공의 순수한 덕은 세상에서 더할 수 없으니 천리(天理)는 마땅히 공을 보호해서 국가를 호위하여야 할 터인데 중도에 차질이 되고 갑자기 선경(仙京)에 오르시니 하늘의 보시가 어찌 이렇게 편벽되단 말입니까 중춘 초하루에 저는 순창을 향하면서 여러 노인들 일일이 방문하고 장례를 상의하오니 좋은 길지(吉地)를 얻어 용산의 남쪽에 정했습니다 내 따라가 묘지를 보오니 지리(地理)에 조금도 화가 없을 듯하였습니다 여러 봉우리는 빙 둘러 있고 강물은 넘실넘실 흘렀습니다 그 위치는 높고 그 땅은 단단하고 건조하니 참으로 의관을 받들어 이 곳에 모실 만하였습니다 저는 장례 때에 와서 호장(護葬)을 하리라고 마음 속에 새겼으나 마침 탄 일에 끌려 뜻을 이루지 못했으니 저의 한이 어찌 다하겠습니까 삼가 만사(挽辭)를 지은 것이 5장에 이르렀는데 공의 의리를 밝히고 저의 뜻을 다 나타내었습니다 곡절을 반복해서 말하니 이것을 세상에 보여줄 수 있었습니다 남에게 의탁하여 멀리 부쳤으나 장례 때에 도착하지 못했습니다 세월이 흘러가서 5개월이 가까운데

궐연에 가서 절하지 못하오니 한을 품고 탄식하올 뿐입니다 추위(秋圍)f1h가 가까워지니 추성(秋成담양(潭陽)의 별칭)에서 시험을 보게 되었습니다 과거에 급급하여 고단함을 견디기 어렵습니다 마침 나는 길이 묘 밀을 경유하오니 공을 그리워하며 마음이 애통하옵니다 채소와 과일을 진설하옵고 맑은

술을 술동이에서 퍼내어 공경히 향불을 사르면서 애오라지 저의 정성을 바치옵니다 공의 영령께서는 행여 밝게 강림하소서 아, 애통하옵니다 삼가 흥향하시기 바라옵니다 박 치도(朴致道)에 대한 제문 응경(隆慶) 6년 세차 임신(歲次壬申) 2월 무자삭(戊子朔) 21일 무신(戊申)에 고봉 기대승은 삼가 주과(酒果)의 제전(祭奠)을 가지고 망우(亡友)인 박군 치도(朴君致道)의 영령에 아뢰입니다. 아, 애통합니다 군은 계사(중종 28. 1532)년에 태어나서 나보다 여섯 살이 적었는데 함께 한 마을의 같은 집안에 장가들어 얼굴이 익숙하고 정이 들었습니다 군은 자질이 아름다워 이미 단정하고 총명하였으며 교만하지도 않고 태만하지도 않아 배워 조예(造詣)가 높았습니다 내가 거상(居喪)을 하자 머리를 굽히고 서로 종유(從遊)하여 나에게 질문하며

나를 매우 공손히 섬기니 나 역시 군을 사랑하여 괴로움을 꺼리지 않았습니다 정신이 통하고 뜻이 맞아서 마음을 다하여 절차탁마 하였습니다 나는 조정에서 벼슬을 하고 군은 시골의 전원(田園)에 있었으니 서로 만나는 일은 다소 뜸하였으나 신의는 더욱 돈독하였습니다 내가 벼슬에서 물러나 전리에 있자 군은 매양 찾아와서 간절히 권면하여 상세히 말해주어 정성을 보이고 흥금을 터놓아 말을 하였습니다 아, 나는 도가 외로웠는데 군을 의지하여 쓰러지지 않았습니다 마음에는 말년에 의탁하며 길이 도움을 받으려고 했었는데 어찌하여 한 병환으로 갑자기 이런 지경에 이르렀단 말입니까 서글픔은 가슴을 방망이질하는 듯하고 흐르는 눈물은 가슴을 메웁니다 지난 맹동에 군은 나를 찾아왔으나 군은 마침 일이 있어서 바빠 돌아가고 말았습니다 그후 군이 아프단 말을 들었으나 나는 약을 쓰지 않고도 쉽게 나으리라고 생각했습니다 곧바로 병세가 심하단 말 듣고는 염려하는 마음 간절하였으나 추위를 무서워하여 외출하기 어려웠으므로 이에 한번도 위문하지 못하였습니다 선인(善人)은 응당 장수하리라고 생각하여 망령되어 천운에 맡겼습니다 그랬는데 유명을 갑자기 달리하니 애통함을 다하기 어렵습니다 심어만 놓고 배양(培養)하지 않으니 이것을 어떻게 하늘에게 하소연하겠습니까 내가 와서 군의 상에 통곡하나 음용을 통하기 어려우니 콧물과 눈물을 함께 쏟으며 멍하니 하늘을 바라볼 뿐입니다 반평생의 깊은 교분(交分)이 이제 끝났으니 누구에게 말하겠습니까 군의 영령은 어둡지 않으리니 나의 근심스러운 마음을 굽어보소서

, 애통합니다 명종대왕(明宗大王)을 문소전(文昭殿)에 부묘(祔廟)할 때의 악장(樂章) 초헌(初獻) 훌륭 하옵니다. 명종(明宗)께서는 큰 기업(基業)을 이으셨습니다. 능히 효도하고 우애하시니 순수한 덕이 공경히 합하였습니다. 어진 신하를 등용하고 간신을 물리쳐서 더러움을 깨끗이 씻어내고 편안함을 맞이 하였습니다. 후손들에게 경사를 남겨주어 가르침을 열어주시니, 그 공렬(功烈) 드러나고 빛나옵니다. 아헌(亞獻) 하늘이 백성을 돕고 덕 있는 분을 돌보아 성공을 어루만지게 하셨는데 그 아름다움을 이어서 대도(大道)를 행하시니, 큰 기업이 영원하고 견고하여, 아름답고 밝음에 올랐습니다. 공경히 문모(文母)를 받들고 현묵(玄默)의 도에 합하니 태만하지도 않고 황폐하지도 않아 항상 전전긍긍하고 조심하였습니다. 간흉(奸兇)들을 물리치고 기강을 바로잡아 준걸스러운 현사(賢士)들이 크게 일어나니, 혁혁(赫赫)하고 융성(隆盛)하여 치도(治道)가 올라갔습니다. 인자한 은택이 깊어서 여러 백성들에게 무젓으니, 훌륭한 교훈을 남겨 손후들에게 물려주심은 요(堯) 임금 우(禹) 임금과 같습니다. 아, 밝게 하늘에 계시어 양양(洋洋)히 강림하시니, 제사를 매우

죽수서원(竹樹書院)에 대한 축문(祝文) 공은 천부(天賦)가 순수하고 몸소 실천하기를 돈독히 하였습니다. 줄지 못한 때를 만나 말명예를 벗기고 옥을 물 속에 잠겼으나 찬란한 빛이 세상에 남아 있고 은택이 없어지지 않습니다. 이에 처음으로 밝게 제사를 올리오니, 나약한 자와 완악한 자를 격려하여 정도로 가게 하옵소서. 조 문정공(趙文正公)에 대한 제문 연,월,일에 현령(縣令) 모(某)는 선정(先正)

조 문정공(趙文正公)에게 밝게 아뢰옵니다. 공은 타고난 자품이 특이하고 학문과 실천이 순수하고 독
실하였습니다. 좋은 때를 만나 훌륭한 정치를 베풀어서 장차 세상을 태평성세로 만들려고 하였는데, 불
행히도 뜻만 품고 별세하시니, 지금까지 뜻 있는 선비들은 흠모하면서 서글퍼하지 않는 이가 없습니다.
사람의 양심은 끝내 없어지지 않음을 여기에서도 알 수 있습니다. 이에 사당을 세워 신이 계시게 하오
니, 공의 영령께서는 행여 강림하여 살피소서. 삼가 아뢰옵니다.

고봉선생문집권 제2

[각주]

1) 의작(擬作) : 남의 것을 본떠서 짓거나 시험삼아 짓는다는 것임.

2) 원용(元戎) : 용(戎)은 용거(戎車), 곧 전차(戰車)로 원용은 큰 전차를 가리킨다

1) 어찌 다만 숨을 끼고 있는 따듯함 : 군주의 따듯한 위문을 받고 군사들이 감동됨을 이르는 말. 《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條》에 ‘초(楚)나라 소자(蘇子)가 군대를 거느리고 신(申) 나라를 정벌하였는데, 때마침 큰 추위가 몰아닥쳤다. 신공 무신(申公巫臣)이 건의하기를 ‘군사들이 추위에 떨고 있으니, 임금께서는 삼군의 진영을 일일이 방문하면서 위문해 주소서.’하였다. 이에 초왕은 그의 말을 받아들여 따듯이 위문해 주었더니, 초 나라 군사들은 모두 감동하여 숨을 끼고 있는 듯이 추위를 잊고 용전분투했다.’하였다.

2) 막걸리를 물에 타서 함께 마신 것 : 주장이 여러 장병들과 고락을 함께 하는 것을 비유하는 말. 옛날 훌륭한 장수가 막걸리를 얻었는데, 양이 적어 장병들과 함께 마실 수 없자, 이것을 강물에 타서 나누어 마신 고사임.

3) 반박(般礪) : 두 다리를 뺀고 앉는 것으로, 형식에 구애되지 않고 자유롭게 그림을 그리는 것. 즉 숨 쉴 줄은 화가를 말함. 《莊子 田子方》에 ‘옛날 송(宋) 나라 원군(元君)이 그림을 그리기 위하여 여러 화공(畫工)들을 모집하였다. 대부분의 화공들은 모두 형식에 얽매었는데 오직 한 사람만은 자기가 머물 곳으로 곧장 가서 옷을 벗고 두 다리를 뺀고 앉았다. 그가 진짜 훌륭한 화공이었다.’하였다.

4) 건운(乾運)에 응하여 적부(赤符)를 잡고 : 건운은 천운(天運)과 같은 말이며, 적부(赤符)는 붉은 부서(符書)로 왕자가 될 것을 예언한 도참서(圖讖書).

1) 수성(守成) : 성공을 잘 지켜 유지하는 것으로 창업(創業)과 대칭되는 말.

1) 여오(旅獒)를 물리치고 책을 지은 보석(保奭)의 경계에 부끄러우나 : 여오는 서쪽 여(旅) 나라에서 바친 큰 개 [獒] 이며, 보석(保奭)은 태보(太保)인 소공 석(召公奭). 주 무왕(周武王) 때에 여 나라에서 큰 개를 바치자, 소공 석은 이것을 받지 말 것을 당부하는 글을 지어 올렸다. 이것이 바로 「서경(書經)」의 여오편(旅獒篇)이다.

2) 월상(越裳)에서 꿩을 올려 덕을 밝힌 공단(公旦)의 아름다운 일을 바라보겠습니다 : 월상은 옛날 월남(越南) 남부 지방에 있었던 나라 이름이며, 공단(公旦)은 주공 단(周公旦)을 가리킨다. 주 무왕이 죽자, 주공 단은 어린성왕(成王)을 보좌하여 태평성세를 이룩하니, 월상국에서 아홉 나라의 통역을 거쳐 흰 꿩을 바치고 주공의 덕을 칭송하였다. 《後漢書 卷八十六 南蠻列傳》

3) 서물(庶物)에 으뜸으로 나와 육룡(六龍)을 타고 천하를 다스리며 : 서물은 온갖 물건을 가리키며, 육룡(六龍)은 「주역」 건괘(乾卦)의 육효(六爻)를 가리킨다. 《周易 象傳》에 ‘서물에 으뜸으로 나와 만국이 모두 편안하다. [首出庶物 萬國成寧]’ 하였으며, 또 ‘때로 육룡을 타고 하늘을 다스린다. [時乘六龍以御天]’ 하였는데, 이는 성인(聖人)이 으뜸으로 나와 세상을 다스림을 뜻한다

1) 원반(鴈班) : 조정 백관(百官)들의 행렬을 가리키는 말로, 원행(鴈行), 원로(鴈鷺) 등으로 쓰기도 한다.

2) 남산(南山)의 축수(祝壽) : 원래는 국가의 기업(基業)이 장구하여 공고함을 기원하는 내용이었으나, 단지 남의 장수(長壽)를 축원하는 말로 쓰기도 한다. 《詩經 小雅 天保》에 ‘변함 없는 달과 같고 떠오르는 해와 같으며 언제나 버티고 있는 남산과 같아 무너지지 않고 이즈러지지 않는다. [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 如南山之壽 不騫不崩]’ 하였다.

3) 봉궐(鳳闕) : 원래 한대(漢代)의 궁궐 이름이었는데, 후대에서는 모든 궁궐의 대명사로 쓰였다

4) 북극성(北極星) : 제왕을 상징하는 말로 쓰인다.

1) 의상(衣裳)을 드리우는 신화(神化) : 신화는 신묘불측(神妙不測)한 덕화(德化). 이는 하는 일이 없어도 천하가 교화되어 잘 다스려짐을 뜻한다. 《周易 大傳》에 ‘황제(黃帝)와 요(堯), 순(舜)은 의상을 드리우고만 있어도 천하가 잘 다스려졌다.’하였다.

1) 자극(紫極) : 황제의 궁궐. 천제(天帝)는 자색(紫色)의 궁궐에 거처한다 하여 궁궐을 자미궁(紫微宮), 자궁(紫宮), 자달(紫闈) 등으로 표시하기 때문에 붙여진 이름.

2) 용덕(龍德)이 양(陽)을 당하니 : 「주역」의 건괘(乾卦) 육효(六爻)를 변화가 신묘불측하다 하여 도두 용으로 상징하였는바, 용덕은 훌륭한 덕으로 천자의 덕을 가리키며, 양(陽) 역시 좋은 시대를 나타내는 말로 쓰인다

1) 무지개 빛이 물가에 가득한 상서 : 옛날 순제(舜帝)의 어머니 악등(握登)이 큰 무지개를 보고서 순제를 낳았다는 전설을 근거한 것이다. 《宋書 卷二十七 符瑞志》

2) 용지(龍墀) : 용은 군주의 상징이므로 궁중을 가리키는 말로 쓰인다.

3) 화봉(華封)의 축원 : 화(華)는 옛날 중국의 지명이며, 봉(封)은 국경으로, 화봉은 화라는 국경을 지키던 사람을 가리킨다. 그는 일찍이 요제(堯帝)를 만나보고 수(壽), 부(富), 다남자(多男子)의 세 가지 축원을 하였으므로, 화봉 삼축(華封三祝)이란 말이 생기게 되었다 한다. 《莊子 田子方》

1) 제잠(鯁岑)에서 신 [履] 을 받았사오나 : 제(鯁)는 사람과 흡사한 물고기로 제잠은 제인(鯁人)이 살고 있다는 해외의 먼 지방을 뜻하며, 신 [履] 은 천자의 봉지(封地)를 뜻한다. 춘추 시대 제 환공(齊桓公)은 자신의 영지(領地)를 말하면서 ‘선왕(先王)께서 우리 선군(先君)에게 신을 주셨는데, 동쪽으로는 바다에, 서쪽으로는 황하(黃河)에, 남쪽으로는 목릉(穆陵)에, 북쪽으로는 무채(無棣)에 이르렀다.’하였다. 《春秋左前 僖公四年》

2) 천용(天容) : 원래 하늘의 모양을 뜻하나, 여기에서는 군왕을 표현한 말로 쓰였다.

1) 육(陸), 양(揚) : 육은 상산(象山) 육구연(陸九淵)을 가리키며, 양은 한(漢) 나라 때 「태현경(太玄經)」을 지은 양웅(揚雄)을 가리킨다.

2) 몽장(蒙莊) : 장주(莊周)를 가리킨다. 그는 원래 초(楚)나라 몽현(蒙縣) 출신이었기 때문에 붙여진 이름으로 몽수(蒙叟)라고도 칭한다.

1) 이천(伊川)의 간상학제(看詳學制) : 이천은 송(宋) 나라의 학자인 정이(程頤)를 가리키며, 간상학제는 태학(太學)의 제도를 살펴보고 수정(修正)하는 것. 정이는 철종(哲宗) 때에 송정전 설서(崇政殿說書)가 되어 손각(孫覺)과 함께 태학의 제도를 수정 보완하였다.

2) 호안정(胡安定)이 작신(作新) : 호안정은 즉 호원(胡瑗)이며 작신은 새로운 사람으로 진작시키는 것. 그는 일찍이 호주 교수(湖州教授)가 되어 경의재(經義齋), 치사제(治事齋)를 두고 제자들을 가르쳤으며, 태학에 들어가서도 다년간 인재 양성에 온 정성을 쏟았다.

3) 우약(羽籥) : 문무(文舞)의 하나임. 깃털을 잡고 춤을 추며 약(籥)이라는 피리를 불기 때문에 붙여진 말.

4) 해양(海陽) : 전라도의 옛 이름. 고려 성종(成宗) 14년 (995) 나주(羅州), 광주(光州), 정주(靜州), 낭주(朗州) 등의 주현(州縣)으로 해양도라 하였다가 현종(顯宗) 때 강남도(江南道)를 합치고 전라도라 이름하였다

1) 삼시(三時)의 틈을 이용하여 단시일에 역사를 끝냈다. : 삼시는 농번기(農繁期)인 봄, 여름, 가을의 세 철. 농번기를 피하여 한가한 틈에 토목공사를 했다는 말.

1) 종묘(宗廟)가 아름답고 백관(百官)이 풍부하니 누가 성인의 문에 들어가기 어렵다 의심할 것 : 성인의 학문을 통달하여 온갖 진리를 쉽게 깨닫는다는 뜻. 속손무숙(叔孫武叔)이 자공(子貢)이 공자(孔子)보다 훌륭하다고 평하자, 자공은 '이것을 궁궐과 담장에 비유하면 나의 담장은 겨우 어깨에 미칠 정도여서 그 안에 있는 집의 아름다움을 볼 수 있으나, 부자(夫子)의 담장은 몇 길이나 되어서 그 문을 찾아 들어가지 않으면 종묘의 아름다움과 백관의 풍부함을 볼 수 없는 것과 같다.' 하였다. 《論語 子張》

2) 무성(武城)의 현가(絃歌) : 무성은 춘추 시대 노(魯) 나라의 현읍(縣邑)으로 지금의 산둥성(山東省) 비현(費縣)에 있었으며 현가는 거문고, 비파 등을 연주하며 시가(詩歌)를 읊는 것. 자유(子游)가 무성의 읍宰(邑宰)가 되어 백성들에게 예악(禮樂)을 가르쳤으므로, 곳곳마다 현가의 소리를 들을 수 있었다 한다. 이는 골골마다 독서하는 소리가 들려 유교가 크게 진작되리라는 말이다. 《論語 雍也》

3) 비궁(闕宮) : 신(神)을 모신 사당. 《詩經 魯頌 闕宮》에 '비궁이 맑고 고요하다 [闕宮有備]' 하였다

4) 명(明), 성(誠)의 공부 : 명선(明善), 성신(誠身)의 줄임말. 명선은 선을 밝히는 것으로 지공부(知工夫)에 해당하며, 성신은 몸을 성실히 하는 것으로 행공부(行工夫)에 해당한다.

5) 경(敬), 의(義)의 공부 : 마음속으로는 경하고 일을 처리할 때에는 의롭게 하는 것. 《周易 坤卦 文言》에 '군자는 경으로써 안(마음)을 곧게 하고, 의로써 바깥(일)을 바르게 하니, 경과 의가 확립되어 덕이 외롭지 않다. [君子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 敬義立而德不孤]' 하였다.

1) 위상(魏尙) : 전한(前漢) 시대 괴리(槐里) 출신으로 일찍이 운중 태수(雲中太守)가 되어 뛰어난 지략으로 흉노(匈奴)를 물리쳤으나, 흉노의 수급(首級)을 보고하면서 실제보다 6명을 초과 보고함으로써 견책을 받고 상방(尙方)이라는 관서에 갇혀 있었는데, 뒤에 풍당(馮唐)의 진언(進言)으로 문제(文帝)의 용서를 받고 다시 운중 태수에 임명되어 많은 업적을 남겼다. 《尙友錄 卷十七》

1) 변무주(辨誣奏) : 무함을 변명하는 주문(奏文). 조선을 개국한 태조(太祖) 이성계(李成桂)가 이인임(李仁任; 李仁人으로 잘못 표시)의 아들이며, 고려의 네 임금을 시해하였다고 「대명회전」에 기록된 것을 바로잡기 위하여 올린 주문. 제목 아래에 이 변무주로 인하여 종계(宗系)가 바로잡아졌다고 부기(附記)하고 있으나, 실제로는 이후에도 계속되다가 선조(宣祖) 때에 이르러 비로소 수정되었다

1) 윤이(尹彝)와 이초(李初) : 공양왕(恭讓王)때 파평군(坡平君) 윤이와 중랑장(中朗將) 이초는 함께 명(明) 나라에 있으면서 명제(明帝)에게 본국의 공양왕과 이성계가 군사를 일으켜 명 나라를 공격하려 하며, 이에 반대하는 이색(李穡) 등이 처형되었다고 무함하였다. 이 사실이 명 나라에 가 있던 사신(使臣) 조반(趙胖)의 귀국보고서에서 밝혀져 큰 옥사(獄事)가 발생하였는데, 이것을 이초(彝初)의 옥(獄)이라 한다.

1) 김회숙(金晦叔) : 회숙은 김계(金啓)의 자(字). 호는 운강(雲岡)이며 본관은 부안(扶安). 명종 7년 문과에 급제한 후 헌납을 거쳐 이조 참판에 이르렀으며, 퇴계(退溪) 이황(李滉), 하서(河西) 김인후(金麟厚), 율곡(栗谷) 이이(李珥) 등과 도의(道義)를 강론하였고 문무(文武)를 겸비한 인물이었다.

1) 노마(路馬) : 황제나 제후왕이 타는 수레를 끄는 말.

1) 다섯 가지 형벌의 등속 : 다섯 가지 형벌은 고대(古代) 육형(肉刑)을 가할 때에 통용하던 방법으로, 죄인의 얼굴을 자자하는 묵형(墨刑), 코를 베는 의형(劓刑), 발꿈치를 베는 비형(劓刑), 남자는 거세(去勢)하고 여자는 생식기를 전달하는 궁형(宮刑), 허리를 베는 대벽(大辟)을 말한다. 그러나 수대(隋代) 이후에는 사형(死刑), 유형(流刑), 도형(徒刑), 장형(杖刑), 태형(笞刑)으로 바뀌었다. 《書經 呂刑》에 '묵형에 해당하는 죄가 1천 조항이고, 의형에 해당하는 죄가 1천 조항이고, 비형이 5백 조항, 궁형이 3백 조항, 대벽이 2백 조항이다.' 하여, 모두 3천 조항으로 되어 있다.

2) 양기(梁冀) : 후한 순제(順帝) 때 양황후(梁皇后)의 오라비로 자(字)는 백거(伯車). 아버지 양상(梁商)을 대신하여 대장군이 되고 권력을 남용하여 축재(蓄財)를 하였으며, 절제(節帝)를 옹립하였으나 자신의 권력 남용을 비판했다는 이유로 독살하고 환제(桓帝)를 다시 옹립하였다. 그 후 중상시(中商侍) 단초(單超)에 의하여 실각, 구속되자, 자결하였다. 《後漢書 卷三十四 梁冀列傳》

3) 곽해(郭解) : 전한 무제 때의 협객(俠客)으로 자(字)는 웅백(翁伯)이며 지현(軹縣)출신. 신체가 왜소하였으나 호협(豪俠)을 좋아하여 증오하는 인물이 있으면 반드시 살해하곤 하였으나, 뒤에는 행실을 고쳐 공손하였으므로 많은 사람으로부터 존경을 받았다. 마침 그의 문객(門客)이 지현 출신의 유생(儒生)을 살해한 사건이 발생하였는데, 사실 곽해 자신은 그 사건과 무관하였으나 국법을 확립하여야 한다는 조정의 의논으로 대역무도죄(大逆無道罪)로 처형되었다. 그 후 춘추, 전국 시대로부터 유행하던 협객이 자취를 감추게 되었다. 《漢書 卷九十二 遊俠列傳》

1) 한 문제(漢文帝)는 박소(薄昭)에 대해서 친척으로 말하면 태후(太后)의 동기간이었고, 또한 : 문제는 한 나라의 3대 황제로 이름은 항(恒). 고조(高祖) 유방(劉邦)의 후궁인 박희(薄姬)의 소생으로 대왕(代王)에 봉해졌다가 혜제(惠帝)가 아들이 없이 죽고 여태후(呂太后)가 죽자, 태위(太尉) 주발(周勃)에 의해 즉위한 다음 훌륭한 치적(治績)을 이룩하였다. 박소(薄昭)는 박희의 친동생으로 중대부(中大夫)로 있으면서 대왕(代王)으로 있는 문제를 맞이하여 황제에 오르게 하였으나, 뒤에 불법으로 사자(使者)를 살해하고 처벌을 받게 되자, 스스로 자결하였다. 《漢書 卷九十七 外戚傳上》

1) 전분(田蚡) : 한 경제(漢景帝)의 황후의 친동생으로 무제(武帝) 때에 무안후(武安侯)에 봉해지고 승상(丞相)에 올라 권력을 남용하였으며 매우 교만하고 방자하였다. 뒤에 저택(邸宅)을 넓히기 위하여 국가의 공물제작소(工物製作所)인 고공(考工)의 부지(敷地)를 하사해줄 것을 청하다가 거절당하고 권좌에서 물러났다. 《漢書 卷五十二 田蚡列傳》

1) 정원진(程元振) : 당(唐) 나라 때의 환관(宦官). 대종(代宗)을 옹립한 공로로 표기대장군(驃騎大將軍)에 오르고 빈국공(邠國公)에 봉해졌으며, 금위군(禁衛軍)을 총지휘하여 세력이 막강해지자, 온갖 부정과 비리를 자행하였다. 이로 말미암아 기강이 무너지고 군사들 역시 사기가 극도로 저하되어 있던 중, 토번(吐蕃), 당항(黨項)의 침공을 받고 황제가 섬(陝) 지방으로 파천하게 되자, 그를 처단하여야 한다는 여론에 밀려 삭탈관직당하고 전리(田里)로 추방되었다. 그후 삼원(三原)에서 부인의 복장을 하고 장안(長安)으로 들어와 역모(逆謀)를 꾸미다가 발각되어 유배가는 도중 죽었다. 《新唐書 卷二百七 官者程元振列傳》

1) 사친(四親) : 부(父), 조(祖), 증조(曾祖), 고조(高祖)의 직계 4대를 가리킨다.

1) 주선왕(周宣王) : 쇠퇴했던 주 나라를 중흥(中興)시킨 현군(賢君)으로 성은 희씨(姬氏)이고 이름은 정(靜). 여왕(厲王)의 태자였는데, 여왕이 실정(失政)을 하다가 체(彘)땅으로 쫓겨난 후, 주나라는 주공(周公), 소공(召公) 두 재상이 정권을 장악하여 14년간 공화(共和) 정치를 하였다. 여왕이 죽자 옹립된 다음 훌륭한 정치를 베풀어 주왕조(周王朝)를 부흥시켰다. 《史記 卷四 周本紀》

1) 태무(太戊)는 상곡(桑穀)이라는 요망한 나무가 나옴으로 인하여 국가가 부흥하였고 : 태무는 고대 상(商) 나라의 현군(賢君)으로 묘호(廟號)는 중종(中宗)이며, 상곡(桑穀)은 뽕나무와 닳나무가 함께 붙어서 자라는 괴상한 나무라 한다. 상 나라의 수도인 박읍(亳)에 이 나무가 돋아나 하루 아침에 크게 자라자, 태무는 이 변괴에 두려움을 품고 재상 이척(伊陟)에게 물으니, 이척이 '요망한 것은 덕을 이기지 못하는 법이니, 아마도 군주의 정사에 잘못이 있어서 이러한 변괴가 나타났나 봅니다. 임금께서는 더욱 덕을 닦으소서.' 하였다. 태무가 그의 말대로 덕을 닦고 훌륭한 정사를 펴니, 그 나무는 곧 말라 죽

었으며, 상나라는 다시 부흥되었다. 《史記 卷三 殷本紀》

2) 무정(武丁)은 제사지내던 날 궤가 우는 변괴로 인하여 융성해졌으니 : 무정 역시 상 나라의 현군으로 묘호(廟號)는 고종(高宗)이다. 국조(國祖)인 성탕(成湯)에게 제사를 지낸 다음날 장끼가 솔귀에 올라가 우는 이변이 있자, 무정은 현신(賢臣) 조기(祖己)의 ‘우선 정사를 닦아야 한다.’는 말을 듣고 선정을 베풀었으며, 명재상 부열(傅說)을 등용하여 중흥(中興)을 이룩하였다. 《史記 卷三 殷本紀》

1) 곤지기(困知記) : 명(明) 나라 때 학자인 정암(整菴) 나훈순(羅欽順)이 지은 것으로, 격물(格物), 치지(致知)에 관한 내용이 주로 수록되었다.

1) 피음사둔(誑淫邪遁) : 부정(不正)하고 옳지 못한 학설을 가리키는 말로, 맹자(孟子)가 ‘한쪽으로 치우친 말에서 그의 마음이 가리워져 있음을 알며, 지나친 말에서 마음이 빠져 있음을 알며, 부정한 말에서 마음이 도(道)와 멀리 떨어져 있음을 알며, 회피하는 말에서 논리가 궁해서임을 알 수 있다. [誑辭知其所蔽 淫辭知其所陷 邪辭知其所離 遁辭知其所窮]’ 하였는데, 여기에서 따온 것이다. 《孟子 公孫丑上》

1) 진심(盡心), 지성(知性) : 마음을 다하여 진리를 탐구하고 본성을 아는 것. 《孟子 盡心上》에 ‘그 마음을 다하는 자는 그 본성을 안다 [盡其心者知其性]’ 하였는데, 주자(朱子)는 ‘진심은 「대학(大學)」의 치지(致知)를 가리키고 지성은 격물(格物)을 가리킨다.’ 하였다.

1) 성인의 의(義)를 배우다가 편벽되어 위아(爲我)만을 주장한 자가 바로 양주(楊朱)입니다. : 목적(墨翟)과 양주는 모두 춘추(春秋)시대의 사상가(思想家). 목적은 인(仁)을 강조하여 모든 사람을 똑같이 사랑하여야 한다는 겸애설(兼愛說)을 주장하였으며, 양주는 의(義)를 강조하여 자신의 지조를 지켜야 한다는 위아설(爲我說)을 주장하였는데, 뒤에 이들 사상의 병폐가 심화되자, 맹자는 목적의 겸애설을 무부(無父)의 가르침이라 비판하였고, 양주의 위아설을 무군(無君)의 가르침이라고 비판하였다

1) 지언(知言)과 양기(養氣) : 지언은 상대방의 말을 듣고 그의 마음에 대한 병폐를 아는 것이며, 양기는 호연지기(浩然之氣)를 기르는 것. 《孟子 公孫丑上》에 ‘맹자는 ‘나는 말을 알며 나의 호연지기를 잘 기른다.’ 했다.’ 하였는데, 정주학(程朱學)에서는 상대방의 말을 아는 것은 궁리(窮理)하는 일로 보아 지공부(知工夫)에 해당시키고, 인의(仁義)의 행실을 쌓아 호연지기를 기르는 것은 수신(修身)하는 일로 보아 행공부(行工夫)에 해당 시킨다.

1) 축융(祝融) : 화신(火神)으로 남방(南方)과 여름철을 맡았다 한다.

1) 조경순(刁景純) : 경순은 북송(北宋) 때의 문장가인 조약(刁約)의 자(字). 일찍이 진사(進士)에 급제하고 관각(館閣)의 교리(校理)와 사관(史館)의 요직을 맡았으나, 뒤에 벼슬을 그만두고 윤주(潤洲)로 돌아가 장춘오(藏春塢)라는 서재(書齋)를 짓고 문한(文翰)으로 여생을 마쳤다. 《尙友錄 卷六》

1) 회암 선생이 일찍이 인성의 사덕을 논하면서 하늘의 사시를 인용하여 증명하였다 : 회암은 송대(宋代) 성리학자 주희(朱熹)의 호이며, 인성(人性)의 사덕(四德)은 인(仁), 의(義), 예(禮), 지(智)의 본성을 가리킨다. 《周易 乾卦 卦辭》에 ‘건(乾)은 원(元)과 형(亨)과 이(利)와 정(貞)이다.’ 하였는데, 주자는 ‘원, 형, 이, 정은 천도(天道)의 떳떳한 원리(原理)로서 사람이 이것을 받아 인, 의, 예, 지의 본성으로 삼은 것이다.’ 하였으며, 이것을 다시 분석하여 ‘원은 사시(四時)에 있어서는 봄이 되고 인성에 있어서는 인이 되며, 형은 사시에 있어서는 여름이 되고 인성에 있어서는 예가 되며, 이는 사시에 있어서는 가을이 되고 인성에 있어서는 의가 되며, 정은 사시에 있어서는 겨울이 되고 인성에 있어서는 지가 된다.’ 하였다.

1) 지(智), 우(愚)와 현(賢), 불초(不肖)의 과(過), 불급(不及)으로부터 말미암는다고 여겨 : 《中庸》에 ‘공자(孔子)는 ‘도(道)가 행하여지지 못하는 이유를 내 알겠다. 지혜로운 자 [智者] 는 과(過)하고 어리석은 자 [愚者] 는 불급(不及)하기 때문이다. 도가 밝혀지지 못하는 이유를 내 알겠다. 어진 자 [賢

者] 는 과하고 불초한 자 [不肖者] 는 불급하기 때문이다. ‘했다.’ 하였는데, 이는 지혜로운 자는 도를 알기만 하면 된다고 생각하여 도를 행하는 데 힘쓰지 않고, 어진 자는 도를 행하기만 하면 된다고 생각하여 도를 밝히는 데 힘쓰지 않으며, 어리석은 자와 불초한 자는 미치지 못하기 때문에 관심을 두지 못함을 한탄한 것이다.

1) 남훈전기 : 남훈전은 당 현종(唐玄宗)이 건립한 전각(殿閣). 남훈은 옛날 순제(舜帝)가 줄이 다섯개인 오현금(五玄琴)을 만들어 읊었다는 남풍시(南風詩)의 ‘남풍지훈혜(南風之薰兮)’에서 따온 것으로 그 내용은 ‘남풍의 훈훈함이여 우리 백성들의 성냄을 풀어주며, 남풍이 때에 맞게 불어줌이여 우리 백성들의 재물을 풍성하게 해 준다 [南風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風之時兮 可以阜民之財兮]’ 하였다. 이 기문(記文)은 고봉이 의작(擬作)한 것으로 보인다. 남훈전기 (南薰殿記)

1) 황제 폐하께서는……있으니 : 이것은 현종(玄宗)을 칭찬하여 말한 것이다. 내선(內禪)은 내부(內部)의 사람에게 선위(禪位)를 받는 것. 현종은 예종(睿宗)의 세째 아들로 이름은 융기(隆基). 처음에는 임치왕(臨淄王)에 봉해져 있었는데, 재주와 무략(武略)이 뛰어나 위씨(韋氏)의 난을 평정하고 예종을 받들어 즉위하게 하였다가 선위를 받아 등극한 다음, 요숭(姚崇), 송경(宋璟) 등의 명재상을 발탁하여 개원지치(開元之治)를 이룩하였다. 그러나 천보(天寶) 연간에는 양귀비(楊貴妃)에게 빠지고 간신 이임보(李林甫)를 등용하였으며, 안록산(安祿山)의 난을 당하자 서촉(西蜀)으로 파천하고 태자에게 양위(讓位)한 다음 상황(上皇)으로 있었다. 《新唐書 卷五 玄宗本紀》

1) 태사(太史) : 사관(史官)을 지칭하는 말로 「사기(史記)」의 저자인 사 마천(司馬遷)을 말한다.

1) 이후정(李侯楨) : 후(侯)는 지방관으로 있는 사람에 대한 존칭. (1512~1571)자(字)는 강이(剛而)이고 호는 귀암(龜巖)이며 본관은 사천(泗川)으로 송인수(宋麟壽), 이황(李滉)의 문인(門人)이다. 중종 31년 문과에 장원급제한 후 삼사(三司)의 요직을 두루 역임하였으며, 선조 1년 홍문관 부제학에 제수되었으나 취임하지 않았다. 성리학(性理學)에 조예가 깊었으며, 한훤당 김광필(金宏弼)의 유집(遺集)을 모아 간행하였다.

1) 선생의……죽은분 : 정암(靜菴) 조광조(趙光祖)를 말한다. 조광조는 김광필의 제자로서 왕도정치를 실행하려다가 훈구파(勳舊派)인 남곤(南袞), 심정(沈貞) 등의 참소로 기묘사화(己卯士禍)에 희생되었는데, 이 당시 완전히 신원(伸冤)되지 않았기 때문에 말한 것이다.

1) 용이……것이니 : 용과 범은 큰 인물을 비유한 것으로, 큰 인물이 죽었으므로 국가의 일이 장차 어떻게 될지 모른다고 우려한 것이다. 소식(蘇軾)이 지은 구양수(歐陽脩)의 제문(祭文)에 ‘비유하면 깊은 산과 큰 못에 용이 죽고 범이 떠나가면 온갖 변괴가 발생하여 미꾸라지와 드렁허리가 춤을 추고 여우와 샅괭이가 울부짖는 것과 같다.’ 한 말에서 나온 것이다.

2) 면앙정기(俛仰亭記) : 이것은 앞의 면앙정기를 수정한 것이거나, 아니면 그 원본으로 보인다.

1) 사슴을 가리켜 말이라 하는 [指鹿爲馬 : 진(秦) 나라의 간신인 조고(趙高)가 권력을 독단하기 위하여 이세황제(二世皇帝)를 속여서 한 말. 조고는 이세황제에게 사슴을 바치면서 말이라고 말하자, 이세황제가 여러 신하들에게 물으니, 혹은 사슴이라고 옳게 말하는 자가 있었으나, 혹은 조고의 비위를 거슬리기 어려워하여 침묵을 지키거나 말이라고 대답하는 자가 있었다. 그후 조고는 이 때 사슴이라고 말한 자를 골라 은밀히 제거하니, 이후로 신하들은 감히 그의 말을 거역하는 자가 없게 되었다. 《史記 卷六 秦始皇本紀》

2) 납약자유(納約自牖) : 주역」 감괘(坎卦) 육사효사(六四爻辭)로, 신하가 군주를 깨우칠 때에는 극진한 충성과 옳은 방법으로 군주의 마음을 유도하되, 반드시 군주가 잘 알 수 있는 것부터 시작하여야 한

다는 뜻이다.

3) 우주우항(遇主于巷) : 「주역」 규괘(睽卦) 구이효사(九二爻辭)로, 신하가 군주를 극진히 받들어 지극한 정성을 다하여야 서로 도(道)에 합하고 뜻이 통하여 일을 이루게 된다는 뜻이다.

1) 역책(易箒) : 스승의 죽음을 가리키는 말. 책(箒)은 와상(臥床)의 깔자리로, 증자(曾子)가 병환 중에 대부(大夫)의 신분에 걸맞는 화려한 깔자리를 깔고 있었는데, 임종(臨終)할 당시 자신의 신분엔 맞지 않음을 알고 제자들로 하여금 깔자리를 바꾸게 하고 죽은데서 유래하였다. 《禮記 檀弓上》

1) 녹명장(鹿鳴章)을 읊으면서 : 녹명장은 「시경」 소아(小雅)의 편명(篇名). 옛날 과거에 급제하여 잔치를 베풀 때에 이 시를 노래하였다. 여기에서는 과거에 급제한 것을 말한다.

2) 대위(大圍) : 대과(大科)와 같은 말로 문과 시험을 말한다. 옛날 과장(科場)에는 일반인의 통행을 금하기 위하여 가시나무 울타리를 둘러쳤었는데 여기에서 유래한 말이다

3) 내우(內憂) : 내간(內艱)과 같은 말로, 자친상(慈親喪)을 말한다.

1) 큰 간신(奸臣) : 당시 문정왕후(文定王后)의 세력을 믿고 권력을 남용한 윤원형(尹元衡)을 말한다.

1) 추우(騶虞) : 모양이 백호(白虎)와 비슷한데 검정 무늬가 있으며 꼬리가 몸보다 긴 짐승. 생물을 잡아먹지 않고 생물을 먹지 않는다 하여 기린과 함께 인수(仁獸)로 알려져 있다.

1) 기구의 세업 : 기구는 선대(先代)의 훌륭한 가업(家業)을 계승하는 것이며, 세업은 집안 대대로 전해오는 가업을 말한다. 《禮記 學記》에 ‘훌륭한 야공(冶工)의 아들은 그 아버지의 하는 일을 보고 배워 반드시 갖옷 [裘] 을 만들줄 알고, 활을 만드는 궁인(弓人)의 아들은 그 아버지의 하는 일을 보고 배워 반드시 키 [箕] 를 만들줄 안다.’ 하였는데 후세에는 곧바로 선대의 가업을 계승한다는 말로 쓰이고 있다.

2) 승(乘)과 제(除) : 모두 산수(算數)의 용어로 승은 곱셈이며 제는 뺄셈인데, 인간의 일에 있어 승은 잘되는 일을 가리키고, 제는 잘못되는 일을 가리키는 말로 쓰인다

1) 한자의……없습니다 : 한자는 당(唐) 나라의 문장가인 한유(韓愈)를 말하며 유문(遺文)은 그가 남긴 문집을 말한다. 전모는 「서경(書經)」의 요전(堯典), 순전(舜典)과 대우모(大禹謨), 고요모(皋陶謨), 익직(益稷) 등의 편을 가리키는데, 뜻이 깊어 전아(典雅)한 글을 지칭하는 말로 쓰인다.

1) 추위(秋圍) : 가을에 보이는 향시(鄉試).

1) 문모(文每)를……합하니 : 문모는 훌륭한 어머니를 일컫는 말로 여기에서는 명종의 어머니인 문정왕후(文定王后)를 가리키며, 현묵(玄默)은 사려가 깊고 과묵함을 뜻한다.

1) 죽수서원(竹樹書院) : 전라도 능주(綾州), 지금의 화순(和順)에 있던 서원으로, 정암(靜菴) 조광조(趙光祖)선생을 모셨다. 죽수는 능주의 고호(故號)이다.

2) 조 문정공(趙文正公) : 문정공은 조광조(趙光祖, 1482 ~ 1519)의 시호. 자는 효직(孝直)이고 호는 정암(靜菴)이며 본관은 한양(漢陽). 14세에 한훤당(寒暄堂) 김굉필(金宏弼)에게 수학, 성리학(性理學)에 힘써 김종직(金宗直)의 학통(學統)을 이어 사림파(士林派)의 영수(領袖)로 중종(中宗)의 신임이 두터웠으나, 훈구파(勳舊派)인 홍경주(洪景舟), 남곤(南袞), 심정(沈貞) 등의 무함으로 기묘사화(己卯士禍)에 능주로 유배되었다가 결국 사사(賜死)되었다. 선조 초기에 신원(伸寃)되어 영의정(領議政)에 추증되고 문정(文正)이라는 시호를 받았으며 문묘(文廟)에 배향(配享)되었다

본자료는 행정안정부와 한국정보화진흥원의 국가DB사업으로 구축된 재산입니다.

담양군의 공식적인 허가 없이 이 문서의 일부 또는 전체를 복제, 전송, 배포하거나 변경하여 사용할 수 없습니다.